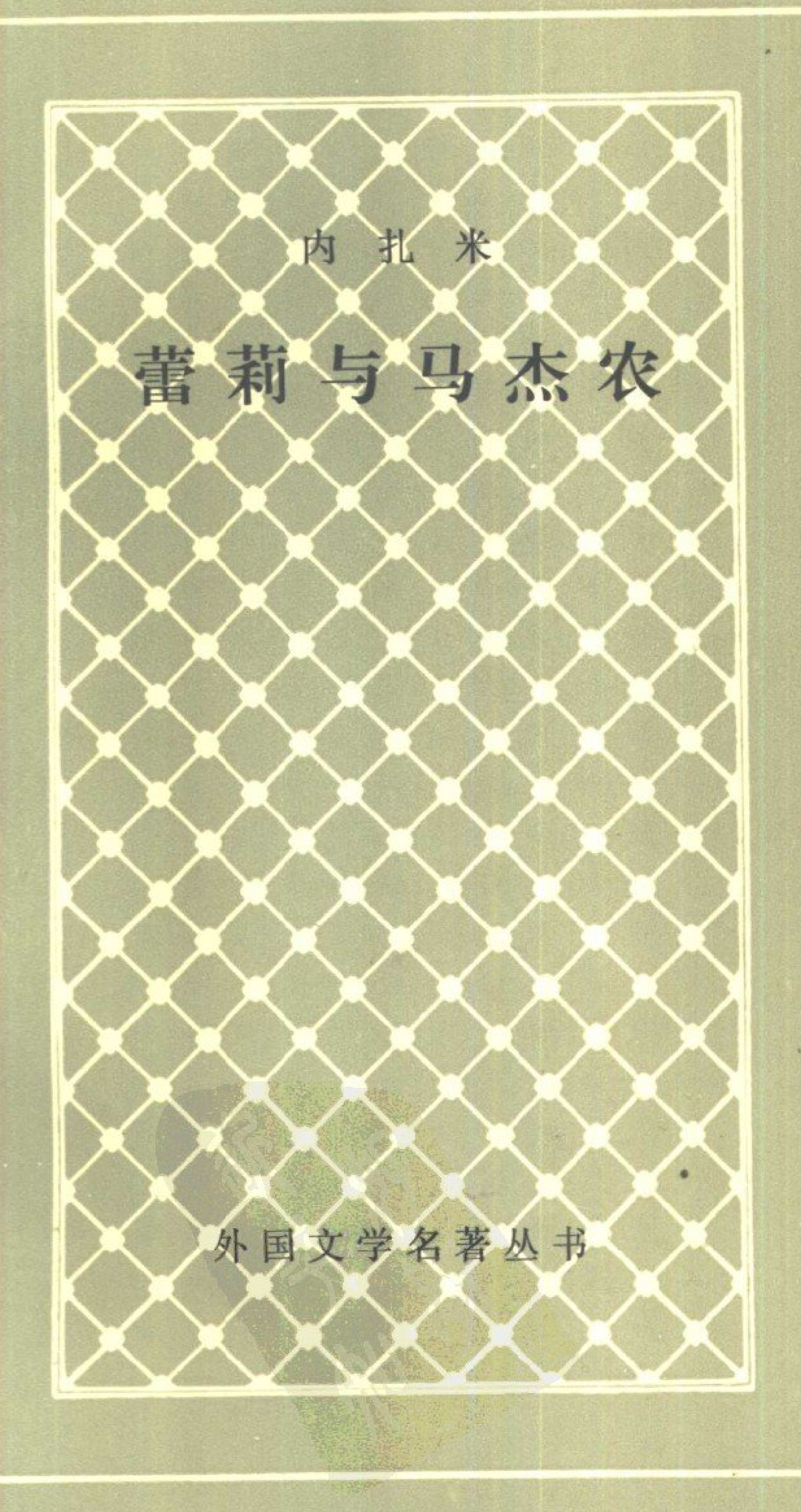


内扎米

蕾莉与马杰农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02-000169-6/I·170
书号 10019·4230 定价 2.35 元

内扎米

蕾莉与马杰农

卢永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蕾莉与马杰农
Leili Yu Majieno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1/8　插页 7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600

ISBN 7-02-000169-6/I·170
书号 10019·4230　定价 2.35 元



作 者 像

Ф·阿布杜拉赫曼诺娃作

译 本 序

波斯大诗人内扎米的这部在古老的波斯土地上孕育、诞生的爱情叙事长诗《蕾莉与马杰农》,对我国广大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因此,在这篇序言开头,先简略地介绍一下长诗的故事。

一个阿拉伯部族的名叫凯伊斯的小伙子和另一个部族的一位姑娘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两个人一见倾心,从此相爱。但他们却只能爱在心头,苦于相思,不能公开表白他们的爱情。于是凯伊斯终于荒废了学业,整日价长吁短叹,在姑娘部族附近,象疯子一样荡来荡去,唱着自编的情歌,哭笑无常。人们据此给他起了一个诨名:"马杰农"(意即"疯子")。马杰农的父亲十分疼爱自己的独生子,对儿子苦苦相劝无效,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向姑娘的部族求亲。可是结果,不但求亲未成,还招来一场羞辱。一位体面的有势力的阿拉伯人看到马杰农的疯颠情景,决心成全他的好事,但也遭到对方部族的拒绝;一次再次地诉诸战争,残酷厮杀,也无济于事。于是马杰农从此走向荒野,与野兽为伍,同时更加不知疲倦地唱着他的情歌,赞美他心上的姑娘。而在思念里受苦的姑娘呢?她长得如此美丽,眼睛象夜晚天上的星星,脸蛋象一朵鲜艳的花,特别是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因

此，人们赐给她一个美名："蕾莉"（意即"夜"）。美丽的姑娘一直在思念着马杰农，但她却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旨：女人恋爱？罪大恶极！一天，一位富豪发现了蕾莉，惊叹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人！紧接着以重金向姑娘的父亲提亲，堂堂正正地把蕾莉接回自己的帐篷。蕾莉表面上向命运屈服了。但是她却下定决心绝不与丈夫同床！她的心仍然紧紧地连着马杰农。丈夫终于郁闷而死。蕾莉为从人们口里传来的马杰农的情歌所感动，想方设法给马杰农带去口信，要求和他会面。但当马杰农已经来到近处树林，两人马上可以相见的时候，她却退避了：女人是没有这种权利的！于是秋天来到了人间，美丽的姑娘走向了另一个世界。最后，当马杰农得知蕾莉死去的时候，他即带领他的随从们——野兽，去到蕾莉的坟头哭丧，不久也在那里死去。这些野兽一直陪伴着马杰农的尸体，直到他完全变成了骷髅，才又回到了荒野。这时，人们赶来，把他和蕾莉并葬在一起。从此，这里便成了人们朝拜的圣地，特别是年轻恋人们必至的圣地了。

这就是全部的故事。一方面凄婉、哀怨，一方面粗犷、悲壮，整个故事十分优美动人。读着它，你会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可是后者产生于十六世纪，《蕾莉与马杰农》却产生于十二世纪，比前者早得多。而且从长诗问世以来，据苏联研究家的统计，它的仿制之作一直不断。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用波斯文写成的二十部，用中亚细亚－突厥文（古乌兹别克文）写成的一部，用阿塞拜疆文写成的三部，用古土耳其文（奥斯曼文）写成的十四部，用库尔德文写成的一部，用塔吉克文写成的两部，这已经到了十九世纪的末期了。虽然每一部同名新作，除了印－波语诗人爱

弥儿·霍斯罗夫（1253—1325）和乌兹别克文学的鼻祖阿里舍尔·纳沃伊（1441—1501）所著《五诗集》中的同名长诗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外，其他均未超过前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重要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世界诗史上是很少见的。可是，该怎样解释这种文学现象呢？

古波斯，即今伊朗和苏联中亚部分地区，位于亚洲东南，世称“欧亚陆桥”，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

七世纪时期，阿拉伯人侵入波斯，原信奉拜火教（即祆教）的波斯改信伊斯兰教。但阿拉伯人占领期间，波斯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封建化进程仍在继续。反阿拉伯运动此起彼伏。至九世纪末，波斯全境差不多已完全脱离了阿拉伯人的统治。

十一世纪下半，波斯帝国塞尔柱王朝达到了极盛期，版图扩展到整个中近东地区，一种军事封建制度逐渐形成。有的封建主由于兼任军职而得到一份领地，即“采邑”，这就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有的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

十一世纪，在古波斯阿塞拜疆（包括现在伊朗阿塞拜疆和苏联阿塞拜疆两个地区）的土地上，有几个小王国，其中比较强大的是席尔旺王国。它们虽同属塞尔柱王朝，实际上是独立的。

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深化，农业也得到了发展，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以古阿塞拜疆为例，城市的发展十分迅速。诗人内扎米的出生地甘泽就是当时一个相当发达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里，今天还明显可见王公贵族豪华生活的痕迹。手工业和商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业和手工业者已经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有了一定的自治权。

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繁荣。当时的统治者

和科学家及艺术家的关系比较亲密，他们的研究受到保护。精密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和土木业、建筑业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大的城市都有学者荟萃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机关。文学艺术的发展已相当可观。

大诗人内扎米的长诗《蕾莉与马杰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问世的。苏联学者称内扎米是在新生活的边缘上进行创作的诗人，这种说法颇有见地。内扎米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基于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分析和认识，以极坚定的信念和极大的热情，写下了《蕾莉与马杰农》这部爱情长诗，使它变成一面歌颂人的觉醒、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理想的人道主义的鲜艳的旗帜，在已经露出一线曙光但仍黑暗沉沉的中世纪中近东的天空，猎猎作响！发出太阳一样的光芒，刺向封建主义的黑夜，给历史前进的运动增加了一份活力，给广大苦难的心灵注入了一点希望。这部长诗就是诗人投向黑暗堡垒的一支有力的投枪！

这也许就是长诗问世以后那样受人重视的原因。从十三世纪以后，以几个先进城市为代表的古代波斯，长期处在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妇女的地位更是十分悲惨。后世有那么多的人仿制《蕾莉与马杰农》的故事，不能不说也反映了这一广大地区人民的愿望。

必须赶紧把诗人内扎米的情况告诉读者。因为从一个人我们有时会更容易了解一个时代，了解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作品在当时和后来以至现时的意义。

关于内扎米的生平，甚至创作，都没有现成的资料可查。因此，长时期以来，研究家们和文学史家们只能主要从他的作品中找线索，找答案。

伟大诗人内扎米大约在年一一四一年生于今苏联阿塞拜疆境内甘泽城。死于一二〇九年三月十二日。名字叫阿里亚斯。内扎米是他的笔名，意思是“（把珍珠）穿在一起”，或“有韵律的语调”。当时的一位执政者为了表示对他的天才的赞赏，送给他一位名叫阿法克的侍女。她美丽，高傲。内扎米没有把她当女奴看待，尊重她的人格，后来又让她做了自己的妻子。婚后生活很幸福，生一子，取名穆罕默德。一一八〇年儿子不幸去世，此事便成了内扎米的终生哀痛。

内扎米明显地以城市居民保卫者的面貌出现。因此他显然和当时的城市居民有联系。当时的城市居民大体分为民政机关人员、官吏、高等学府和一般学校的教师、商人和手工业者等等。内扎米的家庭显然属于市民阶层，否则他就无法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他受教育的地方看来也是他的出生地甘泽城，因为他很少到其他地方去游历。

内扎米的知识的确是十分广博的。他熟悉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等。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基督教文学。精通神学（这是十二世纪的基本科目）。懂得伦理学（而且不限于伊斯兰经院哲学，也包括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懂得天文学和占星术、当时的地理学和宇宙学著作、数学和化学（不相信炼金术）、医学和解剖学等。可以说，事实上掌握了全部的知识。当然，他的主要成就还在于诗歌创作，他的全部知识都在他的诗里表现出来。

在中世纪中近东地区，作为诗人而要出名，一般都走着宫廷诗人的道路。可是内扎米却有一副铮铮铁骨，养成一副独立不羁的性格，没有变成宫廷诗人。这就使他在创作上能独树一帜，高瞻远瞩，不同凡俗。

波斯帝国，由于七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和占领，变成了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语成了主要的语言。但波斯语一直还在流行，九世纪开始的反阿拉伯运动的结果，波斯语开始复兴，至九世纪末，波斯语（法尔斯－达利语）终于被作为通用的语言确定了下来。这就大大促进了波斯语文学的发展。

生活在九世纪到十世纪被称为波斯诗歌之父的鲁达基，运用各种诗歌的形式，把波斯诗歌从民歌的阶段，提高到真正的诗歌（四行诗、抒情诗、叙事诗）的阶段。

波斯诗史上最著名的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以他的英雄叙事诗《王书》，使波斯的古代诗歌发出了灿烂的光芒。为波斯文学树立了一个世界的高峰。

哲理诗人哈亚姆（1048—1122），以他四行诗（即"鲁拜"）的深刻哲理、对神的怀疑和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为当时的时代和诗坛带来一种清新的气息，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和视野。

以萨纳伊（卒于1125—1150年之间）、阿塔尔（卒于1220年）和莫拉维（1207—1273）为代表的苏菲派诗歌，为波斯中古时期的诗歌带来了新的调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人民和市民阶层对政教封建势力的不满和斗争。

诗人内扎米则把波斯古代诗歌引向了另一个高峰。在此以前，除菲尔多西之外，诗歌都是以抒情诗为主。内扎米则在菲尔多西之后，顺应着历史前进运动的方向，以新的创造、新的气势，把叙事诗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来诗歌的发展树立了楷模。

内扎米是写抒情诗的能手，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叙事诗的写作上。

一一七四年，诗人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长诗《秘密宝库》，这部长诗属于向帝王们提出劝诫的醒世作品。也是他首次为波斯文

学提出的一个新的样式。诗人把这首长诗献给当时小亚细亚一位执政者法赫拉金·巴赫拉姆沙赫。内扎米的妻子阿法克就是这位执政者因这部长诗而送给他的。

他的妻子很快就去世了，但她的形象却一直伴随着他。于是一一八〇年，他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诗《霍斯陆与西琳》。它歌颂了高傲而聪慧的美人西琳对波斯王子霍斯陆的炽烈纯洁的爱情。这部长诗使诗人很快享誉中近东地区。这时，诗人的亲人几乎都去世了，孤独和不幸在折磨着他。

然而诗人的创作活动并未因此而停止。一一八八年完成了新的长诗《蕾莉与马杰农》，为古波斯文学树立了一个不朽的丰碑。

往后，一一九六年又写成长诗《七美人》。一二〇〇年写成《亚历山大的故事》。

后世有人把这五部长诗合在一起，称为《五诗集》。为世界文学的总库增添了一件瑰宝。

《蕾莉与马杰农》的作者以在当时是全新的审美观、价值观，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通过这部作品，为波斯中世纪的文学、也为世界文学带来了新的形象，新的希望，新的憧憬，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后来的发展开了一条新路。

长诗一开始，在序诗里，诗人就作了如下的交代：这部长诗是应席尔旺国的君王阿赫西坦的命令而写的，他本不同意，因为已经有很现成的故事，“添枝加叶再写篇东西——没有意思”。只是由于他的亲爱的儿子的请求，他才鼓起了勇气。他在序诗里清清楚楚地表白了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对文艺的见解：

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有没有个完？
怎能离开伟大的事业躲在一边！

按高雅的调门把你的三弦调拨。
和生活抗争的人才能战胜生活。

做人不亢不卑，在人前昂首挺胸，
才算得上老练沉着，又坚强刚勇。

这样的人内心忠诚，象一面明镜，
对任何事物都不作歪曲的反映。

凡是和他的人民格格不入的人，
就仿佛虚伪的额头裹着缠头巾。

我需要赛马场一样广阔的地方，
就象一头野性的跑马需要宽广。

假如眼前没有通向自由的大道，
有价值的字眼我到哪里去寻找？

为了让光明的思想能发出烈焰，
哪里去找音乐，美酒，筵席和花园？

但愿语言文字来自人民的内心，
但愿语言文字铮铮地响着欢欣！

没有欢欣产生的东西——没有生机。
…………

这几行诗，不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诗人自己的写照！这个“人”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在任何情况下，他也要忠于真理和正义，忠于生活的本来面目，按照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忠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正因为诗人有这样的胸襟，他才能以新的不同于前人的叙事诗的形式，塑造了马杰农和蕾莉这样两个新的人物，封建社会沉沉黑夜里的两个叛逆的性格。

爱情的主题，在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主题。内扎米之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西方文学中的爱情纠葛多来自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爱情的描写，人物的塑造，是片面的，不完备的。而内扎米的马杰农和蕾莉，则完全以封建社会的叛逆的面貌出现，以公开与封建社会决裂或部分决裂的姿态，构成了个人命运和当时社会规范的不可调和的巨大冲突。

本书结构复杂而和谐。既有波斯古代诗歌的传统的格式，如“祈祷”、“赞美先知和君王”以及序诗的安排，又有完整的形象体系；既有完全是抒发作者个人情感或以寓言形式出现以渲染主题的独立的章节，又有随处可见的作者的抒情的穿插。所有这些不同的因素，看似有些松散，实则被作者用一条内在的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所有的因素都围绕着故事情节这个主轴运动，叙事和抒情相交叉，夹叙夹议，最大限度地烘托主题。

祈祷和赞美出于礼仪的需要，恰如其分，同时表达了他的也

是当时能够达到的真主创造世界的思想。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

他在箴言和训诫的篇章里，提出做人应该慷慨如云彩，快乐如盛开的玫瑰，出游如太阳，也要象太阳一样到处播撒智慧的黄金。批判了连驴子都能做到的对睡眠和饮食的粗鲁的感官的享乐，肯定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的价值。而真主创造万物也都是为了人。

在教子和悼念故去的亲人的篇章里，他继续发挥他在序诗中表达的关于人的思想，提倡团结友爱，但号召真真正正地做人，要正直，要有骨气，要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要做生活的主人：

把一切人的负担放在自己肩头。
人生什么更高？使别人得到自由。

同时用了专门一章痛斥了那些诽谤、嫉妒的小人。

就在以上这样的基础上才引出了他的关于人的故事，关于人的爱情的故事。也正因为有了以上这样的基础，他的故事才显得充实，他所歌颂的人才显得高大、闪光、具有魅力！

内扎米具有丰富的波斯文学，以至西方文学的知识，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才能，掌握多种语言，特别是活生生的生活的语言，因此，他能够调动他所熟知的一切文学手段：想象、夸张、比喻，特别是对比、隐喻、烘托等，从现实的土壤出发，以实际上是典型化的手法，并通过相当细腻的深刻的心理描写，用优美的大自然作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活在纸上、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

马杰农和蕾莉，如前所述，是长诗的主人公，是作为社会的叛逆出现的。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给他们涂上叛逆的脸谱，而

是按照新的美学原则，把他们放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情节的发展，一步深入一步地刻画他的性格。

马杰农对蕾莉由爱慕，到思念，到疯狂，到由于父亲和诺乌法勒的干予未成以及蕾莉被迫出嫁而绝望，离开家和亲人，义无返顾地走向荒野和野兽生活在一起，直到在蕾莉的坟头死去，这个性格的塑造才算完成。作为一个人，他有他的爱，爱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和母亲的死，都给他带来巨大的悲痛；但是他身上产生了对蕾莉的爱情，这爱情逐渐地变成了他的一切，变成了他的信念，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力量，从而对父母的爱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社会不容，即与社会决裂，到大自然里去追求新的生活。而当与蕾莉的结合终成泡影的时候，蕾莉也就变成了爱情的化身，马杰农把人间的一切痛苦都背负在自己的肩头，更有力地为爱情而歌唱。天下到处都流传着他的歌声。于是马杰农在作者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位爱情的歌手，时代的歌手。

诗人在他的主人公被人们叫做疯子的时候却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它（爱情）来到人间，就为了在人间永驻，
直到人从世界上消失，埋入黄土。

马杰农就因为这种真正的天禀，
完美而不朽的思想受人们赞颂。

人们赞扬他敢承受爱情的重担，
他拖负着日月，象玫瑰一样鲜艳。

而当马杰农最后在蕾莉的坟头死去的时候，诗人简直情不

自禁地叫喊起来：

呵，你呀牢靠地坐着，坐在大地上，
富足而温饱，头上是牢靠的篷帐！

起来，不要睡！你的住所并不牢靠，
河流就要泛滥，只要那时候一到，

总有一天，每一座桥梁都要坍崩。
起来，不要打哈欠！赶着骆驼起程！

诗人在这里一方面在为马杰农短暂的一生做着总结，一方面直接对社会发言：象劝戒，象呼吁，象控诉，象号召！

马杰农性格发展的本身，就使他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蕾莉性格的塑造，是长诗最成功的成就之一。但她却走着与马杰农完全不同的道路。妇女在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即使今天也还蒙着一层过去的阴影）。恋爱全属妄想，婚姻当然由父母亲包办。因此，当蕾莉也同样爱着马杰农的时候，却只能把这种感情偷偷地放在心里，让对爱人的思念啃啮着自己的心。作者在长诗里，除通过马杰农的口和他自己的抒情的笔赞美了蕾莉的外形的美和不可抗拒的魅力以外，对蕾莉的深藏的感情作了极其深刻细腻的刻画：

夜里，为了不让人听见，手脚轻轻，
她慢慢走过一个个平平的屋顶，

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细细探望，

朝霞的信使，马杰农的身影在何方？

呵，多么希望，哪怕仅仅向他一觑，
忘却一切，和他共享一会儿乐趣，——

和他，就只和他！象根细长的蜡灯，
刚燃得亮亮的，却又慢慢地消融，

嘴里老把一个亲爱的名字念叨。
偷偷地，心里高兴，晚上睡不着觉，

一会儿忧心如焚，对着镜子发愣，
一会儿心儿又追随着时间飞行，

一会儿，象彼丽一样，顺从地俯身
对着这般沉闷地嗡嗡响的纱锭。

这就是蕾莉所过的生活！在爱情里陶醉，却又为不能公开地去爱而受苦。为了加深对蕾莉的这种心理刻画，诗人又把她放到美丽如画的大自然的背景上，让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色调，从相反的方面，来烘托她的内心的痛苦：

在所有的果园里，在细枝的花丛，
到处百花盛开，象华贵者的面容。

用红艳艳的蔷薇花朵制成的旗，
色彩斑斓，在世界的上空扬起。

与此同时，在绿荫下，整整一夜里，
热恋着的夜莺唱着歌，狂暴无忌。

紫罗兰把它的柔美的诗歌轻唱，
两绺鬈发垂了下来，耷拉在地上。

在这种花开鸟欢的美好的时辰，
蕾莉心神不定，匆匆走出家门。

但是不！美人儿的目标不是这个——
不是翠柏，不是蔷薇，也不是花朵。

蕾莉在果园里，在幽静的避难所，
羞怯地向风儿询问这个流浪者，

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她向着夜莺
低声地倾诉着她的痛苦的心声。

但蕾莉，从本质上说，毕竟是个叛逆的形象。虽然看来她向命运屈服了：服从父亲的安排，和别人结了婚，但却绝不与丈夫同床！自始至终在精神上和马杰农在一起，直到丈夫死去。这一段实质上是向当时社会的挑战！丈夫死了的时候，她甚至设法打听马杰农的下落，要和马杰农会面，虽然会面即将实现的时候，她又退却了。蕾莉终于没有冲破封建社会的藩篱。必然的

结局是死亡。

《说说秋天怎样到来，蕾莉怎样死去》实在是绝妙的篇章。秋天景色的描写和蕾莉生命的秋天，以那样生动、优美的文字，水乳交融地汇流在一起，充分显示了诗人炉火纯青的艺术才能。这里既流露着对蕾莉的深厚的同情，也响彻着对社会不义的控诉：

蕾莉从她美丽的青春的宝座上
滑进痛苦的软弱无助这座牢房。

是谁破坏了她如花盛开的青春？
是谁吹灭了她的灿亮的长明灯？

而蕾莉那一篇向母亲披肝沥胆的最后的话，就是蕾莉叛逆性格的总的写照，就是一篇带着风暴般力量的缠绵悱恻又惊天动地的爱情的宣言！

蕾莉的形象同样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形象。因为她既生活在当时社会礼法的范围之内，表面上也接受了对妇女地位的看法，但在思想上、某些行为上却超越了时代的限制，显示了新的爱情观，价值观，而且用死亡加以印证。

站在这一对人物的对立面的，是他们的父亲。两个人虽同为封建礼法的代表者，然而又各秉赋不同的性格。蕾莉的父亲宁将女儿碎尸万段也不把她嫁给马杰农的决绝态度，也说明了当时封建礼法的不可侵犯和妇女地位的悲惨。

诺乌法勒却是另一类型的执政者。在某些方面比较开明，同情一对恋人的痴情，甚至拔刀相助，但也不愿越过封建礼法的限度。

伊本·萨拉姆是一位富有的青年，慷慨大方，甚至为人善

良，在当时很可能是一般上层妇女的理想的丈夫。但却进不了蕾莉的心，两个人格格不入。

与马杰农和蕾莉这条情节线索相平行，还穿插了一条相似的爱情的线索《杰得和杰那勃的爱情故事》。这里作者用笔不多，这条线索甚至有些多余，但人物的象征意义还是很明白的。

所有这些人物和人物活动加在一起，再加上单独或插入的哲理性、道德性的抒情的章节，就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般图景。

波斯文学中对人的个性的层层挖掘、逐步深入的描写手法，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外形美的刻画，到内扎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自然风景的描写优美动人，赏心悦目，特别是几乎赋予万物以生命，使大自然的每一种色调、每一个侧面，都为人的性格塑造服务，同时使大自然的美的画面，甚至人兽友好相处和人世的黑暗和丑恶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内扎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波斯诗人中在发挥自己的伦理道德思想特别动感情的场合，加入请司酒官斟酒、纵情饮宴的词句，内扎米也是首创者之一。这种笔法后来到哈菲兹，几乎达到顶峰。

内扎米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波斯诗人。歌德对内扎米十分尊崇。马杰农和蕾莉的名字，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歌德《西东诗集》的不少诗篇里。内扎米和中世纪其他大诗人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处在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的不少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有一段“波斯抒情”的篇章，即是明证。

由于内扎米文学上的成就，他的名声在当时就得到了完全的承认。十三世纪初波斯的历史家引用内扎米作品的文字，就象引用菲尔多西的文字一样，不用指名读者即可领会。他的许

多表现人们感情和喜怒哀乐的诗句也已经成为波斯语中优美诗句的典范。内扎米本人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十分深远，因此，他死后，人们即按照伊斯兰教的习惯，在他的坟地树起一块墓碑，作为对他的纪念。而这块墓地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朝拜者向往的地方。现在苏联阿塞拜疆人民又在内扎米的墓地按照十二世纪阿塞拜疆有名的建筑样式，建起了一个巨大的十五公尺高的塔形陵墓。在基洛瓦巴德和巴库也都为诗人建立了纪念碑，还有以诗人名字命名的文史博物馆。

这部长诗是诗人用波斯文写成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苏联现代著名诗人安托柯利斯基(1896—1978)的俄译本（1957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蕾莉与马杰农》,注释者鲁斯塔姆·阿里耶夫)译出的。注释多为知识性、资料性，也大多采自该译本。苏联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莫斯科版《世界文学丛书》中内扎米《五诗集》中的《蕾莉与马杰农》，仍用安托柯利斯基的译文，只是该译文中略去的章节,一九六八年版以散文形式（以小号字排）将其简要内容补充了进去,有些该译文已有的章节,一九六八年版又酌情作了内容简介式的处理。中译本基本根据安托柯利斯基的原译本,加进了些原译本略去、一九六八年版以散文形式加进的部分，以使中国读者对原作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诗的韵律也从原译。

俄译本的译文虽然出自一个人的手，但注释者和研究者却不止一人。注释都是经过研究者对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各种版本(包括波斯文原本)作了比较研究以后得出的。俄译本基本上是可信的。

译 者

1985—1986

目　次

蕾莉与马杰农

祈　　祷①

这一章，按照传统，汇总了对真主联合思想的赞美，其结构如祈祷，如一系列内扎米对上帝的请求。祈祷的请求间有对一些独立的宗教哲学原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等等)的很简要(一两个诗句)的叙述。

赞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
愿祈祷与和平和他同在

赞美先知，其结构仍如祈祷。包括一系列哲学原理，它的结尾是对先知的四位最初的当权者——哈里发阿布·别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的礼赞。

关于真主的使者升天

穆罕默德升天的描写，类似写入《秘密宝库》(诗人第一部长诗)的内容(《关于先知升天》)。这一章以祈祷结束。

---

① 从这里开始，正文中凡用小号字排的章节，原作中都是诗体。为了使故事更紧凑，又不失原来面貌，本书援用俄译本对一些章节用散文形式作内容简介式处理的办法。

明智的箴言和教训

内扎米说，做人应该慷慨如云彩，快乐如盛开的玫瑰，出游如太阳，也要象太阳一样到处播撒智慧的黄金。继而，他对比了连驴子也可以做到的对睡眠和饮食的粗鲁的感官的享乐，肯定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的价值。然后，他说到真主创造世界、世界可知的程度和认识的途径。

序

我那一天是这样地富足和幸福，
就是凯伊库巴德① 也要把我羡慕。

当我打开我的诗册② 朗读的时候，
我没有皱一下我的弯弯的眉头。

命运象是一面忠贞不渝的明镜。
清晨吹来一阵扑鼻的玫瑰香风，

把我垂在额头的发丝吹向一旁，
就这样开始了早晨幸福的时光。

象金色蜡烛火苗上翻腾的飞螟③，
象巴尔达④ 花园晚上歌唱的夜莺，

---

① 波斯传说中伊朗最初一些强有力的君王之一。

② 指诗人1180—1181年所写的歌颂爱情的长诗《霍斯陆与西琳》。

③ 原字译"飞蛾"较好，此处为押韵，译为"飞螟"。

④ 准确些说是"巴尔达阿"，苏联阿塞拜疆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是阿尔兰的首都。巴尔达被俄国亲兵占领后，阿尔兰首都即迁至甘泽。

我把旗帜高高插在语言的塔顶，
我要用金刚钻来磨快我的笔锋，

然后我把它深深地浸在墨水里。
我的舌头比鹧鸪还凶，唠叨不息。

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快快奋起！
命运定会把幸福的礼物带给你。

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有没有个完？
怎能离开伟大的事业躲在一边！

按高雅的调门把你的三弦调拨。
和生活抗争的人才能战胜生活。

做人不亢不卑，在人前昂首挺胸，
才算得上老练沉着，又坚强刚勇。

这样的人内心忠诚，象一面明镜，
对任何事物都不作歪曲的反映。

凡是和他的人民格格不入的人，
就仿佛虚伪的额头裹着缠头巾。

善良的命运呵！你难道不是要求
有一双兢兢业业不倦操劳的手？……

我正这样遐想。突然一颗星飞过。
是它，我的星宿，——有什么要对我说？

这么久操劳之后我能得到光荣？
总有一天宝藏会落到我的手中？

我这样猜想着……于是我终于看见
一位急使① 给我带来沙赫的书函。

这绝妙的书法家啊，他写得多好，
十五页，漂亮的文笔，华丽的词藻！

什么样的字母啊，简直是座花园。
他的话真象沙布奇拉格② 在炽燃：

"最亲近的人啊，我的朋友和兄弟！
你语言文字的艺术家啊，内扎米！

醒醒吧：快从你甜蜜的梦乡清醒。
为我们创造奇迹吧，你才华超群。

你可以在你语言文字的舞台上，
向我们证明，你的技巧不同寻常。

---

① 指席尔旺沙赫阿赫西坦，长诗订货人的使者。

② 神话中的宝石，能照亮黑夜。

为了怀念马杰农的爱情，多么盼
你细心琢磨你那珍珠般的语言。

多么盼，你看到蕾莉的天真无邪，
你的语言也象孩子般新鲜纯洁；

多么盼，我们读到之后赞叹不置，
连连说：‘我们以我们的国家起誓，

这本诗册的魅力胜过几千本书！’
你曾经象那一位沙赫霍斯陆①，

出现在富丽堂皇的语言的殿堂。
千万不要又吝惜你的才华、特长，——

请用阿拉伯面纱或法尔斯面纱，②
把漂亮的新娘打扮得美丽如花。

我们过去曾经领略过啊，内扎米，
你那种妙不可言的艺术。请注意：

为了使谁高兴，为什么人的容颜，

① 内扎米另一部爱情长诗《霍斯陆与西琳》的主人公。

② 内扎米既懂阿拉伯文，也懂法尔斯文（即波斯文）。这部长诗即用波斯文写成的。按伊斯兰教规，当时妇女外出都要带面纱。

你把你盒子里的珍珠穿成一串？

我们懂得人世间的词语的含义，
我们能看出每一首新诗的真谛。

但宫廷和突厥的风俗习惯无关，
我们瞧不起突厥族的土语方言。①

既然我们出身显贵且举止高雅，
我们就应该是高级语言的行家！”

我读了……我的血一下子冲上了脸，——
这不就是让我戴上奴隶的耳环②！

让我置身于黑暗中找不到出路，
仿佛要在我眼前拉起一块幕布，

让我永远也找不到黄金的宝藏……
于是我茫然，瘫软无力，无话可讲，

我羞愧得低低地垂下了我的脑袋……

① 对这两行诗有不同理解：伊朗学者 B·达斯特吉尔地这样认为：“我酬答这部长诗的办法，不同于欺骗了菲尔多西的突厥苏丹玛赫穆德·卡斯奈维”（据东方有名的传说）。另一种解释是：“不要用突厥文写这部长诗。”内扎米研究家叶·埃·别尔杰列斯认为这句诗是后来增补的，不属内扎米原作。

② 古波斯奴隶戴耳环。

亲人在哪儿，谁能告诉我，问题何在？

添枝加叶再写篇东西——没有意思。
身旁，亲爱的穆罕默德，我的儿子，

象我的浮动的影子般默默无言。
他向我走了几步，坐在我的脚边，

告诉我说："你不止一次把球抛出，
你写出了《霍斯陆——西琳》不无缘故；

再一次让人们的心间充满欣喜，
请您动笔写吧，写马杰农和蕾莉，

让这两部长诗变成孪生的姐妹。
他——席尔旺沙赫。你们俩同样高贵。

你的领地——不是席尔旺①，是全世界。
但他，是名家，他，是显贵，受人崇拜。

他喜欢华丽的修饰，漂亮的行装——
快坐下来动手吧，象你往常那样。"

我回答说："这一席话真让人称心！

① 苏联阿塞拜疆北部的一个省，省会舍马赫，席尔旺沙赫的宫邸就在这里。

你象利剑般敏锐，象明镜般纯真。

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内心分裂。
思想宽广，但通往思想的路狭窄。

进入我的故事的入口太得狭小。
语言瘦弱无力，它被禁锢在监牢。

我需要赛马场一样广阔的地方，
就象一头野性的跑马需要宽广。

天下人谁都明白这种快乐甘甜，
然而我不知道。因此我哑口无言。

高雅优美，轻松愉快——这是副笼头，
它要来限制语言的大胆和劲道，

而由于奴隶的锁链、奴隶的悲戚，
语言的声音更加胆怯，更加无力。

假如眼前没有通向自由的大道，
有价值的字眼我到哪里去寻找？

为了让光明的思想能发出烈焰，
哪儿去找音乐，美酒，筵席和花园？

干燥的沙土，一片荒野，群山之巅① ……
人民需要的是另一种议论、高见：

但愿语言文字来自人民的内心，
但愿语言文字铮铮地响着欢欣！

没有欢欣产生的东西——没有生机。
可是沙赫却下令要以他的名义，

用别人的漂亮的服装把我囚禁，
我必须准确地完成他下的命令！

我要让陛下一边数着我的珍珠，
一边象孩子一样嬉戏，乐个不住！

还要让未来的读者读我的作品，
不管他们是谁——哪怕是一个死人！

我开始挖掘起来，在深邃的地窟，
我发现了点金石，我发现了宝物。

大自然需要的只有便捷的道路，
遇到混乱的时候才不至于迷途。

① 这里指关于蕾莉和马杰农的阿拉伯传说象沙漠一样枯燥。

我的道路便捷，我的声音啊清切，
我的曲调甜蜜，我的体系啊和协。

我的诗格好象浪花飞舞的大海，
不是死鱼，全是活的鱼，游去游来。

有的人一味地追求语言的甘美，
却不知道哪里去找真正的新意。

他们潜入深深的海底翻腾起落，
又有谁找到了这样珍贵的贝壳！

我的每一个拜特① 都闪烁着新意，
每个拜特都比海底的珠宝珍奇。

当我找到了这样的珠宝的时候，
我绝不会就站立不住热昏了头。

我提出问题，——心灵为我解开疑团。
我抓挠泥土，——我找到了泉水之源。

我的全部的富余，整个心的烈焰，
为了完成我的故事，我全部奉献。

① 二行同韵诗节的名称。这部长诗就是用这样的诗节组成的。

四千个拜特，比四千几乎还多些，
我写完这么多用了不到四个月。

如果我能摆脱日常琐事的纠缠，
写四千个拜特只要十四个夜晚。

赞美阿赫西坦王——米努契赫尔之子

内扎米，按照传统，赞美长诗的订货人，谈论他的皇族的古老，他的慷慨，他的强大，以及他怎样对敌人无情、对朋友宽厚等等。结尾处，内扎米祈祷真主，愿真主在这位沙赫的帮助下，给他这位隐士送来养家餬口的食物。

亲吻土地时的请求

这一章包括一系列对阿赫西坦的传统的颂辞。

赞美沙赫（阿赫西坦、年轻的米努契赫尔）的儿子，（内扎米）把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付托给他

内扎米赞美阿赫西坦的年轻的继承人并请求他乐善好施地接纳长诗《蕾莉与马杰农》，也接纳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他将带着长诗进入席尔旺沙赫的宫廷。他请求为自己的儿子规定固定的薪俸。

教　　子

纯朴的孩子，你刚满十四个年头，
刚能用自己的目光透视广大宇宙。

我记得，当你还是个七岁的娃娃，
在人群中你简直是一朵玫瑰花。

如今你长大了，象棵漂亮的劲松：
岁月飞逝，——你要顺从地紧跟前进！

无忧无虑嬉戏的年月已经告终。
成长吧，要学会识别什么叫做善行。

要孜孜不倦地贪婪地思索、探求，
为了每过一天都能够取得成就。

谁家的孩子？——人们会问一个儿童。
长大了，就得自己主宰自己的前程。

如果你的孩提的岁月一旦结束，
做父亲的对你再不会有何帮助。

你自己应该象狮子一样往前闯，
一定要让自己的青春大放光芒。

取得了成就，对荣誉还必须珍重，
可不能损害别人的善良的感情。

如果你想编写一篇美好的故事，
讲得娓娓动听，但不要违背真实。

就这样干起来吧，努力吧，要发奋，
绝不要将来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你要真心实意地相信我的忠告，——
我对你的忠告完全是为了你好。

在你平常的言谈举止里我发现
你很有口才，能言善辩，态度傲慢。

我劝你万不要迷恋作诗这一行：
我们诗写得越好，越接近于说谎。①

不，说起作诗来——你没有这份福气。
写诗能达到完美的只有内扎米。

---

① 先知穆罕默德有一句名言："最美的诗就是此类诗中最虚伪的诗。"传说，他不喜欢当时在阿拉伯流行的世俗的颂诗。

诗，完全可能，铿铿锵锵，娓娓动听，
但是天哪，它不会给你什么名声。

还是让年轻人的本质成熟起来，
掌握一种本领：对自我要有了解。

要有自知之明，要努力认识自己，①——
铸造一种思想，要通过这种努力。

预言家教导人们说，正确的途径——
这就是要认识天神，要认识人生。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法律家，大夫，
这两种人站在两种胜利的门口。

你做个大夫吧，大夫能起死回生。
万不可做正骨医生②，他要人的命！

做个法律家吧，对法制应当热爱，——
不要做刁难家，肆意把法制破坏！

---

① 穆罕默德还有一句名言："能够认识自己的人，才能认识自己的主。"几乎所有苏菲派著书立说的人都要引用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就象对其他许多神秘派一样，认识人将导致认识真主。内扎米自称为"哈吉姆"，这个词在当时和后世意为"智者"，同时也含"医生"之意。

② 这里用其讽意，指庸医。

不管做大夫，法律家，——都会受尊敬，
要做人们的教师，为人做好事情。

我的话说完了，你应该照此去做。
你应该让你整个一生都在工作。

话是什么！流动的水的急速回响。
话说得少一点，——意思就更加精当。

让冰冷的水象泉流一样地奔涌，
切不要喝得过度，要小心，要珍重！

要把说的话看得重于一切珠宝，
使你的声音人们愿听，感到需要。

要把你说的话珍珠般串在一起：
只有稀世的珍珠串才显得珍奇。

在我们看来，最纯粹的珍珠就是
用沸腾的浪花和粘土编成的故事。

完整的时候，象海上美丽的涟漪。
磨碎成粉末，是治疗痛苦的药剂。①

① 在内扎米的时代，珍珠粉末可用来制成许多药剂。

说什么繁星洒满了子夜的牧场！
全力给大地以温暖的只有太阳。

黑夜里所有分布在天上的星辰——
在阳光的荣誉的面前不值分文。

内扎米悼念故去的亲人

站起来，司酒官，过来给我斟满酒，
让我的干渴已久的灵魂喝个够！

让席间酒杯里的汁液清澈晶莹，
让它就象我们的泪珠一样透明。

我只要用双唇轻轻地沾沾酒杯，——
忧愁就会从我压抑的心头消退。

这辈子我看见过这么多的欢乐，——
欢乐过去了，可是至今我还记得。

日后，记忆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日后，我自己也会消失，终此一生……

站起来，司酒官，快斟满我的酒杯，
让红宝石色的汁液把我灌个醉。

听几句好话我会更聪明更漂亮，
我这个老人也会象年轻人一样。

我的父亲，麦耶德的儿子，优素福，
已经离开人世，赶上逝去的祖父。

一切都将流逝。何必与日月争雄？
何必苦苦地哀叫，欠账无法偿清？

我看见了父亲的死亡。一次打击
就让我把他的古老的遗产抛弃。

我从体内把蜜蜂的刺拔了出来，
我宁愿把这件事从我心里丢开。

站起来，别坐在那里发傻，司酒官！
给我满满地斟一杯液体的火焰！

但愿默默的生物象人一样发言，
但愿我一下子就变得天旋地转。

要知道，库尔德族村的人，我母亲
去世了。在世界上，一代一代的人

都是过客。母亲们都要离开人间。
在她身后你呼天唤地——全属枉然。

但人类的悲哀比一切海洋都深。

我能把全部河流、整个大海饱饮，

但让我用千只嘴贴在它的浪尖，——
我也无法把这咸味的酒杯喝干。

一滴香液和这些波浪决不两立：
这香液被人们称作完全的忘记。

站起来，司酒官！我的马坏了一只脚。
但是，为了让它平平稳稳地走道，

斟满酒吧，这酒浆可以把它摧残，
把它投入烈火，但它还会飞跑向前。

哈贾·乌玛尔，他是我母亲的兄弟。
多么难过呵，我即将和舅舅分离。

当我喝下了那一口苦酒的时候，
一股致命的血在我血管里奔流，

我的喉咙长笛的歌声立即中断，
沉默的爪子绕着我的喉咙打转。

站起来，司酒官，快去冰凉的酒窖，
把石榴般紫红色的酒给我找到。

哪怕我贪婪地用力地喝下一口，
生命的禾苗也就会将水气保留。

亲人在哪儿？我家族之花在哪儿？
和我同行的，我的朋友们都在哪儿？

为了让蜂房充满甜蜜蜜的汁液，
蜜蜂必须和睦地生活，团结友爱。

蚕在桑叶上爬来爬去为己作茧，
但它在狭窄的斗室里并不孤单。

中国人纺丝织锦为自己添新衣，
同时他们也在为朋友编织草席。

蚂蚁在沉重的负担下辛苦奔忙：
劳动的果实它还要和同伴分享。

如果你喜欢亲近的人，喜欢朋友，
就请定好弦把友好的调子弹奏。

不要咬牙切齿，让声音发出怪叫，
不要打断了他们的和谐的曲调。

平衡在哪儿？在于到处都有援手。
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一点成就。

站起来，司酒官，把芳醇向我喷滴，
因为在麝香一般的芬芳的酒里，

还留着迅速飞逝的生活的余意，
还留着和火焰的甜蜜蜜的友谊。

什么时候我的家屋终要被毁弃？
什么时候什么筵席上饮进毒剂？

要知道，蛛网有时会使伤口愈合，
有时候又伤害我们，把我们划破，

有时候会使我们的手停止流血，
有时候又要从苍蝇的体内吸血。

要知道，包含着这么多痛苦的家，
并不牢固，也可能，很快也会坍塌。

站起来，司酒官，不要和人群脱离，
用这奇妙的苦味斟满我的酒杯！

苦酒将会揭开我的全部的秘密，
揭得越彻底，我的心越感到欣慰。

忘掉吧，那缠满忧愁的往日流年，

对它们的思念早留在我的心坎。

对在黑暗中消失的逝者的事迹，
当你还活在世上，就不要再提起。

祝愿你每天读完一章古兰经，①
祝愿七千个年头能在世上留存，

但是总有一天，在你途程的末站，
七千年将过去，将出现那个时限。

既然长大成人，总要离开这世界，
命定为伟人或小人，有什么区别？

站起来，司酒官！看早晨已经来临。
斟满吧，虽然我未必能举杯饮尽，

要知道太阳可能照瞎我的眼睛，
在眼睛来不及沾上水气的时辰。

库尔德人去克而白②，丢掉了驴驹，

---

①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圣经。通常读古兰经的人将它分成七个部分，每天读一部分，七天读完。此外，古兰经按内容也分七个部分。我国马坚翻译的《古兰经》全本，可参阅。

② 麦加城圣寺的称呼，阿拉伯文音译。那儿保存着神圣的“黑石”，即伊斯兰教的主要的圣物。

可怜的库尔德人高声叫骂不已：

“臻① 把我领到沙漠的什么地方去？
哪里隐藏着我那条卑劣的驴驹？”

库尔德人骂呀，骂呀，没想到身边
就是他的驴子……于是他露出笑脸，

并且说：“骂了一阵娘，帮了我的忙，
不骂这几句，找到驴子准没希望。”

更好地为我们服务，粗俗的语言！
要不然，既找不到驴，还要丢褡裢。

什么人要象牛一样地温顺有礼，
在哪儿也别想找到丢掉的东西。

站起来，司酒官，勿吝惜我的咽喉，
快给我斟满火焰似的烈性的酒，

使我能够一旦把普通石头洗净——
它们的污垢也会变得似玉般晶莹。

不值得赞扬那些毫无价值的人，

① 阿拉伯文音译，神的通称，此处指恶神，或称恶魔。

不值得听从他们的虚伪的命令，

不能在强权和暴力的面前低头，
不能在蠢人的面前把尊严抛丢。

要象高高耸立在崖石上的要塞，
在和生活的斗争中要凶狠暴烈。

谁忍受人们的冷遇，谁就是可欺，
谁忍受别人的卑视，谁就是奴隶。

学野蔷薇带刺的样儿，带 上 矛枪，——
这样，你就将是许多玫瑰的情郎。

什么能够摧毁强权？——战斗的语言，
终日哀怨苦诉，很少能得到凯旋。

站起来，司酒官，——看夜晚即将来临。
我在智慧的劳动里终日地飞奔，

斟满酒吧，这酒能温暖我的心房。
我回忆起了那青春黎明的时光。

我们拿两三个纵酒作乐者说明。
欢乐就是那样渐渐地越烧越猛。

太阳的光线能把一粒尘屑染黄，
沙赫却不会把你们的筵席拜访。

可要惊惕沙赫赏赐给你的薪饷：
谁在军队里服务——谁就靠近死亡。

可要惊惕君王们加给你的恩惠，
不然，那时你会象麻屑般被烧毁。

君王的火焰是热烈的，而且鲜艳，
可是最好你还是站远一点：危险！

就象蜡烛的火光把小飞蛾吸引，
荣誉也这样诱惑我们，毁灭我们。

给我斟一杯这样的酒吧，司酒官，
让号召的呼声能传到我的耳边，

让思想的光辉不要再一次衰减！
象对待凯伊库巴德般把我礼赞！

在自身培养起知足寡欲的品性，
愿你将你的感激给与你的运命。

除了人以外，世界上的一切生物，
开天辟地以来就在洞穴里享福。

只有人才那么无耻地高声叫喊，
当他还不是那么富足，贪得无厌。

虽然还没有做出任何一点成绩，
他即刻就说缺这少那，怨天怨地。

虽然他的全身已经被雨滴浸透，
他还是要和乌云争吵，全身发抖。

酷热的天气不过稍微使他难受，
他就要恶毒捣毁太阳下的石头。

应该象光明一样使你变得坚强，
不要因为善和恶把你自己弄脏。

自己要象水一样又温柔又可亲，
自己要象水一样又开阔又透明。

站起来，司酒官，把一切借口丢开！
去给我把那魔术般的泉水找来。

它在筵席间可以使人个个欢畅，
战斗中会变成人们身上的刀枪！

跳舞吧，象夜晚群星在天上那样！

让碎石子不断把你的双足碰伤！

就让马跛行吧——走，用你的双脚。
对打你嘴巴的人也要报以微笑。

把一切人的负担放在自己肩头。
人生什么更高？使别人得到自由。

什么时候你由于重负跌倒在地，
你就会找到一只肩膀来帮助你。

已经到了四处放牧浪游的时候！
不要只看到你自己——要放眼宇宙！

你的道路难行，水泡还长满双足。
上路吧，勤劳的人！其他一切——粪土。

如果你软弱，就请放下肩头布袋，
躲在家里享清福。时间过得很快。

一旦在社会上看不到精神食粮，
就将你的智慧关闭在密封的谷仓。

空洞的篇章能用什么引诱我们？
独木舟没有风助能往哪里行进？

站起来，内扎米！你的构想已成熟。
赫哲① 将会给你指出幸福的清流，

象冰凉清澈的水，马杰农的爱情
会使你的崭新的宝石变得晶莹。

① 传说中的伊斯兰先知，在古兰经和圣经的合乎教规的先知当中不提。按伊斯兰教信仰，赫哲找到了地下的生命之泉、饮了它的水以后，即可以不死；而且一直活到现在，保护旅人，帮助由于路途干渴行将死亡的人。赫哲也是智慧的象征。他的明显的标志，就是绿色的法衣。

控诉诽谤家

振作起来，心灵！到了斗争的时候。
我的歌唱已经掌握了整个宇宙。

当我用语言武装起来准备作战，
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地沉默寡言？

迄今为止我对付得了任何劳动，
迄今为止我以自己的曲调为荣。

每天早晨我都在创造一种魔力，
用它把古兰经的七分之一温习。

我秉赋着不同凡响的稀有才能，
人们都称我是内心深藏的明镜。

我以自己象剑一样锐利的辩才，
象麦西亚①，把人们的心吸引过来。

---

① 阿拉伯的玛西哈，拯救者。耶稣基督的绰号之一，伊斯兰教徒称为先知。

我的诗能发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小心别触动它们，动则烈焰熊熊！

那些没有盐也能吞尽面包的人，
在我的庇荫下也能够富裕丰盈。

狮子不会吝惜自己捕获的食物，
狮子的猎物却能够使狐狸饱足。

我的筵席丰盛，我的词藻啊奇伟，
全体人民都能感受到我的恩惠。

嫉妒者不应该在我的席间就坐，
因此他提到任何事物都是胡说。

他永远影子一样躺在我的下面，
永远象影子一样跑在我的后面。

我刚刚开始把我的卡宰里① 编写，
他也在那儿伪造卡宰里，费尽心血。

我刚刚调整好我的格西特② 诗行，
他就在那儿没精打采地吟咏摹仿。

---

① 在中近东流传很广的抒情诗体，通常由8、9、10，最多不过11个两行诗节组成。开始两行押韵，以后每遇偶数行都押这同一个韵。最后两行一定要提一下作者的名字。通常，卡宰里都有弦乐器伴奏。

如果他竟然胆敢对我妄加评论，——
有什么奇怪的！——既说谎，又不脸红。

我衷心地把我的战斧献给你们，——
他就会把我的战斧转变成赝品。

长尾猴摹仿人的动作笨得可怕。
明亮的星却能映在混浊的水洼。

一片光亮落到了什么人的身上，——
影子歪歪扭扭，不是光亮变了样。

影子能够歪曲任何身体的形象，
好不容易地把这样的形象摹仿。

可是海洋，当它透明如镜的时候，
它会高兴地把自己出卖给走狗。

而我却愿意波涛一般拍击海岸，
绝不会带有任何的痛苦的哀怜。

---

② 东方各民族文学中一种最古老的诗体，适于写颂歌、酒神之歌。它最初在很远的古代出现于阿拉伯文学中，由此传入伊朗和突厥语系各民族的文学。它的篇幅不受某种规则的限制。它用一韵写成，诗行的数量在30到300之间浮动。

我老实地抡起丁字镐挖掘壕堑，——
正是这样我的敌人才那般凶残。

所有那些抨击我的技巧的人们，
在劫者难逃，他们死期已经临近。

当人们都跑到大门口去捉小偷，
小偷就会喊：——嗨，大家快来，捉小偷！

可不能这样啊！他如果真缺钱财，——
打开大门，把这位二流子放进来！

如果我缺什么，对什么人有所求，
我就要伸出手来，谁管它羞不羞。

可是要是我能够掌握两个宇宙，
那么我为什么要让小偷们出丑！

我愿拿出我的东西来赒济穷人，——
让他们一次次地窃取我的粮囤！

你看到了我全部宝藏，一切珍珠，
说真的，不要因此使我蒙受屈辱。

请宽恕我的控诉

自从我认识了自我那个时候起，
一只蝈蝈也没在我手下受过罪，

我没有动过任何一个人的珍珠，
我熟悉和关心每一个人的痛苦。

无论是对一条狗，还是一条笨驴，
按我的德行，从未说过恶言秽语。

不发脾气，也不让亲近的人难堪，
所有我上面说过的——我可以推翻！

但是并非没有原由，我常常发现
那种沉默寡言的人最不顾体面。

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什么出身，
我的货色哪里来，又向哪里发运。

对那种对我们羡慕不置的人们，
有人会加以回敬，但却不是我们。

闭嘴吧，心灵，尽管走你自己的路，
那些欺人的人，根本不值得一顾。

静下来吧，别说那些空洞的语言，
不要因为任何的需要编织光线。

愿你是山间小道上的一朵小花，——
吻那些手指吧，当它们将你摘下！

故事的开端

说书人开始讲故事了，——一起凑凑，
就请大家数数他串起来的珍珠。

话说在阿拉伯人聚居地有一个
在雪赫①当中声望最高的统治者。

在这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所在，
阿梅利族②人的雪赫打发着岁月。

被他骤然扬起来的细沙的风尘
也要比宴会上的酒杯香气喷人。

在这一带他德行高照，力量无边，
在阳光下他高视阔步，十分威严。

他平时独断专行，象其他的苏丹，
也象那位卡隆③，拥有无数的财产。

---

① 长老、部族头人的称呼。

② 阿拉伯的一个部族。

对天下的穷人他总是亲如一家，
在阿拉伯人当中公正如哈里发④。

可就是一桩糟糕事不把他放过！
他好象是一只中间空空的贝壳，

一颗珍珠也不会有人放在里面。
他是一棵不会发芽开花的树干……

就这样，不管他怎样地朝思暮想，
不管他怎样祈祷神灵赐他儿郎，

不管他把怎样的银币赐给穷人，
把一个个美貌无比的妻子亲吻，——

不管他怎样播种——终无幼芽生长；
还是没有儿子，还是空空的殿堂！

父亲万没有想到，命运并不示弱，
可是这件事它却迟迟不能定夺。

就让寻求都是徒劳吧！不要怨恨，
最好还是找找尚不清楚的原因。

---

③ 据圣经：卡隆是摩西的堂兄弟。他拥有巨大财富；但因为吝啬，被大地张开大口把他连同财产全部吞噬。

④ 伊斯兰教徒的精神的和世俗的领袖。

世界上的一切都连着一个焦点：
幸福什么时候都跟在灾难后面。

真主终于给了父亲应得的奖赏，
为了他那始终如一的恭良谦让。

一个宝贝似的小娃娃呱呱堕地——
是那么惹人疼爱，那么柔弱无力。

象一朵蔷薇，……不，更象一个红石榴。
是怎样的蔷薇啊，怎样的红石榴！

怎么夸也不为过！值得一切美言，
真象从黑夜里突然闪现的白天。

父亲一见儿子——就立即拿出财物，
拿出各种各样的宝贝，不计其数。

把财物全部赠人，连冠冕也不留。
接着他向初生婴儿伸出慈爱的手，——

他找了个奶妈来看护他的婴孩——
让这个小宝贝蛋在她怀里吃奶。

但是他的孩子并非由女人养护；

有时候仿佛上天对他特别照顾，

有时候，随着孩子吃下的每滴奶汁，
人们又会编出各种奇妙的故事。

由于他身上的每一个靛蓝花点①，
一种象内心火花的东西在发闪。

他就是这样地活过了两周时间，
象是降落到摇篮里的一弯月镰。

双亲大开酒宴庆贺生了个儿子，
把他们的小宝贝命名为凯伊斯。

一个年头过去了——小家伙长啊长，
比蔷薇还玲珑，比郁金香还端庄，

他因为预感到爱情而十分喜悦，
确实是爱的激流冲击着他的血，

仿佛是一种光由他的身上发出，
他整个的人——就是对世界的祝福。

又过去了两年或者三年的时光，

---

① 在阿拉伯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中间，有一种迷信的风俗：给新生儿和小孩子的眼睑上涂上靛蓝，以避凶眼。

他终日嬉戏，什么也不放在心上。

七个年头过去了——小家伙长啊长，——
象一棵戴紫罗兰花冠的郁金香。

小家伙少年英俊，人们口口相传，
到处是夸奖赞扬，一直过了十年。

过路人一看见他就会赞不绝口——
总是要祈祷说，愿毒眼万勿停留！①

做父亲的感到了幸福，得意洋洋，
因为孩子终于踏入学校的门墙。

也为他选好了教师，年长的友人，
一位行家，通晓各种各样的学问。

也就在那天那时，和凯伊斯一起，
一大群孩子熙熙攘攘，一起学习。

每个孩子都非常勤勉，非常严格，
人人都准备着学习和复习功课。

和这些男孩子们一道，在黑板旁，

---

① 阿拉伯人习俗：让毒眼看了人就会生病。

坐着群小姑娘。他们都互不来往。

他们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乡土，
来自周围人们熟知的各个部族。

凯伊斯在其中如饥似渴地学习，
但是有一件事却使他如痴如迷！

就在凯伊斯的身旁，有一颗珍珠，
这颗珍珠仿佛从别的海底捞出，

还没有钻过孔，完整无缺，又圆润，
又美丽，——真象麦得来榭① 的装饰品。

象洋娃娃般漂亮，象松柏般端庄，
美丽动人的姿容，象是一面月亮。

淘气的小姑娘！她的眼睫毛一扬，
就会穿透你的心，使你马翻人仰。

美人儿啊，沉静的目光致人死命，
她的温柔会在人世间惹起纷争。

如果鬈发是黑夜，那明亮的容颜，

① 古时伊斯兰教国家高等学校的称呼。

就象是在大乌鸦爪下突然显现。

那充满着甜言蜜语的娇嫩小口——
是将要到来的一切慷慨的兆头。

但是，这甜蜜的杰作，柔情的嘴唇，
日后竟会横扫威严无比的大军。

她会象受人无限崇拜的护身符，
许多年后还在恋人的梦中留住。

今朝她隐在闺房，一旦攀上顶峰，
她就会高唱起格西特抒发诗情，

挂在她的额头的一粒一粒汗珠，
在世界上将会得到神圣的称呼。

脸上的红晕、胎记、锑一样的眼睛——
明天都会变成夜晚天上的星星。

黑黝黝的头发，盘绕着她的躯体，
人们因此象称黑夜般叫她蕾莉①。

凯伊斯一看见她立即心飞神移，

① "蕾莉"阿拉伯语意为"黑夜"。

他甘愿把心奉献给她作为聘礼。

可是蕾莉啊，蕾莉啊也满怀预感，——
仿佛是受到了葡萄美酒的熏染，——

因为她的唇间见不得一点酒气，——
所以才会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身体。

爱情来到了。她刚刚饮了第一口
这样的酒，就感到了火样的暖流。

他们又多么不习惯地一见倾心，
多么奇怪而美好地让爱火烧身，

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生活多甜蜜，
而且越是在一起，越是不能分离。

每个小时都想把心儿奉献出来，
可是这颗心却怎么也无法打开！…

同学们个个孜孜不倦勤奋学习，
可这两个却沉醉在互相爱恋里。

别的人都象往常一样读书诵吟，
这两个却读自己的字典和课本。

别的人要读许多书，方能记在心，
这两个一朝开花——一味相爱相亲。

别的人连缀起字母，写字作文章，
这两位疯子似地一味耽于幻想。

同学们对动词、各种词融会贯通，
这两位却总做着迷迷糊糊的梦。

说说蕾莉与马杰农怎样相亲相爱

每一天，当朝霞刚刚升起在东方，
当鲜红的太阳象优素福① 的面庞，

围着一圈浅蓝色的燃烧的光焰，
用橙黄的颜色把半个天空尽染，——

蕾莉就让太阳的金光照着额头，
好让脸上红艳艳的，明亮又温柔。

许多人用他们的整个的心注视，
对少女的早晨的姿色赞叹不置；

仿佛是对青春的热情作出反应，
他们用尖刀划破了自己的掌心。②

---

① 圣经里的约瑟，雅各的幼子。以俊美著称。

② 这里暗指古兰经里关于优素福的一段传说。妇女们在评论一个埃及人的妻子，说她爱上了优素福，于是她把她们都请来，给每人一个橙子和一把餐刀，让她们削橙子的皮。突然优素福进来了。看见他的美貌，所有的女人都划破了手。

凯伊斯徘徊着，情意浓，默默无言，
象熟透的果实，鲜红的汁液充满。

日月不断流逝。这一天终于来临：
开始了相互间长吁短叹的时辰。

爱神把他们俩的住所劫掠一空，
手持宝剑组成审判他们的法庭。

同时，他们的双唇还来不及开启，
流言蜚语已经传到了远近乡里。

孩子们的秘密的幕布一经揭开，
整个市场就会拢不住，骚动起来。

不管他们俩能怎样地沉得住气——
挡不住人们说三道四，闲言乱语。

要知道，就是在晒干了的谷粒里，
不腐的麝香也会使世界充满香气。

就好象风儿在清晨徐徐地吹拂，
牵动披纱的一角，爱的额头露出。

没有办法，他们只好老实地忍受：
要知道秘密还只在两人的心头。

可是，怎么忍受，缄默，有什么好处，
当禁令的印记已经撕掉的时候？

他们的每一顾盼都比语言动听，
有什么法子能避免恶毒的苦痛？

爱情自己找到一条火焰的道路——
冲了出来。凯伊斯啊走上了狂途。

是的，他偷偷地向蕾莉送着眼波，
失去神智的狂热将他深深折磨；

和她坐在一起，就靠在她的近旁，
这却只能勾起他的心头的惆怅。

要知道心灵是深渊边上的旅人。
一个不小心，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因为有人还不能体会这种运命，
便给他起了个名：奇怪的马杰农①。

是的，他神智不清。不正是这情景
他才一反本意确认了这个诨名？

---

① 就字面讲，就是“被恶魔缠住了的”、“疯了的”。诗人把这个字引伸开来，变成“为爱情所苦的人”。

由于人们象狗一样地吠叫不停，
他失去了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

由于人们习惯于嘲弄，生事造谣，
鹿儿被抢走，离开了牡鹿的怀抱。①

蕾莉流着她无价珍珠般的眼泪，
凯伊斯不得不伤心地哭哭啼啼。

他沿着市场、沿着大街荡来荡去，
痛不欲生，不管谁只要和他相遇，

都会对他感到奇怪，觉得他好笑，
都会听一听他的卡宰里的曲调，——

都会跟在他身后象群乌合之众，
叫嚷着："疯子，马杰农，疯子，马杰农！"

他从东方发亮一直到星斗满天，
不承认任何约束，蔑视一切威权。

他象赶着驴子走在黑暗的悬崖。
可是脚下却滑动着滚烫的流沙，

---

① 这两段暗指蕾莉被迫退学。

那个不牢固的岩岸猛然间崩落，
驮着行李的驴子跟着向下滑脱。

他，象只消融的越来越暗的蜡头，
白天没有用处，晚上光亮又不够。

天刚一亮，他就赤着脚紧赶慢赶，
就为了和他亲爱的美人儿会面。

他帽子也不戴，一直飞奔向荒野，
就为了去把他亲爱的圣物拜谒。

他走啊走啊，为了靠近她的篷帐，
他的回家的路程显得特别漫长。

他急忙忙向那儿奔去，比风还快，——
回来时拖着步子好象要走几载。

他会展开一百只翅膀向她急飞，
转回来时，一路之上象布满荆棘。

去她那儿——象浪花四溅的瀑布飞动，
转回程——象沿着峡谷移动着的冰。

他不怕脚上打泡，手上身上蹭伤，
走得飞快，好象身后龙卷风正狂。

走得飞快，象纵马急驰，腾空飞跃，
向回走时，孤单单一人，格外疲劳；

命运呵，你能不能向他伸出援手，
走回程路，他永远也不会走到头！

对马杰农的爱情的描绘

他——人的不眠的幻想的巴吉沙赫①，
一切眼泪之流的西别赫萨拉尔②，

巴格达歌手的如怨如诉的加农③，
哀号的传播者，凄怆之弦的暴君，

教堂大门旁的骨瘦如柴的僧人，
遇到灾难呼救的大喊大叫的人，

当着巫师的面哈哈大笑的魔鬼，
被真主指派下凡人间，因为犯罪

扰乱了巴比伦全境的哈鲁特④，
因被放逐丢掉了王冠的霍斯陆⑤，

---

① 皇帝(旧时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君主的称呼)。

② 将军。

③ 类似古丝里琴的乐器。

④ 古兰经里常提到的两个天使（哈鲁特和玛鲁特)之一的名字。他们到人间来执行上帝的使命，因为爱上了一位妇女并且挑逗她，上帝把他们推到一口巴比伦井内，让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可怕的审判的一天。

⑤ 长诗《霍斯陆与西琳》的男主人公。

发狂的赤脚的小娃娃们的小丑①，
马杰农啊——那时还有两三个朋友。

这些颠狂的少年常常黎明时分，
成群结队地到处闲荡跑遍全城。

但是他们却永远喜欢涅德高地②。
亲爱的人的部族就居住在那里。

她的温馨的额头是他们的月亮，
对他们来说同时是他们的太阳。

马杰农沿着山间的小道在寻求，
在荒野的岩石间磕磕绊绊地走。

象一个喝醉的人，哑着嗓子嘶叫，
突然间拨弄出了他高吭的曲调。

忽而又放声痛哭，不想再求相逢，
这之后，他又倾吐情怀，面向晨风：

“呵，清晨的和风，愿你用心地去听，

---

① 以上都是对马杰农的比喻的描绘，所有这些比喻总的精神就是一种叛逆的精神，因此，必须结合马杰农性格的不同层次去理解。

② 阿拉伯半岛东北部。

当你去把蕾莉的一绺鬈发戏弄！

轻声告诉她，我想起她，眼泪汪汪。
我俯伏在地，我躺在你的道路上。

当我吸进你的轻轻吹动的气息，
我也就听到了她的轻轻的呼吸。

但愿她偷偷地送给我一声沉吟，
从她站立的地方送我一粒轻尘。

而你呀，和风，吹吧，吹来点她的心，
吹吧，哪怕吹来一点片刻的温存。

谁要是在爱人面前不感到颤栗，
风吹起来的一粒尘土他都不配！

谁要是不向她永远献出他的心，
最好把他视若无睹的双目闭紧！

蕾莉呀，你是我的明灯，我的烛光，
请你不要把我这只飞蛾啊烧伤！

不管眼睛多么凶，魔法多么高明，
但我却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宁静。

要知道，你是创伤，你是一把小刀，
你是我的患着病的泪眼的香膏。

只有嘴唇，甜蜜蜜的嘴唇的氤氲，
才能给我最大的安慰，给我欢欣。

世界上有多少还未成熟的苹果
因为恶毒的眼睛而从树上掉落，——

人们就这样过早地把我们扼杀，
毒眼就这样把我们的道路践踏。

你，充满神奇的汁液，正丰盈劲遒，
你成熟了呵，但你却不归我所有。

就这样，白天出现日蚀，一片昏暗，
太阳好象因黑云的凶眼在受难。

因此，如果美人儿不戴披纱行走，
厚颜无耻的眼睛就会把她偷走。”

说说马杰农上路去看望蕾莉

明丽的日子，披着绛红乳白丝绸，
戴着婚礼的手镯和婚礼的饰物。

水银般颤动的闪闪发亮的星群
变成了象硃砂一样的万道霞云。

马杰农，他的心象水银一般跳动，
和他的那两三个朋友一起登程。

他又一次、又一次向着涅德急走，
呼叫着，颤栗着，把希望藏在心头，

衣领大敞开，要用这个动作表明
他的饱经磨难的心的无比欢情。

象一个醉汉，瘦长身躯摇摇摆摆，
马杰农大声哭嚎："我的爱呵，快来！"

他已经走到了蕾莉帐篷的近旁。
不出所料，在这个阿拉伯的村庄，

蕾莉帐篷的门帘刚刚被人揭开，
他一眼看见，那面黄金色的圆月

盖着一层浓重的阴影，无比悲痛。
他不禁失声痛哭，又忧虑又吃惊。

她——坐在轿子下面，好象一颗明星，
他——是永远叫喊、永远申诉的怨声；

她——象只绝妙动听的竖琴在歌唱，
他——象弹列芭勃①，双手在空中乱晃。

蕾莉是什么！——全世界红霞的光线，
马杰农是什么！——一只残烛的光焰。

蕾莉？呵，不，——欣欣向荣之国的花园。
马杰农？呵，不，——数不清的剧痛，伤残。

蕾莉——云层里穿行的明月的姣容，
马杰农——一根芦苇在她面前摆动。

蕾莉——在蔷薇花丛中穿行过世界，
马杰农——带着泪的明珠穿过世界。

① 一种弦乐器，类似琵琶。

呼唤她——就象彼丽①从眼面前飞过。
呼唤他——就象一团烈火毕毕剥剥。

蕾莉——明媚的春日里的一只素馨；
马杰农——一只蜡烛，在她面前消融。

她——是每天早晨的饮料，带着块冰，
他——是衣不蔽体的可怜的托钵僧。

她——是葡萄酒的芬芳扑鼻的香味，
他喝足了这种芳醇，早已酩酊大醉。

他因为饮了蕾莉的叹息而幸福，
她幸福，因为他在远处把她守护。

但在人群中间他们俩无法接近，
只能从远处相望——远处眉目传情。

命运也并不想把他俩相互联结——
甚至这种羞怯的眼光也已熄灭。

① 伊朗神话中的谪凡天使。转义为美女。

马杰农的父亲去向蕾莉家族求亲

百看不厌的人儿头上轻纱低垂，
清凉的沟渠上已经是桥断路毁。

马杰农离开了爱人儿唏嘘悲伤，
每天夜里把卡宰里反复地吟唱，

每天清晨在同一个高地上行走，
和他那些同样这般可怜的朋友。

他们的耻辱很快变成天下寓言。
人们怨声载道，见了面拉长着脸，

向父亲告儿子的状。责备和叹息，
儿子都有所闻。但人生的选择不移！

究竟怎么样才算是合理的判断，
当钟情的人儿喜欢自己的灾难！

做父亲的为儿子的事十分悲伤，
把这件事告诉亲属，和他们商量。

按照族长的意见，只能有一条路，
只有这样一条路，此外别无他途：

赶紧动起手来，赶快帮助马杰农
脱离苦海，赶快设法使他们成婚。

阿密里特的雪赫立即准备上路。
为雪赫送行的是他的全体家奴。

他们很快就到了涅德。按照习俗，
美人儿的全体亲属，整个的部族，

所有的人——主人奴仆——全走出帐篷，
要腾出地方来欢迎这些外乡人。

阿密里特的雪赫受到友好接待。
“你有什么困难？不客气地说出来。”

雪赫回答说：“我想做你们的近亲，
请你们相信我说的话句句是真。”

于是他转向这妙龄女郎的父亲：
“我想和你结成亲属，不要不高兴！

怎样才能把两个孩子连在一起？

我的孩子是在荒野里呱呱堕地，

渴望得到新鲜泉水而忍受痛苦。
我日夜担心着我的儿子的幸福。

我愿意讲明这件事，不怕难为情。
我的家族是以财产丰足而闻名，

谁不知道它的豪华和它的高贵。
我很愿意和你建立真正的友谊。

而对敌人我却永远是赐以刀枪。
把明珠给我，我给你荣誉和赞扬。

你出卖。今天我们就把货价讲好。
讲价钱吧，以便我把价抬得更高。

要高价吧，如今有这样大的需求。”
父亲就这样说完话。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父亲开始回答，恭良谦让：
“你的话说得很动听，很讲究词章。

这件事，让命运来替我作个主张。
我怎么能自己坐在暴烈的火上，

怎么不怕烧坏我们真诚的友情？
你的儿子英俊，我以你的家族为荣，

但他不能做为我们的朋友和亲属，
他不会给我们的家族带来幸福。

疯狂已制服了他，他已经患了病。
当然你可以随你意治好他的病，

用你的祈祷——然后再请前来求亲，
我们缔结良缘。但这事将来再论！

再见吧，买卖人！你有毛病的宝贝，
请不要送给我们作女婿，攀亲戚。

在这种事情上，阿拉伯人有句话：
我怕风言风语。”父亲从此没说话。

阿密里特人听了双方这段谈吐，
深为这次见面感到羞辱和痛苦。

蕾莉的家族在这里没得到好遇，
他们满脸羞愧，离开这里回家去。

他们所有的人现在就担这份心——
怎样治好马杰农，不要让他伤心。

谁都有一套办法，谁都聪明过头，
但是不管怎么说，全属火上加油：

“在我们的家族里有的是好姑娘，
哪个不迷人，不温存，不那么漂亮；

发辫上——麝香的香，嘴唇就象红玉，
在我们这里呀也能选得出美女！

为什么你一定带着心灵的创伤，
一心一意地想望着别处的姑娘？

她们走到人前来，多雍容多端庄！
可你却不喜欢我们亲爱的家乡！”

马杰农的哭情

马杰农听完了人们的劝说。对他，
世界上的一切都最终失去光华。

他即刻把自己的衬衣撕得粉碎，
腐烂着的尸体不需要白色殓衣！

他的王国在世外某个地方，此处，
荒野就是整个世界，不需要家屋。

他开始在太阳蒸烤的荒野流浪，
心里只想着他那个神圣的姑娘，

他象个突厥人，背着讨饭的粮袋，
沿着山道，踏着悬崖，走去又走来，

就这样，无用的铠甲也已经打断，
对他来说，是既无枷锁，又无牵连，

别想用什么办法把这狂人禁锢，
他的整个生命——一条无休止的路。

"里呀哈拉！"①过路人都要这样叫喊，
每当看见他走过来，悲伤又慌乱，

每当夜晚听到了在远远的某地
他的绵延不断的哭嚎："蕾莉，蕾莉！"

他生活着，善与恶他已不能辨认，
他到处流浪，不理会遇到什么人，

他把他的粗野奇异的卡宰里吟诵，
歌唱她，歌唱也门的星②，歌唱爱情。

每一个拜特，一旦被他编好唱出，
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把它记住，

每一个人都目送着流亡人走去，
都痛苦地哭泣，都愿意把他接济。

可他，却能摒弃孤单寂寞的烦恼，
摒弃一切对于人最迫切的需要，

---

① 祈祷的开首语："除了真主，我们既无能又无力。"伊斯兰教徒通常遇到意外的事情时即这样惊呼。

② 即老人星：船底座的主要的星。东方的占星家们把老人星和也门联系起来，认为它能带来幸福。老人星被认为是也门的保护者。

擦干净生命之书中的一切字母，
生死不论，他是一粒透明的尘土，

是一粒降落在途中石上的灰尘。
透明的身体每个时刻都在消融，

象被磨盘磨成了粉末，整个头脑
要从内部象蜡烛一样被熔化掉。

啊，他所遭受的痛苦多么可怕，
人们的辱骂使他感到多么疲乏，

不信你瞧，在道路上的尘埃之中，
他在小土花坛上坐下，多么悲痛，

他竟在那儿搓着双手放声痛哭：
"啊，怎么办？谁能将我的痛苦解除？

我离开了家，离开了我的一家人。
哪里是我那些朋友？哪里是亲人？

哪里是荣誉的水壶？耻辱的大杯？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从眼前消退。

欢迎我光荣归来的如雷的鼓声，
不会在高大的城门旁震耳欲聋。

我，象一只野鸟，正在被猎人追赶，——
瞧那正在空中飞过的致命的利箭。

你会说，我醉了——看来你说得不错。
你会说，我疯了——对，这是我的性格。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和你顶嘴。
看见了我，你就会说我愚蠢无比。

我在世界上吹起来的那种灰尘，
就让它再落下来，落到我的头顶。

我赤身露体的影子落下的地方，
就让天打雷劈吧，把这地方烧光！

没有这样的人，他会燃起绛红大火，
用浓烟把我紧紧裹住，要闷死我！

或者把我扔进恶魔的大口——但愿
世界从罪恶中得救，不对我审判！

我是不肖之子，恶魔竟把我俘获。
我自己不也是一个可怕的恶魔？

我是我的亲人一切灾难的罪人，——

我自己遍体是伤，象荆棘，刺满身。

我的欢愉的伙伴呵，劳动的伙伴，
别了呵，别了，我们再也不能相见！

别了，呵，别了，我们再也不能相见！
不要把这个不幸的人放在心间。

盛满葡萄酒的杯子曾在我手里——
它已经粉碎了，一块一块的玻璃

变成刺人的尘土铺满过往道口。
但是玻璃的碎片却被泪流冲走，

你很容易就能够来到我的身旁，——
一路上绝不会刺伤你两个脚掌。

而你们留在这狂风暴雨的人世，
你们与罪恶无缘，深得天下赏识！

我被人世遗弃，变成无用的废物。
为了我不值得浪费你们的谈吐。

可你呵，亲爱的，即使是注定受苦，
也请独自来吧，把你的手向我伸出！

无论哪一天，我都在爱着，在狂欢，
为你而死的誓愿使我活在人间。

人们都叫我疯子，都说我发了狂。
可为什么你的头发就象锁链一样

盘绕在你的额头，象蛇一样穿行？
这致命的发辫呵总缠着我的心。①

把你的手给我吧——让它来帮我忙！
我要在铺展在沙土上的地毡上

亲吻我亲爱的人的娇小的脚印，——
呵，快来帮助我吧，看我多么伤心！

可是你竟无动于衷，竟冷眼旁观，
我对你的祈求，我的放肆的语言，

你充耳不闻！你满足于你的幸福，
从此再也不和饥饿者结对为伍。

两个母亲生我们时都发出叫声：
你母亲——带着希望，我母亲——含着悲痛。

---

① 这里诗人把蕾莉的头发和锁链相比。按照东方的习俗，疯了的人要用锁链锁起来。

我——是一根枯枝，你呢——却枝叶萌发。
怎么样，干脆把那一根枯枝烧化。

难道我渴望治好，我就罪责难逃？
到底罪在哪里，如不能一起祈祷？

呵，也门的女儿呀，从一千个黑夜，
只求你给我呀，给我呀一个黑夜！

你一辈子说谎吧，但愿只有一次，
你能排除掉一切阻拦，一切恐惧，

变得恳切而真诚，给我带来幸福，——
让罪恶和羞耻都由我一人担负！

我的明星呵！我的刚升起的月亮，
一种奇异的病症缠在我的身上，

我病了，就只因为我是在爱着你，
我爱着我的月亮，我爱的只有你！

如果我把自己的影子投到地面，
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丑陋不堪。

你歪曲了、改变了我的整个青春，
你甚至使我失去了自己的身影。

窃取了我的心，我的生命和光荣
你肆无忌惮地恶狠狠地将我戏弄。

天下人谈论我，就因为你是蕾莉。
一切不幸和灾难就都出在这里。

如果我们两人永生永世不相逢，——
人身上的希望依然会活在心中！

一个小孩子常常会这样地做梦，
梦见了清凉的水盛在一个罐中。

梦中的孩子该多幸福，可是一旦
醒来，对清水的渴望会始终不减。

两只脚，象两个细长的‘ل’般弯曲，
两只手，象‘ى’，也被折得弯弯曲曲。①

你的芳名就是我的生命，我最后，
临终前无法抑制的激情的追求。

我怀着爱慕的心走到女人身旁，

① 在阿拉伯字体里，字母“ل”和“ى”字形变得很厉害，象英文字母L，S；蕾莉的名字由两个“ل”和两个“ى”构成。马杰农在这里想说蕾莉，用她名字的字形烘托她的面貌。

吸吮着这种秘密和母亲的奶浆，

它变成给我的严厉可怕的天赋，
我只能够把它和生命一起交出。"

他就这样诉说着，默默躺在地上。
他痛哭着，有个人凑巧走过身旁，

动了恻隐之心，温情脉脉地领他
顺着原来的道路回他自己的家。

人常说，爱情自生自灭，自己消逝，
既不会触动心灵，也不触动神智。

那不是爱情，那只是少年的欢愉。
爱情没有权利消逝了，不留痕迹：

它来到人间，就为了在人间永驻，
直到人从世界上消失，埋入黄土。

马杰农就因为这种真正的天禀、
完美而不朽的思想受人们赞颂，

人们赞扬他敢承受爱情的重担。
他拖负着日月，象玫瑰一样鲜艳。

从那朵玫瑰上仅仅有一滴露水
落到了我的身上，几乎不见痕迹。

但是芬芳的气息却在世间荡漾，
这种芬芳永不蒸发，与日月共长。

马杰农的父亲领马杰农去克而白寺庙

马杰农的爱情象强有力的翅膀，
遮住了整个天空，好象火焰一样。

但是，他的爱情越是高尚而完美，
各种各样的讥笑、指责、流言、猜疑，

就越是从四面八方闹腾个没完，
而病人自己呢，和一切关怀无缘，

处在人类社会之外，离开一切人，
变成了他的父亲的灾难的原因。

可怜的父亲的处境是这样困难，
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不幸的少年。

他向一切的圣物圣地举起双手，
到所有的圣地去朝拜祈求援救。

亲人们不知疲倦地到处求神祈祷，

想要获取同情，找到治病的良药。

最后，所有的亲属终于下定决心，
一天时间都不要拖延，立即起程，

整整一大群走向神圣的克而白，
不管克而白寺庙怎样远在天外，

因为在那儿，在一堵石头墙后面，
有一个天上和人间爱的礼拜坛①。

阿密里特人为了哈只②终于上路。
骆驼的身上放满各种各样衣物。

许多晃晃荡荡的摇篮③中，有一个
那里面就有人们欢乐中的欢乐——

亲爱的儿子——他被迫同意了朝拜：
做了各种努力，他终于明白过来。

痛苦的父亲来到了克而白寺庙。

---

① 清真寺里的礼拜坛，指着克而白——麦加庙的方向，伊斯兰教徒祈祷时所面向的地方。

② 即朝觐。伊斯兰教徒在阿拉伯历十二月去麦加克而白圣庙完成朝觐。朝觐时要履行一定的宗教仪式，这之后，教徒们才能取得受人尊敬的“哈只”的称号。

③ 指驼背上的摇篮。

多少真诚的心里不断泛起波涛。

阿密里特的雪赫，一面赒济穷人，
也分不清了无价的珍珠和黄金，

给象沙土一样多的沙漠的儿郎
分赠全部的财产和最好的宝藏。

然后他抓住儿子的手，无限情意，
告诉他说："现在祈祷吧，全心全意。

这个寺庙可不是你游乐的地方，
快快去，紧紧地偎依在它的门上，

紧紧抓住神圣的克而白的铁环，①
祈祷吧，愿痛苦不要再把你纠缠，

愿你不可思议的肉欲能够治好，
愿你内心骚乱的病痛能够去掉，

愿你俯伏在床头，平静而心安，
不再为了残忍的爱情受苦受难。"

可是，马杰农已不再听他的说教。

---

① 按伊斯兰教徒的信仰，抓住克而白庙的铁环做完的祈祷，才能达到上帝的身边，祈祷者的愿望才能实现。

他开始抱头痛哭，继而哈哈大笑，

象一条蛇一样，从地上一弹而起，
两手抓住大门的铁环，大声哭泣：

“人们强迫我忘掉爱情，身心快活。
天哪，这还不如对我说：你不要活！

爱情养育了我，它使我变得成熟，
爱情永远事先规划好我的道路。

真主啊，我以我的热情向你起誓，
真主啊，我以你的权力向你起誓：

那一股火焰燃烧得越猛烈越大，
它就在我的血里更炽热地融化；

即使有一天，人间死尸全部腐烂，
我的爱情也还将永远留驻人间。

不管我怎样在缠绵柔情里陶醉，
请把我灌得更醉些吧，直到一死！

人们告诉我，我应该把蕾莉忘记，
但，真主啊，请将我热情的火焰吹起，

请将我整个生命、全部欢乐、苦痛，
全都放在她那软弱无力的手中。

但愿我变得比蕾莉的发丝还细，
只要那一头鬈发，象密林，黑如漆，

能紧紧地缠绕在我爱人的额头！
我愿意变成个不断淌血的伤口——

但愿她能一滴一滴地把血吞下！
不管我的爱情啊是多么地伟大，

不管我思念她会怎样无尽无穷，——
真主啊，请尽量拖住这样的苦痛！”

父亲听完了儿子的这一番表白。
他不再说话了，他最后终于明白，

儿子这辈子命定是爱情的俘虏，
那一股火会永远燃烧，永远不腐。

于是他回到家里，回到亲属中间，
告他们说：“救我的儿子为时已晚。

他在克而白寺圣体前那样祈祷，
我的血液都要沸腾，甚至于都要

象宰目宰目泉①，滚水一样地涌出。
我原以为，让圣物圣体把他吸住，

使他能够专心地把古兰经进修，
但他还是为蕾莉祈祷，永不回头，

忘掉了我，毁坏着他的青春时光，
诅咒他自己，却拚命地把她赞扬。”

---

① 克而白庙的圣泉。

马杰农的父亲得知蕾莉家族的阴谋

就在这同一时间流言传播开来，
而且没过多久，就一传十十传百，

外乡人把这个让人不安的消息，
急忙地向蕾莉家族的雪赫传递：

说什么，听人讲，傻小伙子在荒野
带着他闹嚷嚷的一群晃去晃来，

亲着土地，跳跳蹦蹦地，还唱着歌，
他的卡宰里所有的人都能背过。

而在这些粗野、无耻的卡宰里里，
有好多好多是侮辱我们的词句。

白天晚上吟唱这些字眼儿的人，
就这样糟蹋我们小女儿的人品。

他说了她不少的坏话，而且看来，
这一场龌龊的旋风要把她毁坏。

发怒吧，把他绞死，我们的希赫纳，① ——
让我们的明月永远地白璧无瑕！

希赫纳抽出他那把可怕的利剑，
“我的刀剑会回答他！”他发下了誓言。

于是即刻阿密里特族知道了消息：
“可怕的事情还处在酝酿的时期，

但是，威严的希赫纳，那个吸血鬼，
已经发出威胁，象股热浪般腾起。

马杰农还嗅不出，灾难就在眼前——
我们担心，等他嗅出了他的灾难，

身首就要分家。可是我们怎么能
预先防止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

雪赫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当时
就派出他的亲属、他的好友相识，

象风一样快地在荒野四处搜寻，
盼望着第一个遇到马杰农的人

① 城市的统治者、军警部长官的称号。

能把他带回家来。向着四面八方，
雪赫的急使一齐出动，细心寻访。

哪儿也不见马杰农。他何处藏匿？
也许，这位年轻人已经离开大地，

也许，野兽用它的利爪把他撕碎？
亲属们这时候一个个垂头丧气。

一边惋惜，一边痛哭这不幸的人。
同时，苦行僧却怀着颗冷漠的心，

象埋藏在地层深处的一块瑰宝，
纵然是你千方百计也难能找到。

在盛产各种各样的野味的荒原，
条条尘封道路是它全部的壮观。

凶恶的狼不动绵羊一根毫毛，
如果它已把它的肚皮填得很饱。

一只小禽也不放过的饥饿的鹰，
如果吃饱了，也不会要沙鸡的命。

对穷人来说，拉瓦什① 越吃越有味，

① 高加索的大饼的音译。

对富人来说，吃什么也淡而无味。

饥饿的人把一点无盐的淡麦粥
煮来煮去，一点也不用着急犯愁，

哈尔瓦①甜酥酥的，可是人们知道，
一发生瘟疫，这就是真正的毒药。

马杰农象一个穷花子浪迹荒野，
过着苦日子，对吃喝也不予理睬。

随便进一口，对他来说都是毒药。
他看起来是这样地痛苦和烦恼，

世上哪儿还有比这更苦恼的人！
他甚至不对自己担负任何责任：

挣脱人世间一切的束缚和枷锁，
他变得越来越温顺，越来越虚弱，

他日夜寻宝，却不能和宝藏接近。
有一次，有一个宾萨阿德族②的人

发现他在一个泉边阴凉的地方，

① 花生酥的音译，土耳其式点心。
② 阿拉伯的一个部族。

那儿，泉水在火辣辣的沙漠流淌。

他，孤零零的一个，就象一首短诗：
意思——无边无际，韵律呢——独树一帜！

只有终日的哭泣，做仁慈的友朋，
只有身后孤影代替勤恳的仆从。

过路人注意到他，一位翩翩少年
从远处向他招手，不断问长问短；

可是这也枉然。马杰农我行我素，
对于他们的问题，一概置之不顾。

于是过路人来到阿密里特住地，
告诉了他们失踪的少年的消息。

他藏起了自己的脸，象一个妖怪，
又象一条蛇，盘卷在峡谷或洞穴，

苦恼和忧闷把他整个穿了个透，
你可以看到骨髓从体内向外流。

可怜的父亲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急急忙忙跑出去，到各处去寻找。

他一次又一次地遍访洞穴峡谷，
一边呼叫孩子，一边叹息、哀哭。

但是他发现，儿子坐在一个山口，
奄奄一息，向一块山石低垂着头，

唱他的卡宰里。父亲向着他走近，
悲哀的眼睛一直不离孩子的身，

向他只说了句："萨拉姆"①，满怀哀思，
直愣愣地望着他的不幸的孩子。

马杰农呢，看到他父亲心情慌乱，
弯下无力的身子伏在父亲脚前，

回答他父亲说："原谅我这副模样，
原谅我这样浑身无力。我的心上

烧着一把大火，我只好了此一生。
用热情来医治我，一点也没有用。

丢开我吧！难道我会有这种思想，
等着你在这样的一天把我探望？

---

① 伊斯兰教徒问候人的一句简语："阿斯-萨拉姆 阿列伊库"（"平安降临你的头上"）。回答是"阿列伊库 阿斯-萨拉姆"（"你的头上是平安"）。吉祥之意。

我的脸由于羞辱已经变成黑脸①，
带着这样可怕的面孔怎能上前

请求你的宽恕。当然，我命数已尽。
再见吧，再见吧！你一切尽知，父亲。”

① 譬喻的说法，意思是“耻辱”，“羞耻”。

马杰农父亲的忠告

父亲细心地听完了马杰农的话，
把用不着的缠头巾从脸上撕下，

象一只清晨的鸟一般号叫起来，
仿佛他如今应该和人世间告别：

“唉，孩子！唉，被揉搓成一团的书卷！
唉，花瓣被揉碎了的玫瑰的冠冕！

唉，疯孩子，你的怨言令人感到凄惨！
唉，瘦弱的少年，你多么没有经验！

是谁的毒眼兴妖作怪迷惑了你？
是谁的声音在诅咒你，束缚了你？

是谁布下的荆棘把你划破、刺伤？
是谁把你赶出来，逼你背井离乡？

究竟为什么你要放弃你的学业，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不值得一瞥？

要知道，相爱的人并不总是不幸，
他们的灾难是深重的，但非途穷。

你如今这样地痛苦，这样地悲伤，
最凶恶的敌人也会高兴得发狂。

难道我还不够使你的心神不宁，
难道在最后审判日你不能复生？

狂暴的热情没有一刻儿的消失，
它偷去了我的荣誉和你的理智。

我们的帐篷很小，我自己又太穷，
对你突然爆发的癫狂无法宽容。

为了学业振作起来，看一看四周。
父亲的一面镜子，就是你的朋友。

它的描绘不掺一点假，原原本本，
一下子就能照出你脸上的皱纹，

它能分辨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它能分辨出一切腐朽，及时洗濯。

你无事可做，心情沮丧，整天烦恼。

铁匠啊，不会把冷却的钢铁锻造!

如果你因为过分痛苦抬不起头，
仅仅是因为和亲爱的人分了手，

为什么你却没有在痛苦里沉沦，
既然离开了父亲，又离开了母亲?

既然相爱，就不能离开爱人身边，
不能一个人苦不堪言，浑身打战，

象孩子一般，不喝酒就不会大醉，
不能空作梦脸色苍白，形容枯萎。

你不能把使你富有的一切丢弃。
只有敌人才会因你任性而欢喜。

我们暂时还不到那绝望的边沿。
我劝你赶紧抛掉那伪造的铜钱。

你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撕得稀烂。
对儿子的责任撕烂了我的眼睑。①

你变成了一堆疯狂梦想的篝火。

① 使自己心碎、十分伤心的意思。

火焰愚蠢地、默默地在啃食着我。

要看到希望！说到结局为时还早。
种子发了芽，还要长成一棵青苗。

有些事物一时看起来难以实现，
出人意外，一夜之间会显现奇观。

黑夜渐渐变白，东方会升起霞红，
不要毫无益处地迷恋各种幽灵。

不要离开幸福，就象游荡的乞丐，
只要我们把它寻找，它就会到来。

它就会出其不意向你怀里扑去，
象高级戒指上的一颗土耳其玉。

一切出乎预料的成功一旦出现，
就可看到一切异常胜利的发端。

忍耐吧。不要灰心。你一定要相信
幸福会怯生生地轻轻打开大门。

茫茫大海上的汹涌澎湃的洪波
包涵着江河的倾泻，水滴的汇合。

山为什么那么高大？仅仅是因为
它是用一块一块沙土渐渐堆起。

只要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坚持到底，
你就会在大千世界里发现珠玑。

谁干什么事莽莽撞撞，势单力薄，
他就是盲如田鼠，蠕虫一样摸索。

小狐狸为了猎获物敢和狼争论。
狼太蠢笨。狐狸却说话有条不紊。

人家能把什么都不放在心坎，
你为什么要白白地把心儿奉献？

她如今正当芳年。你却陷入泥淖，
你只是以她的娇艳使自己烦恼。

关于她和你的事，人家谈个不休，
说东道西，只为了夸大你的耻辱，

挑起你火一般的热辣辣的梦想——
但是你却被蛇蝎蜇成这副模样！

振作起来吧，找一件称心的事做，
不要让受毒害的人数目再增多。

印度人会把象的双耳细心梳理，
儿子啊，我的忠告也这样安慰你。

你就是我的心，至少比她更亲近。
我的财富就是你，是你整个的人。

在这里你想要攀登上悬崖峭壁，
热汗一个劲地流淌，象把你冲洗；

可是路途坎坷，你躺在土里翻滚，
也将在那里，在山谷间一命归阴。

你象一个糊涂保姆护理的孩子。
遇到可怕的场合千万保护自己！

愿我们幸福——务必要团结好朋友，
愿敌人遭殃——快活起来吧，我们走！”

马杰农的回答

为了回答作父亲的滔滔的规劝，
马杰农说出了这样粗鲁的语言：

“呵，父亲啊，你是宽厚慷慨的苍天，
　你比一切最高的高处还要高远。

你是我的归宿，是我的漠野荒原，
我的最高的法官，我的绝对威权。

对我来说，你就是天启的基波拉①，
对我来说，一切都从你那里萌发。

愿你永远在幸福欢乐之中生存。
只要你活在世上，我就是一个人。

父亲的教诲就是我心中的瑰宝，
是抑制我的痛苦的烈火的膏药。

---

① “基波拉”是面对麦加和克而白圣庙的方向。伊斯兰教徒祈祷时脸都要看着这一边。“基波拉”是阿拉伯文音译。

但是你看得出，什么办法也没有。
你不能随意地选择人生的道路。

我的人生之路，我也没办法知道，
它不能象箭一样，如果没有目标！

世界上有什么比我的枷锁更沉重？
它们你摘不下来。这就是我的运命。

不能卸下镣铐，也不能锯断铁链，
不必徒劳地抽抽搐搐挺直身干。

难道天下就我一个人受苦受难？
这种事到处有，无论你向哪儿看。

影子不是它自己达到河底沙面，
太阳不是它自己重又升上中天。

大到一只象，小到蚂蚁这种小虫——
一切生物，都有个它自己的运命。

不错，从小时候起，我受苦，我希望，
但是我绝不自愿地渴盼着死亡。

不错，我不幸，但我从不知道说谎：
在今世什么人是幸福的，请你讲！

不错，我默然，我的世界一个模型，
我担心，我的笑将会是不成体统。

要知道，如果笑声冲出我的躯壳，
它就会比一切的火焰还要炽热。

我自己就是自己的痛苦的源泉。
真诚的治疗要不得半点的手段。

变得老朽的驴子，只要它有口气，
它就会驮起陌生的旅人的行李，

当胡尔真① 终于压得它疲惫不支，
它就会躺在湿土地上歇歇身子。

多情的人不害怕躺在地上丧生，
宝剑自会去怜惜这样多情的人。

当心灵命中注定只有毁灭一途，
生命就不是诱饵，全非唯利是图。

当心灵注定在烈火里烧焦发青，
只知道来安慰我实在是桩不幸。

---

① 用羊毛织成的肩囊，背袋，放在肩头或牲口身上的褡裢。

当心灵已经象铁石一样地坚硬，
去吧！父亲啊，劝我回头，不会成功。”

他想说的，他能说的，全说了出来。
父亲全身缩成一团，大哭了起来。

他痛苦得不能自制，坐在了地面。
他的儿子，赤裸裸的，就躺在一边。

于是父亲又一次地把他领回家，
一再地好言相劝，为他擦去泪花，

然后把他交给朋友、亲属和仆从，
让他们不要睡觉，照顾好他的病。

而那位疯癫汉，一点不吝惜力气，
一个人担起了全部的家庭劳役。

有那么两三天，他变得温顺安宁，
所有的好心人看见他都痛哭失声。

这之后，他又撕开了帐篷的布帘，
重又进入荒野，一切又都象昨天——

山沟和荒野，远离人群，不带一物。

身上没一点生气，看起来面色如土。

希望的精灵不断地温暖着心窝，
他常常蹒蹒跚跚来到涅德山坡。

他象疯狂野兽，在山坡荡去荡来，
怀着沉重的悲伤，一副艰难步态。

他每一声新的叹息——一篇卡宰里，
至今哪儿也没有过这样的信息。

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都要听听，
希望不要破坏了卡宰里的完整。

他心灵的每一个拜特都很绝妙，
人们都记在心里，告诉朋友传抄。

马杰农的卡宰里传遍远近四方，
随时都会使爱人儿的心变得欢畅。

寓　言

鹧鸪逮住了蚂蚁，把它夹在嘴里。蚂蚁哈哈大笑，问鹧鸪道："你可能这样哈哈大笑？"鹧鸪觉得奇怪："哈哈大笑——是我的本领，不是你的！"（在东方，人们通常把鹧鸪的叫声比作笑声）。于是它让蚂蚁看，应该怎样哈哈大笑；这样，自然，也就把蚂蚁从嘴里丢开了。蚂蚁得救了，鹧鸪却后悔莫及。高兴，笑，内扎米说，应该适时，不然你就会落到这只鹧鸪的境地，你的笑却引来了你的哭。情人呵，内扎米接着说，就要象卡吉①、列兵、争取真正的信念（伊斯兰教）的战士那样，不怕刀剑。他宁愿死，也不退却。

① 伊斯兰教圣战参加者的称号。

蕾莉的情思

万点明星在七重天的穹隆闪烁，
七颗行星水晶般透明的环舞婆娑，

人间的欢愉、人间的痛苦的情妇，
幸福安逸的女伴，祈祷的柏树，

虔诚的教区农民的祷告的祭坛，
人生的明灯和整个大地上的占①，

镶在双面夹子上的无价的珍珠。
把一切败给恶魔的人拖在身后，

蕾莉呀，蕾莉呀，她这明月的劲敌，
万方人士前来顶礼膜拜的圣体，②

她在花园的芬芳的花丛中长大。
少年的快慰，两朵待放的蔷薇花，

---

① “占”：心灵，生活。

② 从开头到这里都是赞美蕾莉的比喻的描绘。

圆润润的，象斟满的酒杯一般。①
她的身段象棵优美匀称的丝杉，

双唇上葡萄酒的绛红令人醉迷，
两只眼睛的慵懒多情使人神移，——

她只须偷看你一眼，你就难以自持：
陷进套索的阿拉伯人叹息不止，

土耳其人服服帖帖被套进枷锁，
在她海洋般的发浪里深深沉没。

她要行猎——一只凶猛可怕的雄狮
会对她亲亲热热，变得老老实实。

千千万万不知名的追求她的人，
千辛万苦渴望着她美妙的双唇。

对那些在亲吻上最最擅长的人，
她只须说上一句："还不快给我滚！"

她如果坐下来下棋，只要把小卒
打出去，她就会让明月乖乖认输。

② 这两行是对蕾莉两只眼睛的描写。

两只手象两个车如果突然相交，
将军！就连天上的星宿也得求饶。

但是尽管她身上有这样的魅力，
血般的痛苦却充溢在她的心底。

夜里，为了不让人听见，手脚轻轻，
她慢慢走过一个个平平的屋顶，

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细细探望，
朝霞的信使，马杰农的身影在何方？

呵，多么希望，哪怕仅仅向他一觑，
忘却一切，和他共享一会儿乐趣，——

和他，就只和他！象根细长的蜡灯，
刚燃得亮亮的，却又慢慢地消融，

嘴里老把一个亲爱的名字念叨。
偷偷地，心里高兴，晚上睡不着觉，

一会儿忧心如焚，对着镜子发愣，
一会儿心儿又追随着时间飞行，

一会儿，象彼丽一样，顺从地俯身
对着这般沉闷地嗡嗡响的纱锭。

四面八方，仿佛是有意和她作难，
朋友的歌随着风飘到她的耳边。

朋友的卡宰里都编得巧妙流畅，
男孩子唱，活泼伶俐的女贩也唱。

可是这个乖巧机灵的孩子蕾莉，
掂量掂量别人那些诗篇的珠玑，

她自己也能编一首诗，悱恻缠绵，
好当作一封书信，送到情人手边，

至少她能把她的诗悄悄告诉风，
好让她的诗能达到情人的耳中。

或者在行人车辆常来往的通道，
扔一张写着轻率的格言的便条，

好让什么人看后烧掉，记在心中——
完全可能，这样会达到朋友耳中。

完全可能，由于人们的口口相传，
这段忧伤的窃窃私语被他听见。

就这样，在两个相爱的孩子中间，

秘密的信息你来我往，始终不断。

两只夜莺陶醉在月下的密林里，
歌声此起彼伏，越唱越勇敢、甜蜜。

两根和谐的弦的两股张力交汇：
"你在哪里，马杰农？"——"你在哪里，蕾莉？"

多少锵克琴①、多少萨兹琴② 的怨声
和他们谁也听不见的低语呼应！

一切未来的时代由于他们的调头，
会充满形形色色的各样的歌手。

但是这种铮铮的调门越是和韵，
敌人说他们的坏话就越是起劲。

一年过去了，可这对年轻的恋人
一直活在梦中，他们自己——就是梦。

① 乌兹别克民间打琴。

② 高加索、土耳其等地的三弦。

蕾莉在果园里

在所有的果园里，在细枝的花丛，
到处百花盛开，象华贵者的面容。

用红艳艳的蔷薇花朵制成的旗，
色彩斑斓，在世界的上空扬起。

与此同时，在绿荫下，整整一夜里，
热恋着的夜莺唱着歌，狂暴无忌。

紫罗兰把它的柔美的诗歌轻唱，
两绺鬈发垂了下来，耷拉在地上。

蓓蕾轻轻响，把尖刺深藏在箭筒，
待它成婚时，它们就会挺起腰身。

一朵朵睡莲吸足了阳光的滋养，
不经战斗就将盾牌献给了池塘。

漂亮的水青冈越来越变得入时，
正在侍弄着它别出心裁的发式。

象一团火从里向外燃烧，水仙花
在极度兴奋中醒来，等待着朝霞。

蔷薇的眼睛启开了，等待着亲吻：
在夜的芳芬里，有谁和蔷薇相称？

所有的鸟儿糊里糊涂，颇不自量，
异想天开，也要象夜莺一样歌唱。

只有白鸽，一心想着和平的幸福，
还在把自己的故事给好友们讲述。

夜莺却象着了魔一样嘴儿大张，
吸足了空气，在那儿不住地歌唱。

在这种花开鸟欢的美好的时辰，
蕾莉心神不定，匆匆走出家门。

蕾莉的周围——不少的人把她照管，
就象是发光的宝石串成的项链，

这是些移居阿拉伯的突厥女人。
在众仙女① 旁边，作为她们的芳邻，

---

① 原字为“古丽娅”：天国的少女，美的象征。

走着蕾莉——快滚开吧，滚开，毒眼！——
为了让早春的气息把心胸充满，

为了跟着水仙端起湿润的杯盏，
用花冠般颤抖的双唇把它轻沾。

从周围所有的花草，不管朝哪看，
她都祈求着芳香，象在祈求贡献。

而且，把自己的和棕榈的影子交叠，
再回到亲人身边，报道心头喜悦……

但是不！美人儿的目标不是这个——
不是翠柏，不是蔷薇，也不是花朵。

蕾莉在果园里，在幽静的避难所，
羞怯地向风儿询问这个流浪者，

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她向着夜莺
低声地倾诉着她的痛苦的心声。

她深深地长叹一声，沉默了下来——
这样心里仿佛会变得轻松一些。

在那块土地上棕榈林很多很多，

好象，这是幅中国画在深处闪烁。

一幅中国画。这密密层层的林叶
被一只巧夺天工的笔画了下来。

在沙漠里，象这样的一小块地方，
阿拉伯人到哪儿去找，纯属枉想。

就这样，在亲热的棕榈的覆盖下，
蕾莉和女伴们，不用再担惊受怕。

仿佛，这个游动着的蔷薇的花坛，
在绿宝石一般的青草地上出现。

仿佛，蔷薇要在一片绿茵上歇脚，
让各处的密林充满欢乐的音调。

但是瞧，所有的声响都静息下来。
一个姑娘来到这里，在草场徘徊，

沉没在撑着花天幕的灌木丛里。
她象说梦话——象午夜的夜莺在叹息；

“呵，忠实的朋友，呵，年轻的翠柏！
听着我的声音回来吧，请回答我！

到这里来吧，来到我馨香的果园，
我痛苦得要死，让我来一声长叹。

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你无法来去，
你哪怕让风儿给我送一个消息。”

姑娘还没来得及静下来就听到：
一个声音传来，回答亲爱的曲调。

一个过路人，是朋友，或者是敌人，
他听到，蓦地里响起了一个声音，

象藏在茫茫人海里的一颗珍珠，
是马杰农的卡宰里，会面的祈求：

“啊，我这身破衣烂衫，我多么穷困，
啊，我的希望的快活的守门人！

马杰农在血的深渊里喘不过气，——
但这件事和蕾莉又有什么关系？

马杰农折磨着自己的心和身体，——
蕾莉却穿着什么样的紫红新衣？

马杰农被利刺刺穿眼看要死亡，——
蕾莉却怎样视而不见，冷若冰霜？

马杰农让荒野处处充满了哭声，——
蕾莉却又是怎样度日，多么高兴？

马杰农已经燃尽，就象他的家园，——
蕾莉却又飞向了哪家的果园？

马杰农身披破衣烂衫，诅咒鬼神，——
蕾莉又笑迷迷和谁眉目传情？”

远方传来的声音刚刚变得低微，
蕾莉就流起了燃烧一般的热泪，

痛哭失声，以至石头都烧出了洞。
一位年轻的妻子，曾经住在附近，

一直窥视着这件事，偷偷地跑去
找蕾莉的双亲，带着猜中的谜语。

母亲，象进了套索的可怜的小鸟，
吓瘫了，抽抽搐搐，不知如何是好：

“你怎么说？她是那样地苍白如纸？
那一个——发了疯！这一个——如醉如痴！

一切都完了！情况已经无法改变！

要说服这样的女儿已为时太晚。”

一切办法都已无用。在附近某地，
女儿耷拉着眼皮，那么虚弱无力，

一片忧伤，痛苦的毒药把血侵蚀。
但这才是呵，这才是爱情的价值！

伊本·萨拉姆求婚

蕾莉走进果园，园中鲜花怒放，
一个阿拉伯人痴痴地把她观望。

这个人的部族叫做本尼·阿萨德。
他在阿拉伯贵族当中十分显赫。

他有很高的地位，没有什么职务，
大名："世界之子"，阿语：伊本·萨拉姆，

这是个正准备和汗竞争的富翁，
他的名字号召人们去建立勋功。

这位轻浮的少年，心里不住盘算，
他已心急似火，可不能耽误时间。

他郑重其事，左思右想，拿定主意，
他要赶紧办好这件事，不失时机，

一定要让少女明月的光辉照亮
他火热的心坎，他的贪婪的希望。

他毫不拖延地找来一名送信人，
好使他能够结识这女儿的双亲。

为了尊敬朋友，为了朋友的情分，
送信人开始尽心竭力地去说亲。

送信人找了个借口来到女儿家，
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殷勤搭话，

指着真主起誓，说青年是个富豪，
满口许诺，要拿出许许多多财宝，

还要宰掉很多的绵羊作为礼品。
姑娘父母心中对这事自有分寸，

他们坐了很久，想着这门子亲事，
最后把这种意思向送信人告知：

“你的话彬彬有礼，而且很合时宜，
但是不管做父母亲的多么欣喜，

这件事，我们现时还难以从命：
我们的女儿身体不适，有一点病。

一旦她的痛苦消失了，我们就办。

啊，真主在上，愿这件事快点实现！

一当我们家里的花蕾绽开怒放，
我们将把它的刺一个一个拔光。

我们这样的回答想你一定喜欢！
我们当然要欢迎这幸福的一天，

我们要给女儿的脖子戴上项链，
保护好，然后再交给你们照管。”

伊本·萨拉姆全清楚了，不再担心，
只等着有朝一日就要宣布订婚。

诺乌法勒来看马杰农

那一带名人当中有个诺乌法勒，
他的心象蜡，却有钢铁般的体格。

谈情说爱象鹿，发起怒来象雄狮，
他能举起宝剑和千军万马对峙。

这一位有钱人喂养着一群猎狗。
不久前，他曾带着一批侍从出游，

就在那一带荒原上去猎取野味，
突然看见个苦命人，为爱情受罪。

他一副可怜相，垂头丧气的模样，
赤身露体，无家可归，流落在蛮荒。

有两三只凶猛的野兽把他陪伴，
舔着他的足迹，目光柔和温婉。

诺乌法勒即刻让他的随从打听
这有气无力的可怜少年的内情。

他听到了马杰农的流浪的故事，
他知道了马杰农的热恋的情史，

他是怎样象野人一样住在荒漠，
他为了爱情编了许许多多诗歌。

常常有外乡来参拜名胜的游人，
带给他些东西吃，或者给他水饮，

但是，如果说他多少还沾沾双唇，
那也仅仅是为了她，为她的爱人。

诺乌法勒听完这段动人的故事，
“愿我的良心、我的荣誉，”他发誓，

“从今以后都与这个可怜人共享。
我一定要设法消除他的悲伤。”

然后，诺乌法勒跳下了高头大马，
轻轻叫了声马杰农，温文尔雅，

让他坐下来一块用饭，而且马上
两人倾怀相谈，关切而又激昂。

他发现，这个疯人不觉变得温顺，

但是看他的样子，却显然很伤心，

因为他们谈话没个头，说东道西，
说来说去，谁也没有提一下蕾莉。

于是诺乌法勒把他的话头一转，
按照这个习惯的路数继续交谈。

马杰农这才静了下来，面露喜色，
和诺乌法勒一块儿吃，一块儿喝。

和这个不期而遇的朋友在一起，
听他侃侃而谈，享受无尽的甜蜜，

他为朋友又把许多格西特歌唱。
喝足了葡萄酒，把温存抚爱尽尝，

问他什么说什么，又坦率，又随便。
诺乌法勒非常高兴这样的开端。

他告诉马杰农说："何必悲伤、担忧！
你等着吧！幸福的日子就在前头！

很有可能，我给你把蕾莉弄到家；
黄金和我的权势会来帮我一把。

即使她是一只鸟儿在高空飞翔——
这样的高度我可是不放在心上。

即使她是一个藏在石头里的火星——
我要用剑击——我爱这轻快的歌声。”

马杰农低下头俯伏在地开了言：
“你说得多好，一片真诚，没有欺骗，

可我这个人脾气古怪，不可捉摸，
谁家母亲也不会把女儿嫁给我。

她，是朵花，我会象狂风突然袭来。
她，是明月，我会哈哈大笑，象鬼怪。

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不能想象。
或者，人类的帮助本来就是虚妄，

独有你的手能倒转乾坤创造奇迹？
但说实话，我担心，即使一切顺利，

要捕获的终于陷进我们的罗网，
你却不得不退下阵来，恶名远扬。

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助我。
如果你的话，不幸得很，欺骗了我，

你的话只是个无形无影的幻象，
就请你离开我吧，关心只是虚妄。

我还会年复一年象往昔一样过。
你的到来将永远温暖我的心窝！”

诺乌法勒听着这些伤心的怨言，
心焦似火，急不可待，不愿意听完，

一次一次地向着他重复地发誓，
把他看做同龄人，他自己的兄弟：

“我以真主和先知的人格发誓，
我向你发誓，一片至诚，千古不移：

我觉可不睡，饭可不吃，不知疲倦，
我的誓言一定算数，绝不会改变——

我不会放下手中的宝剑，一直到
我答应要做的事情，我都已做到。

但是我请求你，我的兄弟和朋友，
不要无缘无故地举起你的双手，

灰心失望，我要你等待幸福的消息。

我们这样一同奔向我们的目的。”

这番话使马杰农打心眼里高兴，
仿佛希望的诱人的汁液和救星

就在这些话里。马杰农从此以后
对诺乌法勒十分信任，不再担忧，

而且跟他一起来到了他的帐篷，
在热水池里，洗去荒野里的灰尘，

用香喷喷的水洗干净他的双手，
用丝绸的缠头巾裹住他的额头。

随着铿克琴声，对着杯杯葡萄酒，
卡宰里常常一个接着一个编就，

歌唱他所爱着的美人。从这时起，
他的变弯曲的身干又重新挺起，

白蜡般的袒露的前额重又变红，
鬈发波浪在龙涎香的芬芳里滚动，

微笑又象往昔那样地使人神驰，
微笑时又露出那口白净的牙齿。

身上穿起了高雅的红色的新衣。
往日的黑暗从明智的心里消迹。

主人对他百倍地照顾，无比爱抚，
常常高兴地举起酒杯，夸个不住，

把他的美比作娇艳盛开的花朵。
时间就这样在闲谈中慢慢流过。

马杰农责备诺乌法勒

一次，马杰农和会体贴人的朋友，
他的愉快的客人，边谈话，边喝酒。

他正在抱怨自己的悲惨的命运，
抱怨最后的期限即成过眼烟云，

忽然大叫起来："你到底要怎么样？
说话算数？你一百次地播种希望，

却不让希望发芽！你向我起过誓，
你所有说过的话难道一文不值？

你每句话都带给我一百处创伤，
我却在你身上，找不到治病良方。

请你帮助我吧，不然我马上离开！
要知道，帮助人，使朋友避开祸灾——

懂得崇高的友谊的人责无旁贷。
要知道，如果我流落在无水荒野，

因为找不到清泉而干渴得要命，
你就应该立即帮助我，给我水饮。

把我们结合起来吧——我和我的爱人，
不然就请你毁掉我刚恢复的理性。

我需要蕾莉，就象需要水和光明。
否则我就只有结束了我的生命！”

诺乌法勒和蕾莉的部族厮杀

被朋友的责备所打中焦躁不安，
诺乌法勒站起身，披环甲，备马鞍，

抽出明晃晃的宝剑立刻去出征。
他率领一百名能征善战的士兵。

旋风般的战马象一群小鸟飞出，
它们预感到了你死我活的杀戮。

诺乌法勒打心眼儿里感到振奋，
他，象一头黑色的狮子等待厮拚。

于是，当他们到达了征途的终点，
他即唤来报信人，对他严加指点：

“我们已经来到你们部族的门口，
我们狂暴、固执，要和你们族搏斗。

赶快交出蕾莉，趁着现在还不晚，
趁着我还没有威严地亮出宝剑，

让我们现在就来谈判，古道热肠，
让我们领走她，让我们领着姑娘

去见那个配得上她、值得爱的人——
战士需要由双方去夸他的人品。”

报信人飞马前去。就在那个瞬间，
爱情的大玻璃瓶碎在他们之间。

蕾莉族回答说：“这种事真是少见，
竟然要派军队把我们女儿强占！

蕾莉不是东西，竟然要用剑夺取，
但是，她就象月亮，不能随你所欲！

她就象可怕的怪物，会变成流星，①
穿出天上的乌云，把你打成齑粉。

你亮出宝剑，我们也会亮出宝剑，
你若前来，定叫你倒在石头城前！”

报信人不得不照这样出言不逊，
诺乌法勒象火上加油义愤填膺：

① 按伊斯兰教的传说，恶魔有时企图冲入天宫。那时守卫入口的天使们就会迎上前去，射出一阵火箭——这就是流星。

“嗨，你们呀！你们忘了宝剑的铿锵！
驮载骆驼在战斗中比热风更狂。

我们冲向前去，象巨浪拍岸雷鸣——
我们要消灭你们，要把战场踏平！”

报信人又一次心慌乱脸色变白，
把一个同样恶毒的回答带回来。

愤怒又一次冲出喉咙，象团火焰。
于是诺乌法勒决定让武器发言。

战士们向蕾莉的家族猛扑过去，
蕾莉的家族也在远处迅速集聚。

丢开了马缰，喊声震天，纵马飞驰，
想要在野蛮的决斗中杀死雄狮。

战士们组成的队伍缓缓地摆动，
响起了遽然迸发的敌意的吼声。

鲜血象炽热的液体浇灌着大地，
大地象饮着甜汁，饮着这种液体，

箭的鸟群把它们尖利的喙刺向

那红色的液汁红得耀眼的地方。

杀声震天，刀来剑往，但见每一挥，
你还来不及一顾，一声响人头落地。

远远就能听到阿拉伯人的吼声，
盖过了一切，惊天动地，震耳欲聋。

遇上了斜插下来的六翼的闪电① ——
无论是钢，无论是石头，都难幸免。

阿拉伯人——象骑在良马上的黑狮，
身下的良马——象只白魔在火中奔驰。

可同时，怜悯心一直刺痛马杰农，
同情心象迷雾蒙住了他的眼睛。

战士们见人就斩，从他眼前飞过——
他却用痛苦自杀，把他自己折磨。

简直是羞耻——怀着极大的愤慨，
他把他的打击向着自己人掷来。

怎能不让敌人讥笑，丢人丢个够，

---

① 伊斯兰教的迷信：人死时向人打去的闪电。

他简直要杀死所有自己的朋友。

他和诺乌法勒在一起，寸步不离，
可是他整个身心都在敌人营垒。

不管蕾莉族什么人被打在地，
他都要俯伏在地上大声哭泣，

如果残忍的敌人把他的剑刺来，
他就会去亲吻那只手，兴高采烈。

一个战士问他："这傻头傻脑的人，
你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头脑发昏？

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在玩儿命，
你却和大伙的敌人的乡土调情？"

马杰农回答说："假如敌人是情人，
刀剑就不需要，流血也就没有用。

同敌人才用得着打仗，象打凶手。
可是同爱人不能打得头破血流，

战场上，堑壕里，鲜血热气蒸腾，
可香气却从那儿钻入我的鼻孔。

哪儿有爱人在，哪儿就有一颗心，
就有教友的荣誉，有整个的灵魂。

我的本分——当她面一百次地死去，
我的本分——给与，她的——一百次领取。”

诺乌法勒从战场走过，威武已极，
象一只醉象，说准确些，象只撞槌，

一箭既出——他就要把一条命带走，
刀剑砍去——简直就是要鸡犬不留。

但是蕾莉族也不示弱，直到天黑，
每一次的猛攻，都要被他们击退。

眼看着蓝色天穹升起朦胧夜色，
太阳象块僵死之物在西山降落。

于是两军散开了，作短暂的休息。
隐隐约约的璞玉在蛇的眼睛里

发着绿光——眼看着黑夜即将消散。
透过黎明的微光诺乌法勒看见

敌人的营垒在怎样地重整旗鼓——
全族人整个开向战场，狼奔豕突。

于是马杰农的朋友明白了，如今，
是时候了，只能去敲开一扇大门——

和平的大门。于是他指定中间人，
提出两军休战，讲出了下述高论：

“玩刀剑的把戏现在应及时停止，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来谈谈亲事。

谪凡天使让一个年轻人丢了魂。
我替他说说情：请你们敞开大门，

为了这件事我要打开我的金库，
我可以送给你们我的全部宝物。

请你们这样做吧，这样完全值得，
但愿你们的回答让人无上快乐！

即使你们对我们没有什么好话，
干吗一定要不对我们作出回答，

都亮出刀剑，把可怕的痛苦播种，
丢开这些吧，忘掉这往日的仇恨。”

就这样两军散开，一场厮杀停息，

对方满意，自己一方也称心如意。

稳定的两方得益的体面的和平
来到蕾莉家族，也来到四周附近。

马杰农的责难

马杰农刚一听说已经结束战争，
立即跳上他的马，简直气势汹汹，

一下子冲到了诺乌法勒的身旁。
“好哇！原来这就是你给我的希望！

这就是你的主意，结局就是这样！
如此这般，这就是你拳头的力量。

原来你亮出宝剑干得可真叫好！
原来这就是你制服强敌的法宝！

这就是你的威严的战马的神话！
要知道你比我更聪明更有办法，

你向我显示了你的漂亮的德行！
从今后全族都是我公开的敌人。

我引起了人们对我普遍的仇恨，
我白等我的爱人向我敞开大门——

大门被七十把铁锁紧紧地锁住，
而且，我的恩人呀，是用你的双手。

我能看到的一丝希望已经冰消。
只要错走一步棋，就是死路一条。

一个牧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杀伤
自己的羊，毫无道理，而不是野狼。

你一次再次地显示了你的高贵——
可是这种光荣如今却要背叛你。”

马杰农就这样一口气说了下来，
诺乌法勒急忙回答他，十分关怀：

“当部队从四面八方来到的时刻，
我们就可以诱使他们与我讲和。

我没有停止过磨快我这把刀剑，
我要把军队集合起来决一死战。

当杀人的刀剑还不能制服敌人，
我绝不会躺下睡大觉，掉以轻心。”

于是从巴格达到麦地那，战士们

急驰如飞，奉命去召集各处的人。

所有的部族都派来了大队人马，
要将桀骜不驯的部族严加惩罚。

诺乌法勒二次出战

每个人看见集合队伍准备出征，
都会象丢了魂一下子吓得发愣。

当吹起集合号的时候，大地摇撼，
一座一座的山头仿佛都要崩陷。

蕾莉那个部族的头人满腹忧愁，
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凶猛的势头。

他听见了刀枪剑戟相互撞击声，
听见了笛手的怒号、号手的轰鸣。

健康的理智这时会令他们投降，
荣誉却无权命令他们放下刀枪。

但是不管怎样，到了可怕的时刻。
同时，鲜血已经在他们中间流过。

两支大军向一起靠拢，短兵相接，
又一次杀声刀声齐作，天崩地裂。

莽莽平沙吸食着红艳艳的血浆，
大地闪放着红宝石一般的幽光。

残酷地切开五脏六腑，血流成河，
人类的心啊经受着可怕的折磨。

可是诺乌法勒又一次亮出宝剑，
象条飞龙威严而迅猛，一往无前。

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转眼就完。
你还来不及思考就会终身伤残。

说什么帝王的宝座，它一朝坍倾，
刀剑会把它劈成碎片建造墓陵。

诺乌法勒这一天真是十分威武，
胜利鼓舞着他，你看他所到之处，

还有口气的，反抗的，或者想逃走，
只要碰到他，刀起剑落，一个不留。

只有受伤者才会受复仇者怜悯。
但是都一样：受的伤都足以致命。

头人们把灰土撒在可怜的头上，

满怀羞耻之心走近雄狮的身旁，

弯下身去亲吻地上的他的脚印，
苦苦哀号，只求他最后能够开恩：

“啊，主持正义的威严可怕的法官，
从此后，我们称颂你的威力无边！

你的敌人倒下了——求你宽宏大量，
我们或者都做俘虏，或者都死亡。

你的判决不可怕，可怕的是灾难——
我们等待着你做出可怕的宣判。”

诺乌法勒听完了头人们的怨言，
原谅了他们，但是不耐烦地大喊：

“不要多言，马上把姑娘交给我们，
这样，你们全族人就会得到好运。”

只见姑娘的父亲颤颤巍巍走来，
自己就象尘埃一样俯伏在尘埃：

“我，老朽而贫穷，我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全部的血，可怕的洗劫摧残，

一切的不幸，所有的孤儿的哀吟，
从今以后，我都要自己独立担承。

你要带去我的女儿，我的宝贝？
我求你把她给一个最穷的奴隶。

我将不折不扣地执行你的命令：
你是胜利者——我们唯你的命是从。

架起篝火吧——叫大火把她烧成灰——
为了这一切，做父亲的要感谢你。

把她碎成万段，扔进恶臭的污井，
干这件事，我可以效劳，决不伤情，

决不把脸扭向一旁，显得凄苦，
但是我决不把孩子给一个怪物。

他应该带上铁链，哪能谈到婚姻。
他是黑暗，而她，是驱赶黑暗的人。

他是凶恶的火焰，她，是一只蝴蝶。
难怪他的家乡把他远远地赶开，

有时人们为了取笑，还把他戏弄，
戏弄这个疯癫的有病的寄生虫。

整天价垂头丧气，又讨厌又冥顽，
他赤裸着身子浪荡着，越岭穿山，

或者在荒野跑来跑去，又笑又哭，
既出他的爹娘的丑，也出我的丑。

蕾莉不和他在一起，却遭人非议，
到处说她的闲话，到处恶言相讥。

在阿拉伯人、在卑鄙的邻居中间，
你会听到蕾莉的名字被人作践！

我求你帮助我吧，求你让我自由。
为了这，我卑躬屈节地向你请求！

如果不——我将以真主的名义起誓！——
我要掉转头，丢开这种可怕的事，

亲手将我柔顺的女儿一刀劈开，
扔出去，让狗去啃咬她的尸骸，

好永远从她带来的耻辱里摆脱，
摆脱没完没了的纷争，摆脱战祸。

哪怕扔给狗也行，只要不给妖怪！

要用祈祷保护她不受毒牙伤害，

我们也还要去和一群疯狗搏斗。
而如果我们自己也投靠了怪物，

那么人类还能靠什么东西得救。"
这位老人的一席话就这样结束。

回答他的是一个很感人的声音：
"起来吧，你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虽然我是头人，主持威严的法庭，
但我要你的女儿还得你的恩准！

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已十分丰盈，
要知道用强力硬得到手的女人——

就象是干硬的面包，带盐的酥饼，
虽然什么也不能限制我的权柄，

我们也不需要野蛮的暴力手段。"
这些话在战士中引起一片狂欢，

他们欢迎这样的结局："那个病鬼
不能也不应该和妻子住在一起。

马杰农怎么能有这种肮脏念头，
他事事变化无常，事事自作自受。

为了他我们在拚死拚活地打仗，
他却把他的爱赐给另外的一方；

为了他我们都成了人家的箭靶，
他却好，不但不对我们讲些好话，

却向我们大喊外族的战斗号召。
除非傻子，谁也不会这样地胡闹。

不管你怎么看，他是在笑还是哭，——
这是干什么，我们实在闹不清楚，……

他要向姑娘宣布说，他已经辞世。
我们不该使他们成亲。这是羞耻。

我们应该把这种讨厌的事摆脱！”
诺乌法勒又向马杰农好说歹说，

终于命令把自己的军队向后撤。
马杰农明明看到蕾莉唾手可得，

没想到一个倒转一切希望全消，
于是纵身上马，直向着荒野疾跑。

诺乌法勒各处找他，一天又一天，
跑遍了各处的岩洞，四外的山涧，

徒然地呼唤和期待再一次相会，
再一次亲热地叙叙他们的友谊——

马杰农从此消失了，一去不复还，
他的痛苦从此留在了人们心间。

马杰农释放扁角鹿

马杰农策马飞奔，跑得比风还快。
痛苦折磨着他，引他到山谷荒野。

他唱起一支歌，把背信弃义贬斥，
一边唱，一边哭，不断地向前飞驰。

突然他看见一只捕兽器，几只鹿
吓得慌了神在笼子里浑身发抖。

被缠住的小蹄子磕碰得咚咚响，
猎兽的人已作好准备得意洋洋，

就要举起刀子宰他捕获的野兽。
"停一下！可知道那个狩猎的习俗，"①

马杰农说，"你应该按我们的古风
把这些鹿赠给我这过路的客人。

---

① 在东方的猎人中间有这么个习俗：猎人要将自己的猎物或被打死的野兽，分一部分给当时走来的人。

打开铁笼，放掉这些痛苦的野兽，
让这几只浑身发抖的动物自由。

为什么要马上结束它们的生命？
生物也有呼吸，也有它们的心灵。

它的漂亮的眼睛在这样地讲述：
‘不要动我，不要平白无故地发怒！’①

你怎么敢举起铁器把它们杀害，
怎么敢就这样伤害无辜的躯骸？

如果你披的是狼皮，而不是人皮，
那么你就干吧，让无辜变成残废！

它们的眼睛就是你爱情的眼睛，
它们漂亮的脸庞，是春天的野景。

为了这些眼睛，原谅它们吧，朋友，
为了春天，希望你赐给它们幸福。

它们眼睛里没有狡诈，没有欺骗，
给它们一条命吧，松开你的绳绊。

---

① 波斯语原文是：在它的两只眼睛里写着："不要发怒。"

难道让大自然描得乌黑的双眸
今天竟要在绿色的山冈下阖住？

难道这么年轻轻的漂亮的躯干
仅仅是为了作牺牲品来到世间？

或者这个发着银色闪光的胸脯
一定要在铁叉上冒烟，作盘中肉？

或者你要把这些小腿的皮刮净，
把它们砍断，就象砍幼嫩的竹笋？

或者临死前的折磨会出其不意
触动这还没驮载过东西的背脊？”

这位狩猎人莫名其妙，十分惊骇，
这几句话简直弄得他目瞪口呆。

他回答说：“你的劝告全没有坏处，
但是，好朋友，你不知道我多穷苦！

你不知道，我的命运有多么不幸！
我得养活一个家，养活我的孩童。

你尽可以责备我，说我多么凶恶，
说我为了自己连野兽也不放过。

不过，你既对这些野兽如此怜悯，
你就带走吧，但须立即支付赎金。”

当马杰农了解到他的光景难挨，
他立即轻轻地从马身上跳下来，

把他的这匹好马交给了捕兽人，
为了交换这些鹿，价值正好相等。

捕兽人把马领走了，他心情愉快。
马杰农一点不可惜，心里充满爱，

一边就把这些鹿的黑眼睛亲吻，
仿佛这不是一只鹿，是蕾莉本人。

他吻着它们，他想着自己的亲人，
祷念着他们的难以抹去的光阴。

他没有把这些鹿放到捕兽器里，
他跟着它们一起向着荒原奔去。

他奔跑着，又显得柔顺，又要叫喊，
沿着燃烧一般的沙漠，热气扑面，

自己都象要沸腾，象火上的开锅——

一副惨相，好象全身陷进了大火。

他不避山间的荆棘，撕破了衣裳。
这时候，大地的裸体已变得苍茫，

赤裸裸的大地已经披上了夜服。
象在远处隐隐约约可见的发束，

象是在回避有毒的腹蛇的壁虎，
他，象一个幻影一样，爬进了洞窟。

他脸朝下躺着，眼泪滴湿了地面，
象暗处闪射着红光的宝石一般。

他象一条蛇一样爬上一块山石，
又象是扔到火里的带刺的树枝，

彻夜不能入眠，彻夜地泪流不止，
就这样黎明时分他已虚弱不支。

马杰农释放牡鹿

当白天象一个美好幸福的标记
在宇宙的东方升起了它的锦旗，

当暗黑的夜色从世界各处退走，
我们的梦中人一跃而起，昂起头，

象是一缕芬芳的龙涎香的轻烟，
他又急急忙忙上路，一往无前。

又象往常一样，边编唱小曲边走，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一个山口，

他发现在前面远处一个山坡上，
一只结实的牡鹿被套在套索上。

牡鹿惊吓得浑身发抖，一个猎人
已经举起了刀要结果它的性命。

马杰农向着捕兽人大喝了一声，
急忙跑到了他的跟前，向他声明：

“停下，残忍的暴君，杀生的刽子手，
专门制造创伤制造不幸，快住手！

不许你动一动这只漂亮的牡鹿！
让它心甘情愿地走它自己的路。

哪怕让它高高兴兴地再活一天，
用它号角般的叫声把情人呼唤，

让它赶紧跑向它的女伴的洞窟，
要知道，也许女伴正在经受痛苦。

夜晚快要到了，怎能没有个陪伴！
难道你对那个弱小者没有哀怜？

好人啊！我们也会这样让人分开，
让人家把这种痛苦往心头填塞。

凡拆伙的狠毒的家伙都好不了！
当心点，你这个猎人，你这个老饕，

你焉知有朝一日没有这个归宿：
他，变成了捕兽的人，你，却成了鹿？

今天，它是你的俘虏，而不是相反，

为这个胜利将来你该怎样偿还?”

听完了这一番话，猎人也很激动，
他回答说：“你这一番话我也赞成。

我也不愿意杀害那无辜的生物，
但是为这只鹿我总得有点报酬：

我的猎获物，怪人啊，你如果喜欢——
就请你买下吧，这是我们的习惯！”

马杰农脱下了衣服，摘下了短剑。
这样的交易捕兽人也没有拖延：

他看到，这还是一桩赚钱的买卖，
于是丢下捕到的东西，竟自离开。

马杰农呢，象父亲要把孩子看管，
他走到这只高傲的牡鹿的身边，

用手掌抚摩着受惊的鹿的脊背，
慢慢解开已经受伤的鹿的双腿，

一往情深地摸着，弄净鹿身两侧，
打掉污垢灰尘，看着它的眼睛说：

“你也象我一样，离开了你的女伴，
你是你们一群的头儿，腿脚矫健，

你是山区牧场一美，我的好兄弟！
你湿润的眼睛在怎样闪光熠熠，

它们多么富有生气，多么地明亮！
高兴起来吧，你们很快又是一双。

但愿你的牙不被弄去镶上金边，
永留在温柔的嘴唇的贝壳里面。①

皮肤也不要让人变成弦，发出音响——
那是你又亮又软的绸缎的衣裳。

你的眼里是祛除百病的镇痛剂，
但是千万不要流出那样的眼泪。

昂起头来，你躯干阔大，脖子有力，
有着树枝一样的角，漂亮的身体，

快去吧，快跑能手，到不远的地方，
蕾莉等待的所在。通知我的月亮，

① 伊斯兰教徒，主要是阿拉伯人的迷信：认为鹿牙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可保护人不受毒眼伤害。因此，在阿拉伯人中间，广泛流传着一种习俗：给人的脖子上挂一串镶金的鹿牙。

就说我还是她想望的那个样子，
说我们俩之间的距离无边无际，

说我们俩怎么样也没办法交谈，
我怎么样也无法向她问寒问暖，

就是箭也不敢向着她那里飞近。
而能够吹来她的温馨气息的风——

我连想都不愿意想，不愿意一提。
怎么打听那股风，去找它的脚迹？

对于理智来说，要找它？此路不通。”
他就这样说着，一遍一遍地复诵，

一面解开这个狡猾的套索的结，
在鹿身上亲了又亲，直到它跑开，

他的眼睛还在死死地追随着鹿。
天气酷热，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疯子已全身无力，还把小曲吟诵，
然后站在那儿，好象蜡烛般消融。

马杰农和渡鸦谈话

干透了的苍穹热得简直要爆裂。
马杰农在树木的阴凉之下停歇，

他已经完全绝望，全身伏在地上。
在他的旁边有一个圆形的水塘，

水塘四周装饰着亮闪闪的绿草。
干渴使他疲累，炎热又把他烧烤，

他，就象一根小草，依恋新鲜气息，
又由于旅途劳顿，需要歇一口气。

不管马杰农怎么说话——一无回应。
蓦地，旅人发现，好象在表示欢迎，

青枝绿叶的浓密天篷张了开来，
透过枝叶，一个影子闪入眼界。

什么样的眼睛！象火炬发着光焰。
翅膀，象两绺鬈发，黑黝黝的一片。

这只渡鸦①，十分聪明，又敏捷灵巧，
在蓝色的天空下眨着眼，象玛瑙。

虔诚的渡鸦蹲在那儿，一声不响，
象靠着胆囊连接着心脏的肝脏。

它机警地一眼不眨地望着世界，
紧闭着它发光的结结实实的嘴。

马杰农发现这只鸟和自己同好，
正是他的忧闷的心的一个同道。

于是他问道："什么样的子夜黑暗
赐给你这种黑色的奇异的衣衫？

在黑夜里虔诚的眼睛闪闪烁烁，
象两支火炬，你自己——是夜的颜色。

我不知道，谁——是你还是我着了火——
穿你的痛苦的丧服的应该是我。

但如果你烧得全身黑，极度伤痛，
那么为什么你的眼睛没有失明？

① 渡鸦是鸦科中最大的一种，通体黑色，生殖期和平时都成对双栖。因此，一只渡鸦就成了离别的象征。

莫非你是哈吉勃①，躲在一角诵经，
皇室的黑暗乌云一般盖满一身？

你，埃塞俄比亚人？——美妙三弦在哪儿？
印度人？——但你的强大的袭击在哪儿？

我是沙赫。愿你做我头上的天篷。②
为什么你比夜的黑暗还要浓重？

黑色的渡鸦，请飞到我爱人身边，
向她哇哇两声，就说可怕的宣判

把我的清白玷污，我投身向蛮荒。
蕾莉会回答你说：'我要帮他的忙！'

我怕我在对她朝思暮想里归天，
她来的时候却正值浓重的黑暗

遮住了我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
于是聪明的渡鸦在树枝间滑行，

① 传道士的称呼，哈吉勃在清真寺里专为皇室祈祷，读祷词——"胡特巴"。在祈祷时，哈吉勃须穿当时皇朝所选定的特别颜色的衣服。直到12世纪，作为最高权力的体现者阿巴西德朝代(750—1258)的哈里发所选定的正式颜色是黑色。因此，在内扎米时代甘泽城的哈吉勃穿黑色法衣。

② 沙赫(帝王)宝座上的华盖（此处译为天篷）也和沙赫衣服颜色一样。内扎米时代，阿巴西德哈里发王朝的钦定色彩是黑色。

扇动翅膀，为遥远的路作着准备，
然后飞起来，带着马杰农的信息，

展开它两扇黑色的渡鸦的翅膀，
飞向那夜晚的黑暗升起的地方。

黑夜，比蝙蝠的飞翔还要轻盈，
它走遍整个宇宙，在各处巡行，

上面，在报晓的群星中，蓝色的天
宝石般显现，象渡鸦的眼一样不眠。

老太婆领马杰农去蕾莉的帐篷

一次，他仿佛预感到了一线希望，
来到他的爱人部族居住的地方，

他看见远处人家上空升起炊烟——
于是他坐在路边，顿觉疲惫不堪，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是灵魂
又飞进了他的没有生机的躯身。

突然他发现，一个老太婆在前面，
手里领着一个粗野古怪的疯汉。

疯子全身都套着绳索，而且好象
这些绳索也没有使他感到反常。

老太婆牵着疯子走着，急急忙忙，
用绳子牵着他，就好象牵着山羊。

于是马杰农详细询问，惊异不置，
就以真主的名义向她恳求起誓：

“你是谁，你的这个同路人又是谁？
为什么他身上有这么多的累赘？”

出自老太婆口里的回答很简短：
“他不是囚犯，应该这样戴上锁链。

我们是穷苦人，我又是个苦寡妇，
为了一口活命粥，我们走家串户，

我把他象野兽般领着到处流荡，
让他在每家门前又跳又扭又唱。

穷日子很快就教会他卖乖耍丑。
我也就靠得来的一点施舍餬口。

要到多少就多少，两人老实平分，
每人口袋装一份，我们互不争论。”

马杰农刚刚听完老太婆的话，
随即绝望地倒在老太婆的脚下：

“所有这些——锁链，项枷和绳子——
都适合我。我就是那听话的疯子，

我是不幸的爱的奴隶，该戴枷锁；

从今后让我跟着你，做你的同伙，

领着我吧，请用这种可耻的行为
遮住我的爱情，我的极度的伤悲。

老妈妈，领着我吧，到哪里去都行，
不管前面得到什么，都一点不剩

统统归你，我绝不分你一点一滴。”
老太婆看了看这个到手的东西，

用眼睛掂量了掂量有多大好处。
立即打定主意抛弃往日的朋友，

给马杰农的两只手套上条铁索，
很巧妙地给他的脖子戴上枷锁，

用一条绳子和脖子上枷锁相连，
牵着他游走四方，去找新的村店。

脖子上蹭下伤痕，他也感到幸福，
戴上了铁链，仿佛反而感到舒服，

他一边编唱卡宰里，一边跳着舞，
如果什么人向他扔来一块石头，

他还会跳一跳蹦一蹦，引人发笑！
或者作个鬼脸。让人家开心取乐！

没想到有一次来到了涅德附近，
前面看到的正是蕾莉家的帐篷。

于是马杰农立即精神为之一振。
他向着绿草地，象根草，俯下腰身，

一直俯伏在地上，脑袋碰着泥土。
春雨呵从他的眼窝里涌流如注：

“亲爱的人！你请看，我有多么高兴，
因为有这些发痒的污脏的伤痕。

呵，如果因为我这种放荡的行径，
时至今日，仍然要受应得的报应，

那么就请你用你那善良的命令
惩戒我吧，我绝不会有半点抗争。

在战场上，没有射向我的利箭。
看！如今我在这里等着你的利箭，

我理应受致命的惩罚，俯伏在地，
为了我不断地给你带来打击。

为了我的脚走过大漠，扬起灰尘，
如今一副大环扣套上我的脖颈。

我的手指连弯弓也把握不住，
如今抽搐着，受这样可怕的痛苦。

为了一切不由自主干出的恶行，
为了一切，为了一切，得到了报应。

不要让我屈辱地去碰你的门坎。
不要这样吧。你杀了我吧，杀人犯！

而如果我的热情的主要的根茎
依旧结实——请拔去我身上的铁钉，

人家用铁钉把我钉在十字架上。
你不愿趁我活在人世把爱奉上，

你不曾在我的头顶放上你的手。
呵，也许你要等到你的朋友死后，

才会伸出你的手放在我的头顶。
宁肯掉脑袋——也不愿受这份苦痛！

当烛花损害了蜡烛完美的形象，

修剪灯芯——烛火会变得更加明亮。

如果头脑里是我病痛之火燃烧，
将火熄灭吧，又何必保存这个头脑！”

他一边这样说，一边箭一样站起来，
他的躯体也一下子将绳索挣开。

他突然对自己的悲哀感到惊恐，
于是一阵飞跑来到了涅德附近，

在山坡上用双手抽打自己的脸。
一当这个消息传到他父母身边，

双亲立即跑来看望他们的儿郎，
虽然他们不该再和这魔鬼交往。

来到一看——恐怖立即袭击了他们，
只好将疯儿子仍丢在山间鬼混，

于是他又是一个人在世上游动，
他心里只有一个蕾莉，只有爱情。

无论谁想要走上前去和他交谈，
他就会跑开，或象死去一样安眠。

蕾莉举行婚礼

珍珠玛瑙收集者，我们的说书人
继续讲下去，继续叙述这件事情：

当诺乌法勒在战场取得了胜利，
鬼迷了心窍的人一气远走高飞——

蕾莉的父亲，把头巾① 向额旁一推，
他怕女儿还不知道坏蛋的行迹——

连腰带都没有束好就急急忙忙
去告诉女儿这件事是怎样收场：

"一切不幸总算完结！可怜的顽童
受到严厉惩罚。不信你瞧：他如今

已经慌慌忙忙从我们这里逃窜。
说真的，我们的锦囊妙计真灵验。

① 伊斯兰教徒的头饰。

我们好话说尽，诺乌法勒帮了忙，
一个有毒之物从我们这里消亡。”

蕾莉听着他的父亲的废话连篇，
没有抬起她那忧郁苍白的脸面。

父亲一走，姑娘的眼泪涌流不止，
浸湿住处的门坎。浑身弱不可支。

于是蕾莉躲在这狭窄的住所里，
躲在住所一角，象一条蛇的尸体，

这条蛇的脑袋已经被打碎、压坏。
躲在一角，只有微风从那里吹来，

你才会感到她身上的芬芳气息。
从此，来向她求爱的人有加无已。

这些求爱者，有的对她真正爱慕，
有的好奇，有的富有，有的是名流。

有的人小心翼翼，只求看上一眼，
或者哪怕碰一下她的帐篷边缘。

还有的请来了一些保媒的说客。
但她谁也不看一眼，谁也不适合。

长刺的玫瑰会用刺保护它自己。
嘴边笑——心里却一团火，痛苦已极。

苦应酬，举杯纵饮，还要面带微笑，——
象蜡烛在夜的黑暗里渐渐融消。

但这件事伊本·萨拉姆早有所闻。
他挑了个吉祥的日子大驾光临。

阵势耀眼华贵，强大的商队相随，
蜜糖应有尽有，龙涎香香气四溢。

麝香冒烟，红宝石象要发出火焰，
这种宝石来自地心深处的矿岩。

骆驼队一字排开，更添富丽堂皇，
带来的锦缎准备铺结婚的眠床。

一匹匹阿拉伯良马从一旁驰过，
腿蹄矫健，体态优美，又英气勃勃。

再看带来的黄金，它的每一小粒，
都会使市场为之哗然，骚动不已，

新郎把金粒象普通沙土般撒扬，

撒在泥土地上，撒在如茵的草场，

这不过是为讨好一颗娇嫩的心。
休息了两天，恢复了旅途的劳顿，

他又把一个聪明的送信人找来。
这个人善辞令，天生一副好口才，

带着希腊和中国① 来的奇珍异宝，
恭恭敬敬、彬彬有礼，甜甜的声调，

打开一个盒子，装着这样的语言：
“新郎是一个骑者，敢在狮背备鞍，

他是荒野的美男子，天上的星宿。
你只要说‘血’——他就让血河一样流。

你喊一声‘黄金’——他就撒它如泥沙。
他又富有，又远近闻名，又很高大。

有这样的女婿，这样女婿的保护，
你就会有世上的一切，应有尽有！”

当使者施展奇才把他的话说完，

---

① 中国原字音为“秦”。

父亲已十分疲惫，这件事实在难，

他转来转去，也不想争辩，但很快
他就拿定了主意，态度坚决明白。

就这样，初升的明月，在那天早晨
被送到了长着大牙的天龙的口中。①

于是他们开始张罗准备起来！
帐篷打扮得富丽堂皇、多姿多彩。

新郎官和全体亲属首先出场。
人们把尊敬和光荣请他们共享。

摆起了酒宴，斟满酒杯，大家坐定。
按照这种时候人们嬉戏的遗风，

银币要象下雨一样向地毯上撒。
母亲多少年来用牛奶把她养大，

如今为了陪嫁需备贵重的礼品。
但是恐惧却深藏在女儿的内心。

紧紧地闭着嘴，又紧紧地揪着心，

---

① 这里诗人把蕾莉比作"明月"，把伊本·萨拉姆比作龙。按伊斯兰教徒的迷信，月蚀的时候，天上的龙就会把月亮吞下去。

却止不住眼泪，止不住叹气哀吟，

蕾莉发着抖。她梦见过往的时光，
她怎样用芦荟点亮细长的松香。

凌晨，准备上路的花轿已经备好。
伊本·萨拉姆恭候他的爱妻来到。

刚刚沾了下嘴唇的器皿破碎了。
刚刚开始的美好的日子浪费了。

你动动野玫瑰——刺会把你的手刺伤。
你吹吹火——会使一堆火烧得更旺。

什么人无理取闹搅得部族不宁，
这个部族就不会认他为自己人。

生的原因——这是完美和谐的曲调。
死的原因——这是突然来的不协调。

蕾莉呢？——她的心灵之火要熄灭了。
她心灵的垂死挣扎的日子到来了。

伊本·萨拉姆把蕾莉领进自己的帐篷

当太阳趁着黎明来到的时候
在淡蓝色的山谷里搭起了天幕，

黑夜招呼群星一起乘上了轻舟，
急向泛着蓝波的幼发拉底浮游——

新郎官醒了过来，又热情，又欢畅，
他已经为蕾莉把轿子准备停当。

姑娘从帐篷里走出来上了花轿，
我们的君王心满意足一起上道。

在家里，为了表示爱情，炫耀高贵，
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她管理。

他极想以谦恭的态度博取好感，
真不知道，从哪儿开头，该怎么办。

但是，一点勇气刚刚在心头苏醒，

想探过身去把熟枣子摘在手中，

刚刚摇了下柔嫩的棕榈的树干，
一下子碰上了刺，指头全被刺烂。

蕾莉干脆给了新郎官一记耳光，
“试试看，你敢动！”——哭叫得十分悲伤，

这下吓得他面色如土扑倒在地。
“动动看——我起誓，我要刮你的面皮。

我以真主起誓，他并非毫无缘由
创造了我，让我这样美，这样俊秀。

不管你想要什么，我也绝不屈服，
即使你杀了我，即使砍我的头颅！”

做丈夫的听了这些可怕的咒骂，
谢天谢地，总算没有落什么伤疤，

于是他决定，从此不再和她接近。
她不愿意，他可以服从，可以静等，

坚忍不拔，彬彬有礼，默默地服从，
悄悄跟着她，细察她的一举一动，

用半个多月的时间跟在她身后，
他本人完全变成了她的俘虏。

于是他决定："爱情使我病容满面，
在她面前，我处处退让，不发一言。

这样更好，从远处察看她的神态，
我感到心满意足，蕾莉没有离开。"

他对她说："即使你和我离得很远，
即使你诅咒我，我也绝不改变誓言。"

争吵停止之后，他反而满心喜欢，
当他的视线偶然碰上她的视线。

而花园的最美的花，凤仙花姑娘，
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道路的远方，

等待着吹得人流泪的远方的风，
吹来她亲爱的人的脚下的灰尘。

有时突然跑出她的丈夫的帐篷，
凄凉地走来走去，不禁痛哭失声，

或者突然跑起来，好象喝醉了酒：
一切都搅混了——羞耻，愤怒，悲愁，

时而痛苦，时而惊恐，生怕她偷偷
隐藏在心中的东西一旦暴露，

但是面对丈夫和父亲从不慌张——
她会昂首挺胸，走过他们的身旁。

当爱情变成金刚钻一般的财富，
谁还管什么父亲和发威的丈夫！

马杰农知道了一切

说书人在大火焚烧后的废墟间，
突然将可怜的爱人的绳索砍断。

不能与刚刚升起来的明月见面，
马杰农从地区的这边走到那边，

各种新的思想带来了新的叹息，
他一心只盼着闻到那芬芳香气，

那种从涅德高地吹过来的气味。
只有这才能帮助他把黑暗击退，

只有这种温馨的龙涎香的芬芳
能使他顿时充满活力把一切遗忘。

他平躺在地上。不管你哪里看——
他周围带刺的灌木丛①到处可见。

---

① 长在阿拉伯沙漠里的刺灌木丛。

但什么也引不起马杰农的注意，
他已不辨什么是刺，什么是玫瑰。

蓦地，一匹骆驼和一个骑者的身影，
象条凶恶的毒蛇向马杰农蠕动，

爬进荒野。这位骑者一见马杰农，
立时勒住骆驼，随即向后仰仰身，

就象个狂暴的魔鬼般咆哮起来：
“是你呀，大傻瓜！整天价晃去晃来，

跪在地上，爬来爬去向偶像敬礼，
你嘴里夸赞偶像，实际你害自己。

你的爱情算什么，值不了半文钱，
顶多不过放在远处还可以一看。

算了吧，我劝你不要再去爱女人！
坏小子！那个不能和你结婚的人，

你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托付给她，
你相信她的忠实，你背诵她的话，

象在诵读天赐的皇家识字课本，
可是她把那个假誓言早已忘尽，

她把你的爱情早已丢在了脑后。
起来，坏小子，竖起你耳朵听个够！

来了位新郎官。受到了殷勤接待，
而且吃上了丰盛的筵席。之后很快，

那条蛇就在他的脚下蜷伏憩息。
你选中的人已经和他睡在一起，

伸出两只温柔的手要把他拥抱，
年轻的丈夫也接受了她的回报。

我看见，你的心在哭泣？滚它的吧！
所有这些都毫无意义！ 滚它的吧！

不管是一个女人，还是千千万万，
她们的脾性无常，脆弱，而且多变。

人们都在写‘忠贞’，但握起苇管笔，
遇到女人名字，你就会笔尖难移。

女人多多少少会给你几天温情，
一换地方就象猫一样又去偷情。

离开你，倒在生人怀里颤颤索索，

她甚至不会问问你，是死还是活。

她热烈多情，赛过所有的男人。
‘我愿意’——完了，再没有其他的原因。

在任何游戏里，她都要准备行骗，
在任何谈话里，她都少几分真言。

所有爱女人的人都为所爱受罪，
但谁也不期望他所爱忠贞不移。

她各方面都是危险狡猾的敌人。
那种相信女人的人都是糊涂虫。

你难过的时候，她却会兴灾乐祸。
你高兴的时候，她却把愁眉紧锁。

你告诉她：‘干吧！’——她却会袖手旁观。
你告诉她：‘别干！’——她却要冲到前面。

她们的脾性从生到死都是这样。
一切女人——对男人来说，都是死亡。”

当这种胡说八道还在没完没了，
马杰农就象一束烈火扭曲盘绕，

随即头朝下象一只鸟摔倒在地，
开始用他的脑袋在石头上撞击，

头破血流，在土里爬，在山石间滚，
把衣服撕烂，但求以死了此一生。

这个愚蠢的恶魔显然有些懊悔，
他对自己干的事感到有些羞愧。

于是他在这里山脚下坐了下来，
想让这失去理智的人恢复过来。

“唉，真是羞耻！我干了什么事！”他说，
“一切都搅乱了，一切都没有了辙。

但是说出去的话已经无法收回，
而可怕的玩笑也许能请求恕罪。

女隐士和一个男隐士生活在一起，
她却孤单单没有宁静，夜夜哭啼。

这个丈夫——他虽然已是她的丈夫——
却和他的妻子没一夜睡在一处。

她以你的名子郑重地发过誓言，
是睡是醒，都要和你的名字相伴。

没有一夜，没有一瞬，这人间美女
不在哭泣，当她一想到把你失去。

她出嫁已有一年，或者一年不止，
虽说是有夫之妇，实际并非如是。

即使时令再过去有一百个年头，
无论什么愚蠢的事，她都不会有。”

马杰农想来想去，弄出了个究竟：
两面镜子，相互间都失去了真形，

相互都在欺骗。而事实却在镜外。
他枉然地想要把真相弄个明白，

而且沉重的羞辱打得他昏昏然，
他成了一只小鸟，翅膀已被打断。

他从现在的景况里找不到出路。
而关于蕾莉的情况也音讯全无。

马杰农谴责蕾莉的幽灵

他又和他心爱的姑娘谈起话来，
望着几乎捉摸不到的大气的海，

面对着从涅德高地吹过来的风：
"哪儿是我们的誓言？我们的约定？

哪儿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童年？
那些事情怎么就能变成了碎片；

哪儿是你反反复复说过的忠诚？
哪儿是你的眼睛一再表露的温情？

我抵押了我的灵魂，卖给了魔鬼——
但是你从小儿就不是那么老实。

我用灵魂的代价获得了全世界——
你却宁愿把自己的小偶像崇拜。

我整个青年时代都在花园度过，
那是你散步的地方，是我的欢乐。

你的花园开花了——那里乌鸦欢歌。
你的果实成熟了——它来啄食鲜果。

当你记起我的时候，这样的思想
会借着西蒙风① 的吹动把你烧光。

你再也不敢不知羞耻地看着我。
可是我们俩永远在一起，你和我！

象真理之与谬误，我们相互平等。
象生命之与死亡，我们相互忠诚。

但是有那么一些人，人数相当多，
他们总在替我们俩计算善和恶。

他们会根据我的痛苦搞个清楚：
你曾经是怎样，当初走的什么路。②

就算我有两只已经瞎了的眼睛，
但是你却不能欺骗有视力的人。

如果放荡的人真能够酒不沾唇，

---

① 沙漠的热风，毒风。

② 这里批评一般的庸俗的对男女爱情的看法。

他就不会损害他的荣誉和良心。

如果蔷薇不离开它自己的花坛，
蛆虫就不会钻进蔷薇花的中间。

如果月亮象圆盘一样放射光辉，
全世界就不会有什么比它更美。

我该用什么样的纪念来看待你？
我该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你？

我不是那种能将过去忘却的人，
任谁也不能强迫我将过往忘尽。

由于你我现在遭受这样的痛苦，
但愿它活在我的心底，心的深处。

我无权称你为我的忠诚的朋友，
我也无力称你是背信弃义之流。

我不知道真情，但也不愿意骗人。
请你说，我该怎样称呼你这个人？

你是白天的太阳，我，夜晚的灯盏。
我愿熄灭掉，只要能看上你一眼，

我只想吸一口你的温柔的香气。
亲爱的人！你定将置我于死地，

你比葡萄汁还要香甜，还要醉人。
当火张开贪婪的双臂要把你吞，

它总是垂涎三尺，露出一种馋相。
当一个个花园被明月的光照亮，

花园就不会贪恋土地，贪恋穿着！
不，一切的比喻都不会十分适合……

你的弯弯的双眉不为世人向往，
但对于我，却是朝朝暮暮的梦想。

为国王做衣服的最漂亮的绸缎，
在你的面前不过是廉价的麦秆。

额头上看不到丝绸披纱的苏丹①
征服着所有的王国，所有的地面。

我辛勤地耕耘爱情却终归无用，
你是怎样地牺牲了不朽的心灵。

---

① 暗指蕾莉。

你的双唇、你的视线如全属虚伪，
那么我的羞耻比真理还要高贵！”

父亲又一次去看望儿子

有一个伊朗人①一再说：从现在起，
马杰农的父亲终日里难过不已，

他白白地浪费时间，花大量的钱，
就只为了讨他的病孩子的喜欢；

不管你怎么千方百计替他洗刷，
这傻瓜也不会因此成个白娃娃。

父亲已经是疲惫不堪，年老体衰。
他已经预感到了打击就要到来，

最后的大门已敞开在他的面前。
老人对各种操心事已感到厌烦，

祖先留下的家已显得有些气闷。
喉咙的笛子吵哑了。告警的声音

① 指说故事的人。

在家里夜晚的三弦上逐渐加大；
死神已经站在门坎旁把门敲打。

于是他拿起徒步旅行者的手杖，
吩咐两个年轻人为他打点行装，

然后又满怀着希望和喜悦上路。
出现在他面前的又是峥岩狭谷，

又是绿色的水草和干黄的沙土，
谁决心外出，谁就不会感到痛苦。

但是哪里也找不到爱子的足迹。
突然有人对他说，有一块沼泽地，

有一块发着臭气的低洼的处所，
那里有一口盛着热松脂的铁锅，

一具腐烂着的、臭气熏人的尸体，
一座惩罚的寺院就隐藏在这里。

父亲听完话不敢怠慢，赶紧前行。
他发现他儿子的模样非常吓人！

他发现（他的心真是痛不欲生）
他面前是一个离开躯壳的幽灵，

是一副包着层皮的不动的骨骼，
象条蛇一样蜷伏在黑暗的角落，

是一个被花花世界流放的过客，
一个对变心的偶像顶礼膜拜者，

一个在敲打幽灵和梦幻的连枷。
一根乍看上去很细很细的头发，

被急流卷走不知何故竟然存留，
一条染上瘟疫到处跑动的野狗，

一口怎么熬也无法熬干的铁锅，
一位满怀激情、疲惫不堪的智者，

一个胯骨上披一张兽皮的野兽——
这就是这一位野性少年的结构。

父亲怯生生走上前去，一旁蹲下，
不敢用他的手抚摩儿子的头发。

两颗心，儿子的、父亲的，跳个不住，
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等的悲苦。

马杰农抬起他疲乏的眼皮注望，

他不了解，什么人站在他的身旁，

哪儿来的这个关心自己的老人，
于是他疯狂般直盯着他的父亲，

劈头就是一句："你是个什么人？"
一只瘦弱的手在眼前猛一挥动。

老人回答他说："我是你的父亲。"
于是童年又慢慢回到儿子心中，

他流着泪一下扑倒在父亲脚前。
亲啊亲啊，痛苦的亲吻没有个完，

儿子简直中了魔，那样疲惫不堪，
老人聚精会神把儿子细细察看——

他仿佛觉得，不是儿子站在面前，
是个赤裸的死人要受末日审判。

于是他从他的袋子里取出衣服，
披在那颤颤巍巍的儿子的肩头，

给他的苍白的额头裹上缠头巾。
"我的心肝宝贝儿，我的亲爱的人！

不是睡觉的时候。岁月骏马一般，
在凶狠狠地你追我赶，飞奔向前，

这里是死亡的山地，快离开这里，
这里暴雨十分凶猛，会致人死地，

这里闪电在悬崖峭壁之间跳荡，
而你的血还在发烫的伤口流淌。

日子屈指可数，你赤裸裸，孤零零，
在这儿呆不了几天，就会得大病，

倒下来，变成饿狼和兀鹰的猎物，
要当心点！等待死亡有什么难处。

主人的带着锁链的最糟糕的狗，
也比被赶到草原上去的人幸福。

今天，河水还在默默地向前流淌，
明天巨浪就可能冲毁它的河床。

那座山，流水就曾经在那儿发源，
可是总有一天崩毁——总有那一天！

要使自己石头一样硬，钢一样坚，
不然灾难猝然出现——你就会完蛋。

你就会被烧焦，被彻底烧成灰土，
可是你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成熟。

你在向死亡赶着什么样的骆驼？
你将在什么样难越的沙漠沉没？

魔鬼迷住了心窍的国库的管事，①
你呀你是吮吸自己血液的水蛭。

你哪怕高高兴兴欢迎风的爱抚，
要知道它会很慷慨地使你致富。

它一会儿就会消失，绝不欺骗你。
你哪怕就领略一会儿风的情意。

即使一丝清风明天会悄然而逝。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你住在这空旷的荒野——你会死去。
不要再这里那里浪游——你会死去。

一条狗也有个家，有个吃食的碗，
你却没有家。就这样地爬在地面，

① 原文为："你要变成魔鬼王国的管事。"此处暗指马杰农生活在沙漠和洞穴中。按照伊斯兰教徒的迷信，这里住着恶魔和邪恶的势力。

就如同你不是象我们一样的人，
而是黑暗的造物，无形体的游魂，

或者你已变成了野兽到处找寻，
跑来跑去想找一个自己的化身。

你是我的爱子，你就做我的朋友，
不要老讲你的病痛，还赞不绝口。

但是你注意：如果今天不回答我，
明天在哪儿你也不会再看到我。

我很快就要卷起我生命的线头。
我很快就要死去。为我喝一杯酒！

站在筵席边来，要象一位司酒官。
我的筵席结束了。太阳正在下山。

尘土染黄了落日的道路。该走啦！
生命已尽。我已面向归途，该走啦！

然而可怕的是，我在归途上行进，
你却跟着跑来拥抱父亲的脚跟，

倒在我腐烂的遗体上痛哭失声，

但从我的遗体上却找不到回应。

愿你的叹息化作一股轻烟飞升——
遗体不会发言，它只能冷酷无情。

苦闷的火焰会把你烧成灰烬——
但死者连手指也不会动上一动。"

马杰农的回答

你的呼吸——是我活着需要的水气，
你的高见——是我活着需要的天惠。

我的理智是父亲的理智的奴仆，
我的耳朵在把奴隶的耳环吁求。

但如果我是这样贫穷，这样不幸，
父亲就没有权利使我离开窘境。

灵魂既然为了爱情而受尽熬煎，
对于她，整个世界都不值半文钱。

所有我在慷慨人世看重的东西，
我知道、牢记的一切——都随风飘去。

我的每一个“今天”里，都没有“昨天”。
所有空洞的夜晚都记不起白天。

是的，你是父亲，你的影响我知道，
但是你为什么来看我，我不知道。

我不仅失去了对亲人们的记忆，
就是连我自己，我也已经忘记。

我在爱，或被人爱，我在哪？我是谁？
我领有一切，或者我什么也不配？

我几乎刚刚脱离开了儿童时期，
就变成闪电，连自己都化成了灰。

任何一个荒野的任何一个窝棚，
对于我，都要比父亲的德行贵重。

在我的命运的磨坊里，推磨的水
很早就沉默了，不再捣碎谷粒。

在粗野而狂暴的大自然的面前，
哪是我的命运、我的日子的起点？

我和野兽一同享受着我的贫苦，
我变得象土地一样黑，一样丑陋。

我就是破坏，我就是风暴和专横，
我终于在废墟上找到自己的城。

在你的国家，居民，随处可以见到，

但却看不到一根被烧焦的小草。

在文字当中连一个字也不存在，
在部族当中也找不到一个胚胎；

那一夜，你并没有把我唤到人间。
忘掉这件事吧。也不必再去责难，

不必再去训诫，也不必再去祈福。
你的面前展开了那条远去的路——

你们活着的人，每一个人都怕它，
可是我已经有一次经过了它。

假如你要离开这人世，我的父亲——
哭你的将是另一个人，不是死人。

父亲和儿子告别

伸出手，儿子，别了，现在还来得及。
哪怕用泪水把我身上的土冲洗，

为了我能常常把这种泪水想起，
在死的眠床上，在最后的摇篮里，

为了我踏上了这条遥远的道路，
身上携带的不仅是忧愁和痛苦。

这里不需要想入非非。快来拥抱
你的父亲，按人之常情，把我拥抱。

别了！ 你再也不会看到我的存在。
别了！ 你将孤零零一个走向未来。

别了！ 我带上零星家私就要上路——
赶快转过脸来吧，好好把我一睹。

别了！ 别了！ 船儿正在解开缆绳。
但如果这样的离别引不起反应，

还不能使我的唯一的儿子动心，
那么，别了。从此我不是你的父亲。

他就这样地说着，又痛苦又严肃，
就这样把最后的诀别的话说出，

然后急急忙忙地转身踏上归程。
但是到家里他也来不及歇歇身。

两三天的功夫，疾病就开始光临，
老人开始抱怨自己可怕的命运。

但是死神埋伏在一旁不能久待，
他赶紧把人世的事务作了交代。

老人的灵魂，象飞鸟飞出了鸟笼，
急忙地冲向前去，好去告别人生，

死亡的尸灰投入了大地的怀中，
死神治好了一切，又把一切评定。

世界——肮脏的巢穴。谁能得到安宁。
愿它不要对悲哀、忧伤怀抱友情——

但愿它能象月亮一样走完一周，

能象闪电一样，有生有死不停留。

临时宿营地上的房屋并不牢固——
不要停下休息，也不要过于痛苦。

如果在中途遇到了有人的村落，
可不要想在那里找个长住之所，

什么人把灵魂带出华丽的殿堂，
他才能把它完完整整带进天堂。

这世界——魔鬼的实体，天使的外貌，
它专从你的死亡里把欢乐寻找。

心在人世筵席的酒杯里沸腾——
看看酒杯吧：那里是我们的前程。

你认为你有权要到谷地走一遭——
但是请看：那儿，草都象尖利的刀。

打起精神继续前进，要把这些看清，
只有头脑清醒，才有你人世的光荣。

高兴起来吧，你对这世界的看法
比鲜玫瑰还要鲜艳地开出新葩。

不要做一条蛇，蜷伏在山谷里。
珍视生命，这是你的唯一的目的。

把生命抓牢，要为生命而斗争，
离开人世时，你就会心地平静。

岁月飞驰，癫狂的马向前奔突。
请把这群马飞奔的大画卷细读。

拜火教徒们象梦一样走了过去。
可这些人中有谁对画卷感兴趣？

长埋在荒原上的部族都在哪里？
如今是什么人住在这些坟墓里？

积德行善吧，不要被恶迷了方向。
德行和德行总拴在一个结子上。

积德行善吧。这德行在井底深埋，
它还会以德行的面貌到你身边来。

当德行的美好的消息一旦传扬，
苍天的穹隆下就会有这种反响：

把你珍藏心头的思想告诉高山——
它的轰隆的回声会把四周传遍。

马杰农听到了父亲的死讯

一次，从一位夜间打猎人的口中，
马杰农听见此人把他骂了一通：

“唉，你呀，都忘了你老子在哪儿住，
把什么都丢在脑后，不起火，露宿！

整天想着一个蕾莉，象玩洋娃娃。
什么父亲、母亲，啥对你都是白搭。

把父母亲不放在眼里。这是耻辱！
这样还不如你自己也躺进坟墓。

依我来看，你就不配做他的儿子。
从前你由于年纪太小，很不懂事，

父亲在世时，你可以不操一点心。
如今好景已过，没有了你的父亲——

你就不应该到他墓前哭上几声？
你就不去走一趟拜拜你的亲人？

至少在你这副讨厌透顶的脸上，
不应该有一点失去父亲的悲伤！？”

于是马杰农即刻感到万般痛苦，
他那种神情，就象锵戈琴弦发出

这个做儿子的第一声痛苦呻吟。
他急急忙忙跑向他父亲的新坟。

他一看见父亲坟上的那块墓碑，
立即用双手抱住它，默默地垂泪，

伏在地上，眼泪象河水一样涌流，
遏止不住的悲伤要把河堤冲走。

就在那天夜里，他就热病染身。
没有多久，他就感觉到精疲力尽；

即使不是这样，这种简陋的生活
也很难对付得了这热病的折磨。

但是谁能想到正逢内心的悲伤，
孤儿的命运突然落到他的身上！

他就这样直挺挺地躺倒在地，

比死人还要厉害，那么苍白无力。

“父亲呵，你在哪里？哪是你的灵魂？
不要对你的头生儿子厌烦怨恨。

你情愿不要儿子呆在你的身边——
正因此，我们中间隔着一道深渊。

我已经不知道，一个人有多痛苦。
我自己很快也要走向这种去处。

帮助我吧！呵，你多遥远！帮助我吧！
生活象煤块一样腐烂。帮助我吧！

你是我的教师和好友——你是一切。
是我心的勇敢，手的力——你是一切。

使我心灵变得丰富的一切——是你。
使我走上正直道路的良师——是你。

在这样荒凉的远方没你在身边！
呵，在这条路上没有你我多困难！

万不要用你的死亡来把我责备。
我自己很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委。

你是骑者，没有把你的野马调好，
为什么你不善于给我带上铁嚼？

我粗鲁不驯——你却是无限地温和。
我是严寒——你心里的爱却那样热。

你苦恼，你悔恨，把儿子生了下来——
我却在周围，就在附近，荡去荡来。

你会十分细心地照料我的眠床——
可是关于你，我却连想都不去想，

你会为了我的欢宴铺一层地毡——
可是父亲的爱护我却丢在一边。

原谅我吧，父亲，我恳求你的宽恕。
我使你蒙受了委屈，蒙受了侮辱。”

他这样地哀告着，又哭泣，又叫喊，
大白天因为他的哭泣变得昏暗。

夜展开了它的那面黑色的大旗，
招呼群星在天上依次各就各位。

接着朝霞又高高地挂在了东方。
马杰农又开始把忧闷的鼓擂响。

炼丹的太阳用清晨的炼丹药水，
奇妙地给整个的大自然披上金衣。

但是活的尸体在死者尸体之上
还在哭嚎，还没有抬起他的面庞。

他就这样白天晚上地哭个不停，
不仅在哭他的父亲的在天之灵——

还哭他自己的稀奇古怪的运命，
哭他的童年，哭不可挽回的爱情。

马杰农和野兽的友情

有一天，他又一次出现在涅德。
在这里，他发现了破旧的卷册，

在许多别的清清楚楚的名姓中，
他看见两个名字——蕾莉和马杰农。

两个名字相互紧紧地靠在一起。
他把这奇妙的一页撕碎，毫不迟疑，

用指甲把他的爱人的名字刮掉。
一个人感到非常稀奇，向他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你用手
把这个名字刮去，抠得一点不留？”

他回答说：“两个相互在爱着的人，
不要第二个标记。一旦湿土盖身，

尸体就会腐烂——然而总能听见，
两个人死后的呼吸会连成一片。”

“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刮去，
而刮你爱人的？”他回答，面色抑郁：

“我是疯子——我只不过是一个空壳。
我要让我的爱人在我身上作窝，

在我身上萌发，让这空壳保护她，
让她谁也瞧不见，象披着块面纱。”

他说完这几句话就又走向荒漠。
他从此习惯象牲口一样地生活，

他去捡干树根，采集苦草的根茎，
就这样野兽一般生活在野兽中，

蹂躏了人的法规、人的羞怯的习俗，
全然不顾人的尊严和人的耻辱。

野兽们和他非常亲热，十分友好，
以至忘掉了猎熊的矛，宰兽的刀。

一群一群的狐狸、老虎、狼和牡鹿，
都和他呆在一起，或者站在远处，

好象奴隶一样，等待着他的差遣。

他象苏里曼沙赫①，主管生杀大权，

高傲地在自己漫长的旅途流浪，
一把强大的鹰翼巨伞张在头上。

他取得了这样一种君王的权柄，
也是为了养成野兽凶猛的习性。

一只狼不去触动那温怯的小羊，
残忍的狮子不去把那野驴撕伤，

一只狗不会见了驴子冲上去咬，
扁脚鹿用金钱豹的奶汁作饮料。

当他一旦感到困倦了，昏昏欲倒，
狐狸就会跑来用尾巴把地面清扫，

扁脚鹿温顺地躺在他的土脚旁，
他可以随便地依靠在野驴身上，

脑袋却耷拉下来枕着牡鹿大腿。
狮子扑通一声在睡者前面一偎，

象是他的忠诚的卫士，他的仆从。

① 圣经里的所罗门王，被伊斯兰教视为穆罕默德之前的先知之一。据传说，服从所罗门王的除了人以外，还有鸟、兽和精灵。

平时狡诈的狼也为了击退敌人，

彻夜拖着声音嚎叫，眼不合一下，
豹子生来就是为了抢掠和厮杀，

也一反常态地把它的本性丢掉。
流浪者们就这样住在他的周遭，

按着战斗的秩序组成一个集体，
和他来来往往，一派特别的生气。

看到周围有这一支守卫的队伍，
谁也不敢向着马杰农走近一步——

不然这些猛兽会立即使你碎身。
它们你看我，我看你，都看马杰农，

只要认定来人是马杰农的好友，
这个危险的圈子就会把他接收。

它们勤奋地向发号施令者学习，
它们接待这样的客人亲切得体。

马杰农象牧人，和信徒们在一起，
他的翻搅不已的灵魂才得到慰藉，

因为他相信这一种原始的力量。
他变得越来越单纯，越来越豪强。

人们远远地惊羡着这样的友谊，
对这些勇敢单纯的随从惊羡不已。

不管什么地方的恋爱着的青年，
都到这里来，来到这遥远的荒原，

只为了把马杰农哪怕看上一眼。
朝圣的人来自遥远遥远的天边，

总要在马杰农旁边找一块地方。
和马杰农一起把一点午餐分享，

已经变成了朝圣者的一种仪式，
希望能听一听他的爱情的盟誓。

给他的一份他只吃很少的一口，
然后高高兴兴地全部扔给野兽。

冬天和夏天他就这样喂养它们，
变成了供给它们口粮的养育人，

就这样从它们得到些人间的尊敬。
他这支顺从的队伍也与日俱增。

无数野兽都习惯于做他的奴仆。
所有这些放纵者都成了他的家奴。

索罗亚斯特①的崇拜者，袄教术士
给狗一块食物——狗就猫一般贪食。

---

① 索罗亚斯特（札拉图什拉），古波斯袄教创始者，袄教是伊斯兰教以前在近东流传很广的一种宗教。伊斯兰教认为狗是肮脏的动物，袄教则在生活中给狗以荣誉的地位。比如，在举行丧事时，人们领着狗走在丧葬行列的前面。

寓　　言

我曾经听到一个传说，说梅尔弗①
曾经有过一个慷慨大方的君主。

他用铁链拴着一批长毛的凶狗。
这些狗象可怕的森林里的怪兽，

都有一种野猪的极蛮强的力气：
一使劲——能把骆驼的头吞进肚皮。

当仆人的，谁如果惹得沙赫生气，
他就把谁扔给贪狗，不眨眨眼皮。

在沙赫的身边，有位老实的少年，
他样样技艺精通，知识渊博无边。

他害怕，这位背信弃义的沙赫
在对下属的友好方面稍有差错，

① 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近东各族人民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13世纪蒙古入侵时被毁，此后即未恢复。城市废墟现在位于苏联土库曼共和国境内距马拉城不远的地方。

根本不告诉凶狗他是个什么人，
就会把他抛掉，让它们饱餐一顿。

于是他提醒沙赫说：偶然的机会，
他曾经和看猎犬的过往甚密，

他常常到他们那里去作客串游，
每次去都带上羊肉喂他们的狗，

替它们梳长毛，抚摩它们的后颈，
于是慢慢地它们就失去了野性；

凶狗吃饱了，友谊也就随之产生——
疯狂的狗慢慢也变得十分顺从。

有一次沙赫突然发起了大脾气，
和那位温顺的年轻人吵起了嘴。

沙赫宫廷里的那些凶恶的卫兵
（很明显，他们都有一颗恶狗的心），

绝不因为干了狗事而脸上发烧，
就抓住了这个牺牲品，和他一道

跑到恶狗跟前去，扔出去，等着瞧

他们这种恶作剧将怎么样终了。

开头，这些狗个个都露出了大牙，
准备扑上去，但它们良心说了话。

于是，它们亲热热地摆了摆尾巴，
在他身上闻了闻，又看了看他，

然后又把脑袋搭在自己爪子上。
这样，软弱的少年才得免于死亡。

白天过去了。夜的影子降落下来。
而当白天又将东方的天际破开，

黑色锦缎般的大地被金色尽染，
沙赫醒来了，已不那么可怕、凶残，

对昨天的事悔恨起来，并且说道：
"我让这只牡鹿去送死，没有必要，

你们去看看，要亲自去问明情况：
难道他已经被狗撕烂，已把命丧？"

看猎犬人了解了情况，惊得颤栗，
赶紧跑去报告沙赫这奇异的消息：

“那位少年——天使！由于真主的意旨，
本来是死刑却变成了一件善事，

死神在他的头上没有咬牙切齿，
他在凶狗的嘴里受到爱神保释，

群狗没有龇着牙露出一副凶相，
反而是在他的爱抚里满心欢畅。”

沙赫听后发起抖来，他首先下令
立即把那个受害的人拉出陷阱。

人们看到：那个少年并没有丧命，
于是怀着敬意把他引进宫廷。

沙赫痛哭起来，看见他依然健在，
就问他：“你怎样博得了野兽的爱？

什么方法，你还活着，亲爱的少年？”
“我的方法就是用肉使它们饱餐，”

少年回答说，“我极力对它们迎合，
一连许多天——于是这些狗感谢我。

而我忠实地为你服务十年时光，
你却给我这样无与伦比的报偿——

为了一点委屈就把我扔给了狗。
可是狗看这件事却从另一角度。

狗——忠实的朋友，你呢——狡猾的对手。
为了一块骨头，它就比许多人宽厚。

可是你，吵一次嘴，就要人家的命。”
沙赫听完了少年这么多的谏诤，

发现了少年身上的人性的光辉，
终于清醒过来，忘掉了那种行为，

那种只有无知的狗才干的事情。
这个寓言的目的——十三个字结论：

善行——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警卫。
可怜的马杰农和惹人爱的兽类

就是这样毫无阻拦地一起相处。
这事席尔旺沙赫，你要据为财富，

听听真理的声音，看这天外奇迹，
万万不可去吞食全世界的血泪！

不管是什么人，哪怕就是哈里发，
要使这个过客为奴，也先温饱他。

马杰农向真主的殿堂祈祷

当群星的环舞展现在人们面前，
苍穹繁花似锦，就象初春的花园。

大串大串银星项链垂挂在四方，
忽而浓忽而淡，发着金色的光芒。

快乐的银星的手镯戴在双手上，
在白云之巅，在紫红色的花坛上，

苍穹向创造主庄严地唱起颂歌，
把一支流星的飞箭扔给了恶魔。

子夜谛听着颂歌的多部的和声，
呼吸着麝香的美好爽心的熏风，

整个宽阔辽远六门矗立的宇宙
呼吸着这芬芳的龙涎香的气流。

无数的星座乘着高大马车飞驰，
在北极星的周围往返旋转不止。

可是北极星披着铠甲一动不动，
就象坚固的钢铁城砦，傲视群星。

二等星① 象尘封的商队把群星追逐，
沿着蜜样的牧场，沿着星河河口。

昴星团扬起自己丝绸般的旌旗，
浓妆艳抹，象黄色夹蓝色的画笔。

月亮用一件丝绸的缠头巾裹住
它自己有着皱纹的无言的额头。

你会透过云层看见有一层烟幕：
沙赫曾向苍白的月面扔过石头。②

这里象沙赫箭袋里最后一支箭，
水星把自己的最后的行程走完。

那里，金星，神情愉快而又舒畅，
象沙赫马鞍上花纹的金属闪光。

这里，火星，由于生气而怒不可遏，
它要烧坏这一帮子敌人的眼窝。

① 属小熊座。

② 意思是：月亮的表面有黑点。

那里，木星，用一个铁环镶在周围，
分明是对沙赫忠诚老实的标记。

土星用坚硬的磨石磨利沙赫的箭，
土星是子夜时分最明亮的灯盏。

噢，沙赫呀，你是多么地威严大方！
愿你的美常在，愿它与日月争光！

你皇宫和塔楼的光辉普照苍穹，
愿苍穹因这种闪光而为人赞颂。

内扎米因为为你服务感到骄傲，
你也因此受人敬仰，被人们称道。

马杰农在沉思默想中过了一夜，
眼睛里发着幽暗的光，忽明忽灭，

当银白色的夜刚刚变得黯淡，
他就很诡秘地和群星开始交谈。

他向金星转过了脸："至善的星辰，
请给我这死去了的心一些欢欣，

至善的星辰，你是幸福的护身符，

是你管理着古今的算命天宫图。

你是通向人间一切愿望的咽喉，
席间叮当作响的杯盏里的美酒，

是帝王指环上的花纹，灿灿发光，
请不要撇下我，扭转你的面庞。

给我希望，告诉我我爱人的消息——
你要知道，我已到了最后的限期！”

木星在淡蓝色的苍穹升了起来。
马杰农转向它的光辉，祈祷起来：

“呵，木星，你倾听世间一切的誓言，
把征服者一个个引向胜利的彼岸，

你永远从上界赐给他们以成功。
一切仁慈的公文上都有你签名，

使世界有一个极其美妙的面貌，
把一切事情安排得合理而完好。

我坚信深不可测的爱情——由于你，
这颗心所以能如此忠诚——由于你。

给我以信赖的眼光，帮助我，木星！
道路在哪儿，指给我方向吧，木星！”

但是他看见星星渐渐、渐渐退走，
他看见曙光正在徐徐地显露……

于是他明白了，群星做不出裁判。
他又向能做出裁判者转过了脸，

这个裁判者不借星光，无所不能；
“我的真正的主宰！为什么我不曾

把自己的祈祷第一个就献给你？
火星，金星，土星——全都是你的奴隶。

你的名字——比所有的名字都崇高，
你的开端——比一切的时代都要早，

你的知识——丰富渊博，谁也比不上，
你的财产——价值万贯，其阔绰无双，

为我们推开横在道路上的障碍，
为我们把巨大的岩石尖顶炸开，

为我们清楚地指出伟大的道路，
你呀，永远永远是我的造物主！

你的七重天一片蔚蓝，辽阔无疆，
这矗立六座大门的无底的地方！

如果我的双眼竟然能达到那里，
我会什么也看不见，扑朔迷离。

在流浪者的道路上多说些好话，
哪怕是一点点恩德，也请赐给他。”

就这样和黎明的霞光嘟嘟囔囔，
马杰农不知不觉地沉入了梦乡。

他梦见，仿佛是有一个什么树干，
突然开了花，绿色树顶，直抵上天，

一只鸟从天上很高很高的地方，
向他飞了下来，落在他的肩上。

小鸟用它的珍珠嘴噙来一顶王冠……
但这时候，他倏忽惊醒，睁开了眼，

他发现，早晨已经来到了人间，
在用新鲜的露水把大地洒遍。

这个梦，这只鸟，使他喜气洋洋，
仿佛他也象小鸟一样长起翅膀。

马杰农收到蕾莉的信

白天，什么样的白天把半球照明，
快把你白天的蔚蓝色赐给眼睛。

白天，什么样的白天在天国芬芳里
轻轻地呼吸着，燃烧，却不会烧毁！

仿佛只要你说一声："请帮我的忙！"
成功之神就会高兴地向你光降。

生活打算不管世人怎样去责备，
毫不在意地就使某人幸福顺遂——

无论谁，只要他无依靠，衣不蔽体。
穷小子马杰农正在山坡上徘徊。

在他的周围，一群野兽把他保护。
蓦地，在荒野里卷起了一阵尘土，

一个漂亮的面庞在尘土里转动，
一个漂亮的骑者在尘土里驰骋。

骑者越跑越近，在远处下得马来。
马杰农向野兽作了个友好姿态——

野兽们发着呼噜声，亲热，驯顺。
看着这又体面又漂亮的陌生人，

马杰农断定这个骑者是个富豪，
于是他开口欢迎，也并不骄傲：

“也门星啊！你说，我该怎样想才对：
在你的脸上是幸运呢，还是伤悲？

你的英俊的面貌让人看了喜欢，
可我周围的这些野兽却很危险。

他们发起狂来，什么事都会发生。
我就经过这种事，从前有一条龙

就曾把它的坚刺刺进我的身体。
如果你到这里来不怀什么好意，

最好一开头就把要说的吞下肚！”
听到了这些话如此地单刀直入，

客人就在马杰农面前俯伏在地：

"阿拉伯显贵当中的最大的显贵！

啊，你能使每一只野兽服帖驯顺，
这温顺的行为又征服了你的心，

野兽也能乖乖地躺在你的面前。
撇开日常各种各样的消息不管，

我给你带来了你的朋友的消息。
能够偷偷地带来的，我都带给你。

你允许——那么我就什么都告诉你。
你拒绝——那就再见，绝不违背尊意。"

这个钟情的感动得流下泪的人
一声呼叫："请你快点告诉我佳音！"

但客人回答说："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看到了最香艳的偶像的容光。

不！不是太阳升起，不是月照宇宙——
而是薄薄的亚麻巾包着的额头。

不是柏树长在果园阴凉的地方，
而是整个果园，一切果园的凉爽。

小溪听着甜言蜜语的细声细响，
就不会再穿过碎石，潺潺地流淌，

鬈发的冠冕看起来象字母吉姆，
身材——好象阿里夫，嘴唇——好象米姆。①

这样‘吉姆’的名字就自然地形成，
在其中，象在杯中，映照一个天空。

眼睛——好象两颗唯妙唯肖的水仙，
被培植、养育在一泓清泉的岸边。

一对眉毛——象两个弓要把箭射出，
但每支箭都是一个致命的‘奇数’。

但眼睛宝石却象两粒眼泪珍珠，
一对眼睛在浸水的草地里沉浮。

我看到她是那样烦恼地哭泣，
我就问她为什么哭，有什么悲戚。

姑娘对着我冷笑一声作为回答。
她开口道：‘完了呀，我的青春年华。

---

① 阿里夫（ا）是阿拉伯字母里的第一个字母，象一条垂直线。常用来比喻挺拔、端庄的体格；米姆（م）是第24个字母，有弓形的弧线，常用来比喻娇小、漂亮的妇女的小口。

我叫蕾莉，我曾是个年轻的姑娘——
如今我比马杰农还落魄，还疯狂。

那一个疯子头顶着黑色的星星，
对这种可怕的灾难他全然不懂：

并不是女仆般的妇女，而是男人，
正是他，是一切个人痛苦的原因。

他可以勇敢地走在爱情的路上，
他自己说过的话，他也敢承当，

他愿意到哪里去，就向哪里前进，
蛆虫不会偷偷地蛀蚀他的灵魂。

可是我多么可怜，永远孤单一个，
我只能和自己随便地找点话说，

我总是怕做出个什么样的决定，
总是怕在人们当中丢了好名声。

任何的饮料都比所有的毒药苦。
比草还硬的是一切丝绸的庇护。

我没勇气和丈夫争论，把他驳倒，

也没勇气和父亲争论，把他驳倒。

常常，爱神命令我说："挺起腰杆！"
可是耻辱和荣誉却说："别这样干！"

即使胜利最后拱手让给了女人，
可是不管怎么说，女人还是女人。

即使女人也能献出自己的头颅，
谁也不认为她有狮子般的英武。

我顺从地接受了这可怕的运命，
只是我的心日夜熬煎，不得安宁：

没有我，我的爱人怎么能够忍受，
没有我，什么名字能到他的心头？

他在谁的路上移动自己的脚步，
他为谁的筵席在那里铺展桌布？

他在和谁交谈，结识了什么好汉，
他和谁消磨着这些白天和夜晚？

你知道，那个流浪人在什么地方？
告诉我吧，如果可以，请好好想想。'

听了这让人痛苦的悲惨的故事，
我不能再对真情实况予以轻视，

我拿定主意把你的粗野的形象，
象盖蜡章一样，刻在姑娘的心上：

‘那个疯子，他自己都会不寒而栗，
破坏了友谊，割断了朋友的联系，

迎着呼啸的风，想治疗心上的痛处。
在他的周围，是一群野驴和野鹿。

对你的爱——象火在他的血里燃烧，
可是父亲的死比爱情更加难熬。

痛苦无法克服，一切都绞在一起：
一会儿，他唱起格西特，倾诉别离，

一会儿，他又编支歌，哭老父亡魂，
就是石头听了这些歌也会伤心。’

蕾莉受不了这样的深长的叹息，
她低下头，非常可怕地浑身颤栗，

这使我甚至想，她的死就要临头。
可是没想到她很快又抬起了头，

向我说，带着信任而贪求的目光：
‘希望你在离开这里回家的路上，

经过我的帐篷的时候，能停一停！
（她顺手向上面指了指那个帐篷。）

我想托你带封信给我亲爱的人。
如果说你真的有一颗至诚的心，

就请你不要拒绝为我保守秘密！’
说完了这番话，我们就各自东西。

昨天晚上我到了她的帐篷前面。
蕾莉穿着一身蓝色的粗布衣衫，

迈开步子飞快地跑到我的面前，
把一封秘密书信送到我的手边，

这封信用缄默就象用漆印密封。
拿去吧！从此我就可以不作一声。”

马杰农抓住蕾莉写来的这封信，
向地面低下头，开始不停地转动，

一圈一圈地转，象个残破的圆规，

接着，仰面倒在地上，象一个醉鬼，

最后，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总算是
一阵热病似的大发作逐渐消失。

蕾莉给马杰农的信

当他把蕾莉的来信放到面前，
他看到了蕾莉这样真切的语言：

“为了至高无上的真主，他的力量
能治好理性，能使灵魂复苏发光，

这圣者中的至圣，他也能明辨
不能开口的一切生物的语言，

他把鸟类和鱼类握在右手之中，
把星星的种子撒在夜晚的天空，

他把人赐给了大地，为大地所属。
他是天下第一个光荣的所有主，

他生命不息，永生永世光照万物，
他把灵魂赐给每个人，作为赠物，

给每个人整个世界——也可能比这
光辉灿烂的天国所给予的更多？——

它只降下了他的华贵的紫红袍。”
抛出了象蓝绿宝石一样的辞藻，

蕾莉紧接着就抒写他们的爱情：
“受苦的人呵！让我的柔软的丝绒——

我说的这些话把你的眼睛揩干。
我象蹲在牢房，一个人疲惫不堪，

你生活着呵，无拘无束，我的好人，
你冲出了那扇闪着金光的牢门。

悲哀王国的赫哲①的幸福的源泉，
让你的血液呵把这面山坡尽染，

然后象肉红石髓一样流入裂罅，
你象一只小螟蛾飞向我的蜡烛，

由于你，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争斗，
可你，却在伴着那些野驴和野鹿，

我的责备和赞美只对着一个你，
你却把自己的身体撕扯得粉碎，

① 见第50页注①。“悲哀王国的赫哲的幸福的源泉”，指马杰农。

然后投身到那紫红色的火焰中。
记得吗，当你还是那么健壮年轻，

你曾经发誓说要对我永远忠诚。
咱们所有的故事被人到处传颂。

我不会背叛我们的最初的誓言，
但我不知道你如今有没有改变。

你现在在哪儿？干什么？住在哪里？
你向往着什么？而我——只有一个你。

丈夫和我——不是一对，我不属于他。
我的出嫁——简直是一次可怕的惩罚。

我不曾和他一起睡在一张床上，
深沉的悲哀毁了我，我贞洁无恙。

让大海卷起巨浪把贝壳吞下肚，
金刚石也绝不会磨损一粒珍珠，

谁也不能撕去一块珍宝的标记，
不能毁掉园中花丛的一颗蓓蕾。

而丈夫——让他去吓唬人，狂笑，哭泣！

要是没你——他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就让他象百合、象大蒜一样长大，
但是从他身上绝长不成一朵花。

你等着我。我也下定决心把你等，
我要和你睡一张床，住一个帐篷。

但是万一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
我现在这般模样，我有什么罪过？

你的每根细发——都是我神圣之物。
你站立的地方，还有你住的草屋——

这都是我的花园，四季花开不败。
当你的父亲的死亡的消息传来，

我撕破白色的殓衣，我嚎啕大哭，
我用手抓自己的脸，我捶胸顿足，

就好象这死去的人是我的父亲。
行完了所有这些仪式之后，最终，

我还是不愿意到你那里去找你。
管它呢，就让身体在离别中死去，

让我的灵魂永远地和你在一起。
我知道——你的灾难大得无法比拟。

你的全部的慰藉就是一个耐性。
可我，相信吧，只喜欢短短的一分钟。

冬天的树枝上，幼芽都还在沉睡，
但春天一到——花蕾绽开，绿叶纷披。

不要哭泣，当你孤零零，万般痛苦。
我，不值一顾。我在近旁，就已知足。

不要哭泣，你孤身独处，一贫如洗。
你要记住：独身人，上帝会关心你。

也不要为父亲的死哭泣。散散心，
不要过多地流泪，象急雨，象层云。

父亲在地下，儿子的头上是阳光。
掘开坑穴，宝石会发出灿烂光芒。”

马杰农，当他读蕾莉来信的时候，
他就象蓓蕾突然绽开，热情难收，

象中午充满活力的热烈的大地。
他声声不断地呼喊：“蕾莉，蕾莉，

蕾莉，蕾莉，”哭哭啼啼，十分悲伤。
然后，清醒了过来，开始急急忙忙

弯下身，抱住送信人的双脚就亲，
好久好久，什么也不说，欲言不能，

就好象他根本不懂人类的语言。
突然他呼叫了一声：“啊，我怎么办？

既没有纸，又没有笔，怎么写回信！”
但是要知道，做特使的向来机敏，

他打开他的精制的小盒，没二话，
向着马杰农，把笔小心地交给他。

马杰农的复信

回信的第一部分，一开头的语言
就回响着幸福的崇高的礼赞，

赞颂造物主，赞颂他的全知全能，
他能推动一切的星体，所有的心，

他什么时候都高踞于众人之上，
他能洞察隐秘，如同能识破表象，

他能驱散黑暗，他也能放射光明，
他能使一颗宝石变成一颗明星，

他能满足一切的情欲、一切渴望，
每一个匮乏者都会因他而加强。

说完这些话，他就写自己的爱情，
一团不熄的火燃烧在他的血中：

“命中注定要这般穷困潦倒的我——
要告诉你，我的全部思想和生活。

原来这样，我错了：我的血液鼎沸——
你呢，你的婴儿的血液还在沉睡。

我那样绝望地俯伏在你的脚前，
你却温柔地把别人拥抱在胸间。

我没有任何怨言，强忍受着痛苦，
就为了你去减轻别的人的痛苦。

你的美丽——这是我的祈祷的圣地，
帐篷的幕布——在把我的祭坛荫庇。

我的病痛，甚至于也是我的安慰，
是盛我的全部眼泪的大水晶杯。

在陌生的和敌人的手里的瑰宝，
在我面前就是可怕的毒蛇一条。

呵，伊列姆园①，那里小溪已经干涸！
呵，天上乐园，什么人也不能目睹。

打开地窖的钥匙——握在你的手中。
我的醉人的毒药——握在你的手中。

---

① 天国的神奇的花园。

疼爱我吧，看不见的你——我是尘土。
请看一看我的监狱吧——我是尘土。

你，别人的屋顶在把你加意遮盖，
你心甘情愿地同意卑鄙的妥协。

哪儿是真诚？是你早年的誓言？
原来在那儿！一连串的耻辱、灾难。

我们之间找不到一个和谐的音，
找到的只是我这亡命囚的烙印。

我们没有平等——我处在奴隶状态！
你让你的朋友就是这样地存在。

到底什么时候，告诉我，什么时候
我们之间的谎言的墙能够拆除——

什么时候受尽人间折磨的明月
才能逃开那条龙的残暴的抚爱，

什么时候囚徒忘掉牢狱的黑暗，
守卫的人能被赶离堡垒的炮眼？

但是不能！还是让我被劈成两半！

愿伊本·萨拉姆的身体保持康健！

愿他还是那么慷慨、善辩和温良——
不，还是让纯洁的珍珠在贝壳深藏！

但是，你的鬈发的发卷是个铁环，
永远以它的魅力控制你的容颜！

但是，我一次也看不到你的眼睛，
我却总在保护你，不让毒眼偷盯。

如果小小的蚊虫在你头上嗡鸣，
我就觉得，你头上飞着一只毒鹰。

我——是狂症，你梦中也不会梦到，
我——是骚乱，告诉你你也不会明了，

我——是本质，它已和你断绝了往来，
是天蓝色的高空，常在无我状态。

而那种还要求两人相会的爱情，
只不过是世界市场上的廉价品。

我的爱情——就是终归为爱情死掉，
在已凝结的血液里、在火里燃烧。

根本找不到治疗我的病的药物。
但是你却活着——自然是，没有痛苦。”

马杰农和萨里姆-阿米里特

在马杰农的亲属中间有位老人，
对这位流浪人的健康十分关心，

这个可敬的老人是母亲的兄弟，
自从下世以来就一直住在这里。

老人的名字叫萨里姆-阿米里特
按字义都叫他真正的撒米里特①。

有那么一回——萨里姆骑上了骆驼，
要去看看他的外甥是怎么生活。

他走遍了山岩和狭谷，找啊找，
不知走了多少路，付出多少辛劳。

最后，在山岩之间的一个洞穴中，
他总算找到了他的那个疯外甥。

---

① 据伊斯兰教传说，这是一位魔术家，巫师，摩西的同时代人和敌人。在摩西不在的时候，据古兰经说，他造出了一条金牛犊，强迫以色列人崇拜他。后来受了摩西的惩罚。"撒米里特"的名字成了狡猾的象征。

因为抛开了人间一切烦杂俗务，
他还象过去那样，还是喜欢痛苦，

还被平常跟着他的随从们包围，
生活在野兽中间，自己也象兽类。

他认出老人，认出了亲爱的舅舅，
看出他也在为自己的事情发愁，

可怜人就和他谈起来，心平气和。
老人发现他那么不幸，全身赤裸，

是鹿群中间唯一没长毛皮的人，
就爱抚地说道：“答应我一件事情。

听我的话，从驼背上取一件衣裳，
不要再这样了，好好地穿在身上。”

“不，”马杰农回答说，“赤裸裸的身躯
已经象燃烧的火焰早飞上天去。

你的那一件象青草一样的衣裳，
只要接触到肉体很快就被烧光，

要知道，我的肉体里面已被烧化。”

为了对舅舅新的请求作个回答，

他总算一下子把衣服披在身上。
这时萨里姆又捧出面包和酥糖。

可是已经失去理智的可怜的人，
对这好心带来的食物毫不动心。

因为他彻底地摒弃了一切需求，
就把这些食物揉碎了扔给野兽。

萨里姆有些为难了："奇怪的念头！
不吃东西靠什么活命，怎么忍受，

这么脆弱的身子怎么支撑残生？
你当然应该吃东西，因为你，是人！"

马杰农回答说："我会永远地健康，
身躯干枯了，爱情却能给它力量。

你不要看我这样温驯，枯瘦如柴——
别种有效的力量使我生机不衰，

吃的东西只能勾引起我的痛苦。
我瞧不起任何人的慷慨的赠物，

我靠我自己的烦闷的眼泪充饥。
至于吃的东西，谁能吃就去给谁，

把这些东西让狐狸或鹿吃个光，
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舒畅。”

萨里姆看见，酥点心分给了同道，
他自己却在那儿嚼干枯的小草，

禁不住也受了感动，同情起他来：
“也许，这样做，还是有一点道理在！

套索砰一声就能把几只鸟扣住，
就因为鸟的嘴太贪食，自作自受。

什么人贪得无厌，想吃干无花果，
他就可能大难临头，招来横祸。

但是谁，能象你一样，以草为生，
他就会真真正正是世界的首领！”

萨里姆的寓言

有一次，有一个知书识礼的沙赫
出外巡游，带着吵闹的侍从一伙，

来到了一个苦行僧居住的地方，
发现这位老人，穿一身粗布衣裳。

沙赫觉得奇怪，这位粗鄙的老人
住在无人荒野，一副奇异的眼神。

沙赫问他的侍从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遇见的这个怪人干什么事？

他吃什么，喝什么？睡在什么床上？
是什么身分，是低贱的，还是高尚？"

侍从回答他说，这位老人从前
就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习惯，

因为他看不惯人世的生活方式，
远远抛开了阔气眠床，美味饮食。

沙赫估量了估量这隐士的习性，
这隐士的癖好，带上他的护卫兵，

扮作一个普通老百姓，离开大路，
来到这个穷苦的人隐居的洞窟。

“嗨伊，你呀，你这个与世隔绝的人，”
卫兵十分吃惊，就这样叫了一声，

“你怎么住在这样冰冷的土地上，
没有人管，没有遮拦，饿着肚肠？”

于是苦行僧叫兵士在一旁稍候，
取来了一种野母山羊的干粪土，

说道：“我的贵人的酒宴——就在这里！
我旅途上养老的储备——就在这里！”

客人哈哈大笑，一副不凡的神气：
“靠这种恶劣食物，怎能维持生计？

真理说得好，你要能为沙赫做事，
你就不会再靠这种臭羊粪度日！”

隐士呢这样回答：“笑话说得不好。

关于真理，多多少少，我还算知道。

我吃的是百花之蜜，而不是粪土，
谁能把五谷和花朵的秘密领悟，

他马上就会回头，不再效忠沙赫！”
沙赫在一旁听到了这一段述说，

随即下得马来，情绪激动万分，
一下子倒在隐士的脚前亲吻，

亲吻隐士留下的脚印，十分顺从。
谁用誓言来约束自己，十分顺从——

在世界的面前他就会真正伟大！——
马杰农对这个寓言没说一句话，

就一跃而起，这个寓言使他喜欢，
象礼节起了作用，他开始问长问短，

详详细细地询问亲人们，朋友们
同时，也记起了他自己的母亲：

“那只断了翅膀的鸟过得怎么样，
她怎么受得了耻辱，经得起悲伤，

还有我带给她的那沉重的羞耻？
我在她的面前永远比黑墨还黑。

告诉我，别说谎，她有病，还是健康？”
萨里姆发现，马杰农旧情没有忘，

那个生养他的女人的神圣形影，
还深深地郑重地留在他的心中，

而为了医治母亲的无比的忧思，
萨里姆带她来会见痛苦的儿子。

和母亲的会面

刚刚从远方看见了儿子的身影，
刚刚领悟到儿子的可怕的外形，

额头的明镜一下变得多么混乱——
金刚石的箭穿透了母亲的心坎，

母亲的两只脚霎时间变得麻木。
她立即动起手来，置自己于不顾，

用自己滚烫的泪水为儿子施洗，
把他乱麻团般的头发细心梳理，

爱抚着儿子每一根细小的头发，
抚摩着身上每一个擦痕和伤疤，

从他的脸上擦拭掉汗水和尘土，
不断摸来摸去，没完没了地爱抚；

从他可怜的脚上把尖刺拔出来，
没完没了把这受苦人抱在胸怀，

母亲小声说："我的爱儿，干吗这样
躲开人跑到这里，作那非份之想？

我们这些致命的痛苦永远没完，
你也依然如故，奇怪地疯疯癫癫。

你的父亲正在潮湿的地下长眠，
我的死地也不会在群山的那边。

起来，我们回家去，趁着现在还早，
到了夜晚，是鸟儿也还知道归巢，

野兽到夜晚也要爬进自己的窝。
可是你，夜晚不睡，衣服又这样破，

躲在荒野的山谷中，躲在蛇洞里，
以为人世的生活永远没有变易——

其实，人间的生活也是眨眼即过。
起来吧，安下心来吧，你听听我说。

人心不是石头，人的身子不是铁。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说的一切。"

马杰农盘旋着站起来，象条火舌。

“母亲！我不要听，别对我白费唇舌。

无论对厄运，还是对痛苦的生活，
请你相信，我都没有一点罪过。

人们不管怎么做，都是白费力气。
把我永远抛向黑夜的是我自己。

我喜欢这样，我绝不逃避苦难，
我挑起重担，也绝不是心甘情愿。

但是这一只自由的、无主的小鸟，
我要把铁笼子打开，让它飞跑；

你却给我出主意让我铸造铁笼，
换另一个说法——要加倍铸造铁笼。

别再劝我了，不要再劝我回家去。
如果我真地回家，也只是为了死。

丢开我吧！不要动我！不要诅咒！
原谅我这一切！请你走自己的路。”

他一边亲吻着母亲脚下的灰尘，
一边永远地告别了自己的母亲。

呵，生活是个赌徒，永远不讲信用！
我们刚刚燃着转瞬即逝的小灯，

不大一会儿，青烟就随之升起——
你看，已经感觉到的微风的呼吸

摆动着毫无怨言的颤动的火焰。
上天一面把我们的事安排打点，

同时又戏弄起我们心灵的火焰。
警惕呵，将死的人，不要赶在前面

砍开把你联系在一起的结绳，
毁灭掉给了你一切一切的爱情。

马杰农知道了母亲死去

萨里姆-阿米里特又要重新登程，
要再去看一看这位苦命的外甥，

让他吃一点东西，让他披件衣服，
告诉他，他亲爱的母亲已经亡故，

让他的那些眼皮好好见见泪水。
果然，马杰农又急忙地赶向墓地，

在两个并列的坟墓前哭个不住。
亲属聚在周围，想向他说个清楚。

一当他从昏厥中站起，变得清醒，
每一个人都对这孤儿表示尊重，

每一个人都劝他回到部族中来，
和全族的每一个人都重新和解——

可是他轻声地、绝望地叹了口气。
一眨眼就溜向了荒野，销声匿迹，

和那群猛兽混在一起，一如从前，
把生活看作多余的事，一如从前——

和谁也不是朋友，也不是谁的兄弟，
过一天算一天，时光已不在心里。

让生活飞跑吧，象让盲目的闪电——
他藏起双手，无所事事，隐入黑暗。

看看眼前，看看前面的年年岁岁——
生活毁灭着一切，擦掉一切痕迹。

生活里，死的征候，开始就看得到——
干吗还那么去想：它向哪里迅跑？

让地球岩层深处的一小粒沙土
不断地转化吧，让它循环往复，

但是，要是和那高山之巅相比较，
这个无谓的原子又显得多渺小！

种子会长出地面，小草吐绿滴翠，
你也可以显示你的青春的权利，

但在人世这无边无际的牧场上，

你也会象小草一样地霉烂，萎黄。

看看自身吧，看一看自己的存在。
群星翩翩舞步就在头顶上展开。

有一个永远存在的距离的尺度——
你的一生算什么，所作所为算何物！

你会相信，你是富有的，远近闻名，
你已攀上了光荣和财富的峰顶。

但这一切稍加衡量无非是个碎片。
它没有重量，不能持久，不能伸延。

你刚刚要走出你自己的极限，
又得拜倒在另一个世界的面前！

对于整个存在不再抱任何幻想，
相信吧，光荣和财富——全是虚妄。

把这种无用的谈话快点抛开！
把个人的耻辱放进尘土里掩埋。

唯独一种热情却不能抛在脑后，
这就是远离开当今人世的自由。

切不可因人们的帮助迷失方向。
你要象火一样，火永远是这样。

你会得到荣耀，如果你始终摒弃
一切嗜好，一切需求和一切东西。

切不要做一条给人家看门的狗！
切不要做一只守着生人筵席的猫！

象火把般燃烧吧，哪怕一个瞬息！
燃烧吧，靠自己的油，自己的储备！

我——内扎米。不管坐上什么筵席，
世界的苏丹也是我调遣的奴隶！

没有实现的会面

蕾莉？不！蕾莉是牢狱里的一名囚徒。
从早到晚，总象是在幻觉中虚度。

在来信的字里行间，在什么地方，
仿佛有一种能使人发疯的希望。

可丈夫却总看守着她，白天夜晚，
跟踪着她，期待着她，不合一下眼。

徒然地看守着她，一直呆在门口，
显然他怕，一不小心蕾莉就逃走。

每一天，他都准备，由于对她同情
而为她献身，绝不吝惜一切馈赠。

但是妻子却总是那样郁闷，无言，
萎靡地坐在一边，从不看他一眼。

这一次她竟然能够顺利地溜走，
躲开丈夫的监视，来到十字路口——

也许，会有一个过路人，出于无意，
竟然听人说过她的爱人的消息。

说也凑巧。也算是蕾莉这次幸运
遇上了一个曾经到处游历的人。

这个人通晓外地情况，颇有声名。
他向她津津有味地讲起马杰农，

说，在他热烈的心里烧着一团火——
就象红海上狂风骤起，掀起洪波，

说，他象优素福一样，被扔进了井，
说，他彻夜不眠，一直流浪到天明。

流浪中，还不断地喊着："蕾莉，蕾莉！"
对他来说，全世界都受益于蕾莉，

不论是惩罚还是宽恕——总是蕾莉，
一切道路的十字路上——总是蕾莉。

"我就是蕾莉，"她不禁叫喊了起来，
"我使他的生命一年年失去光彩，

由于我他变得黯淡，甚至要熄灭。

但是毕竟在我们之间还有区别：

他的道路一直通向群山的峰顶，
可是我却是个奴隶，给人家看门。”

蕾莉从耳朵上摘下了耳环，即刻
作为赠物扔给过路人：“请听我说！

为了你的好处，把我的珍珠接受！
请到他那里去，找个友谊的借口，

领着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走走，
好让我能够再看一看我的朋友，

把他带到随便哪个僻静的处所。
什么都可能发生。他编的那些歌

会很快传到这里来。也可能这样，
他还来不及把他编的旧歌遗忘。

还可能这样，其他的歌已经编成，
他要用这些歌来帮助我的余生。”

她的急使飞跑而去，象旋风一样，
沿着拥挤的市场，走过荒凉的地方，

最后，他终于在山谷里找到了人，
找到了这个不顾一切的苦命人。

周围，一群野兽在咆哮，在怒吼，
象富足的国库门口的武装看守。

马杰农一下子向老人转过了身，
身子前倾，象孩子偎依自己的母亲，

同时向野兽喊了一声，这些野兽
一下子就驯顺了下来，不再狂吼。

于是旅人施展辩才，把好话说遍，
力劝这个疯癫汉同意这次会面，

也向他转达了蕾莉对他的问候。
又是满口的赞扬，又是请求宽恕，

旅人说："你再为她编两首卡宰里，
好让你们能够重温往昔的乐趣。

在她的家乡，生长着棕榈树林，
她——能够使你记起你自己的青春。

在那边绿色的清凉的丛林里，
你可以去和你最可爱的人相聚。

那里，一切泉水都可提高你的德行。”
于是他打开了行囊，从日用品中

拿出衣服来，披在马杰农的身上，
又开始苦口相劝，和马杰农商量。

而马杰农竟毫无怨言一跃而起，
这就使受罪的老人感到一阵快意，

他可以愉快地作准备及早回转。
就象干渴的人向幼发拉底急赶，

马杰农更是急不可待、快马加鞭，
带着他的那一群野兽飞速向前。

只要再走一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命运顺从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他们很快地走到棕榈树林里来。
疯癫的人站在树林阴凉里等待。

信使一眨眼就站在了帐篷门口，
美丽的仙女一知情，就急忙出走：

就在那儿，十步远，就是她的爱人！

但她的血却一下子停止流动。

“不！”她一边说，一边浑身颤抖起来。
“不，不可能了！我的力量已经枯竭。

多么快啊，可怜的蜡烛就要消融！
再走一步——我就会颤巍巍地消融。

不，不！向他那里去——就是走向死亡。
他是为了渎神才来到这个地方。

我知道他多么有罪，多善于言词。
还是让我的卷册保持洁白无疵。

但愿将来站在最高的审判面前，
一个字也没有写在这卷册上面，

绝不会为了做过的事感到羞耻。
那才是最高的真正的爱的标志。”

急使只得又转回来找马杰农，
他发现病人几乎已经神智不清，

躺在棕榈树的阴凉里奄奄一息。
这可怜的老人向着他泪下如雨。

马杰农慢慢地慢慢地变得清醒，
他已经不记得会面这样的事情，

还没有来得及稳稳当当站起身，
一支缠绵悱恻的歌就已经编成。

马杰农的歌

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不知道。
你是谁的？不属于谁？我不知道。

我只带着我的歌儿走向远方。
为了真主——这件事切记不能忘！

我出卖了灵魂，换来大堆灾难，
为了一堆污秽，我交出了绸缎。

但是去做谁的奴隶我绝不干，
人间任何痛苦我都喜欢承担。

我可到处交友，我可四方作客。
我不需要那种掷骰子的赌博，

我不需要那样的围观的看客——
不必去欣赏那样的巧取妙夺。

我不需要骑着马儿招摇上路。
只有悲伤才能带我踏上征途。

但是那种伤悲实在并非伤悲。
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也不懊悔。

不管我怎样步履蹒跚地游牧，
但是在任何站口我也不留宿。

我很快就会看到了那个标记——
我搬来了死亡的鼓开始撞击。

请你不要对我说什么“夜里好”。
既然没有早晨——哪来的夜里好；

夜不会再来了，它一去不复返，
它不会再触动睡眠者的眼睑。

对于你的到来，我已不能叫好，
我的灵魂和你的上了两条道。

它已经到了离开躯体的时候——
那时候你也会离开帐篷出走。

但是你和我——是一个统一体。
对于一颗心来说——两副躯体

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已经够用。

愿它们的亲族关系永远神圣！

你要是喷出一线黎明的光芒，
我就能活过一百个人的时光。

就象白天紧跟着早晨的足迹，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形影不离。

两支致命的箭使我们受了伤。
人家把我们压在两枚铜钱上。

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
世纪将要擦去铜钱上的花纹。

在你的光辉里，我头晕目眩，
可是如果我和你离开得太远，

我就会死去，向腐朽拱手投降——
象脱下来的鞋子落入垃圾箱。

我，就是一名奔赴疆场的士兵，
那是因为你派遣我前去出征，

时至今日，我还在疆场上驰骋，
吹着号角，激励着士兵们冲锋。

春天在让人心烦的雨里哭泣，
马杰农为了早来的春天哭泣。

夜因为明月的光辉受人赞美，
马杰农就生活在你的眼睛里。

我——是个黑奴，看门的印度教徒。
你——是迷人的阳光下的棕榈树。

我——是一只如痴如醉的夜莺，
在自己蔷薇的上空含泪而鸣。

啊，如果你不是在遥远的地方，
和我分享我的郁闷，我的忧伤，

而是在火焰般燃烧的月影里，
我们——你和我——就两个人在一起，

面颊紧紧贴着面颊，一派温情，
眼睛一直盯着眼睛，目光炯炯，

作为月亮的俘虏，我心甘情愿，
我触动你，象在拨动一根琴弦！

如果我能抚摩你鬈发的花丛，
如果我能寻觅你湿润的嘴唇，

我就会火般燃烧，又一次希望，
躲在山岩当中，象红宝石一样。

不是那样孤孤单单，凄凄凉凉，
而是在你的那结婚的筵席上，

我要把甜蜜蜜的葡萄酒痛饮。
这种酒只有在天堂才会开禁。

马杰农这样唱着，又跑向荒野，
没有任何赠与，没有一声感谢。

而那个偷听着的人流着眼泪，
回身离去，没一句问候的话语。

萨拉姆从巴格达来

在巴格达的最体面的居民中间，
有一位具有许多种品德的少年，

他仪态非凡，坚强有力，足智多谋。
但是灾难却正好在他身上威熱：

热情把美男子击中，这热恋的人
竟为了难分难离的爱情而忧闷。

同时马杰农的故事在不胫而走。
到处可听到人们对他赞不绝口，

赞美他的卡宰里和痛苦的歌调。
每一个人，只要服过同样的毒药，

都喜欢把这些歌再给别人传送。
这些歌也已经传进了巴格达城。

没多久，萨拉姆也听到了这些歌。
于是年轻人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要到那里去把这位歌手寻找，
因为他能给多情的心进行治疗。

他备好骆驼，急急忙忙飞驰而去，
在荒山怪石之间和陌生人相遇：

马杰农全身赤裸裸地躺在那里。
只有一群野兽麇集在他的周围，

象一条奇异的项链围成的花冠。
当他听说客人来自异乡的田园，

就从地上一跃而起，礼迎客人。
于是客人说道："拜访你，我很幸运，

因为直到现在，我总算有了机会
听到你编的那些出色的卡宰里。

你，以自己的面庞给世界以光明，
你，天底下哪里听不到你的歌声，

请允许我做你的奴隶，侍候左右，
如果你愿意，就做你温顺的朋友。

你无论说什么——我都要熟记心上，

我要设法探知你的秘密的思想——

让我也变成一只猛兽，野性十足，
我骄傲，因为有你的信任、爱抚。

我，和你一样，简直爱得发了疯，
和你的一样的屈辱伤了我的心。”

马杰农冷笑了一声看了看来客，
回答说：“请回转身走吧，不要耽搁！

你，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哈吉①
又有礼貌又勇敢，敢说这种话语，

但是你，说实话，不是我这样的人。
你没有必要在这样的地方容身。

你绝不会理解我，绝不会理解我
百分之一的痛苦，和这一堆烈火，

我在那里一小时一小时地烧熔。
这里，除了野兽这群危险的随从，

除了这群一直跟着我的警犬外，

① 意为“先生”，“学者”，“应尊敬的人”，这里取最后一义。

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生物存在。

一开头我就是一个人受着熬煎——
干吗又要有个人在我眼前出现？

妖怪听到我的语言早已经躲开——
可你这天真的人偏偏把它等待！

我——象野蛮人，可是你却向往交际。
这种交往请到有人的地方寻觅。

愿你又聋又哑，又象铁又象石头——
不然和我一起你就会感到烦愁。

你需要那滋润心灵的爱的熏陶，
不是那毕剥作响的火焰的舞蹈。

我——以自己为敌。你——是自己的朋友。
离开我吧，不要来碰我的这双手！

赶紧自愿地走开吧，现在还不晚！
不要等我发起威来，硬把你驱赶！”

萨拉姆对这种忠告仍没有多想，
还一心想着这没有希望的交往，

仍在执着地温柔地祈求着友谊。
马杰农不想和萨拉姆乱发脾气。

可这一位却拉开桌布，准备吃饭：
“主人啊，我说，请你一定赏我个脸！

一块吃东西吧，为了友谊和欣幸！
当然，挨饿——可以显示内心的热情，

男子控制自己的能力人人赞美，
可是找不出特别的理由饿肚皮。”

当马杰农拒绝他的邀请的时候，
他却继续说道：“我不怕艰难险阻，

受得了爱情的打击。但上天赐福，
它不让我经受这种挨饿的痛苦，

它治好了我心灵上的一切创伤，
恢复了我的潜在的蓬勃的力量。

一当青春活力在血液里燃烧，
爱情的烈火就会象干柴般起爆。

但是人的青春时代总是要过去，
熔炉里的铁水也要乖乖地冷却。”

这时候，马杰农重又说了下去：
“你以为，我心头的痛苦能够过去，

就象喝醉了酒，天一亮就会清醒？
啊不！我所承受的是另一种运命。

我是世上一切爱情的沙欣沙赫①，
对自身的一切负担不感到困惑。

我要保持着自己心灵上的纯净，
我讨厌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丑行，

我摧毁了那种发誓许愿的市场，
那种人间的报复和安慰的市场。

爱情来到了，住进了狭窄的家屋，
可我却从那里跑出来，怀着耻辱。

我忿然离家出走，我忘掉了往日。
她——是火，而我——只是芦荟的液汁。

爱情减少了，那只不过是因为
更少的星星在暗夜里升上天际。

---

① 按字义：“王中之王”，伊朗君王的称号。

要把爱情从腐烂的躯体里清除，
除非你能数清全世界的沙土。

如果你真是我的客人，不便抛丢
指责人的习惯——就管住你的舌头！

悄悄地自己走开吧，现在还可以，
否则不许再说东道西，妄加非议。”

可怜的萨拉姆领略了个中缘由，
但是食物全都吃尽，不能再保留！

吃它个光光净净，不顾一切斋戒，
然后也只好和马杰农告了别。

在巴格达家里，他一直念念不忘，
要把马杰农的格西特永远珍藏。

他把这些歌见人就唱，不知疲倦，
听他唱歌的人一个个为之赞叹。

说说精神的伟大和马杰农的高洁

内扎米希望不要把马杰农看作一般的疯子——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疯子都能编出象珍珠一样的诗行。他所爱的人——仅仅是他走向精神完善的动因；他从不寻求和她的接近，以保持精神上的爱情的完美。（这一章有时被认为是插入的，不属内扎米的手笔。）

杰得和杰那勃的爱情故事

在马杰农时代，有另外一种恋爱的疯子，他心灵纯洁，以杰得的名字作诗。他爱自己的表妹。杰得贫穷，杰那勃的双亲富有。杰得去向杰那勃求婚遭拒绝。他难过得作起诗来。杰那勃被父母关了起来，然后找了个富豪嫁了出去。杰得，象马杰农一样，处在一种疯狂的绝望的状态，人们给他带上了锁链，朋友们也抛弃了他。蕾莉知道了这件事，请杰得到她的家里来，加以款待。于是杰得就替蕾莉把她的信转给马杰农，抄下马杰农的诗，又转送给蕾莉。杰得读马杰农的诗的时候问他，他的疯狂表现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疯子能作出这样的诗来。杰得劝马杰农至少吃一点普通的食物——他自己也同样很悲痛，但是能够吃饭。马杰农请求他不要说废话。他的疯不是恶鬼缠身，而是真主的恩惠。这，甚至在马杰农周围的野兽们都感觉得到。他——不是井里的俘虏，他的灵魂是永恒的。他不抱怨自己的命运，因为没有更好的命运了……杰得不说话了，惊奇于马杰农谈话的深刻。从此以后，他就只做蕾莉和马杰农的中间人，不再想和他说更多的话了。（这一章同样被认为是插入的，只是这一章和前面提到的一样，见于内扎米五部长诗的原稿。）

伊本·萨拉姆之死

日月运行，一切如常。伊本·萨拉姆
象影子一样，不敢超越雷池一步，

守着自己的妻子，悲伤没有减轻，
但他却一天一天地失去了平衡。

整个的身体从内到外都在发烧，
他的心更象得了热症，受着煎熬。

太阳穴通通地跳，火要把他烧干。
心灵的罐子破碎了，变成了碎片。

管人的专家——大夫，摸摸他的身体，
敲敲他的肋骨，又敲敲他的小腿，

有十来次，为了讨好，还带来香膏，
希望他用后，元气恢复，身体转好。

萎靡的神态离开了病人的身体。
他又开始胖起来，又有了点气力。

但同时他却没想到有什么危害，
这里正隐藏着意想不到的病灾：

他照常吃——但经过了短暂的喘息，
最可怕的热症重新又把他袭击，

呼吸困难起来了，全身汗如雨落，
身体一小时一小时地显得虚脱。

洪水来势加大了，开始冲击大地，
然后将它冲毁，再将它整个包围。

墙壁因为地下的第一次的震动，
发出破裂的声音，开始轻轻摇动。

第二次冲击——，墙壁崩塌，灰尘四起，
仿佛这里不存在这块倒塌的墙壁。

这个可怜人还在喘息，还在受苦，
他还活着，但已要不了几天功夫。

苦命人胸中积水呼噜噜地泛起，
接着生命的容器当啷一声破碎，

一阵旋风刮来，将病人吹昏了头，

一个人去了，趁着这黑夜的时候。

总有一天我们也要到那个去处。
这狡诈的世界呀，你的这位债主，

它随时准备举行它最后的拍卖。
请你想方设法超额地还清欠债，

然后向上在旧鸽子窝上空飞升。
苍穹啊多么广阔无边，多么光明，

远胜过人间的站口、尖塔和住处。
因此，你才这样受作践，这样穷苦。

每天晚上，从我们的破粘土房屋，
炊烟袅袅升起，进入星星的溪谷，

仿佛世界——是座烟雾缭绕的寺庙，
它在向一个个星星的世界祈祷。

丈夫死去了，蕾莉也流下了眼泪，
虽然她的流泪说不出什么道理，

但是这个死却给了她一个借口。
寡妇极力地把头发披散在身后，

有节奏、内行地数落着大声哭诉，
但是她不欺骗自己，她心里清楚，

在这悲痛的时刻她没有哭丈夫。
她穿起了一身最最隆重的丧服，

有两年光景她不许别人到家来，
她也不和外界的人们相互往来。

一切都结束了——忍耐，恐怖，愁闷。
现在，距离缩短了，和她亲爱的人。

杰得报知马杰农蕾莉丈夫死去

杰得因为离开杰那勃很痛苦。亲属决定帮助他，安排这对恋人秘密会面。杰得和杰那勃仍然是童贞的，他们仅仅在一起祈祷……生活中最主要的，内扎米说，在自己身后留个好名声……杰得知道了伊本·萨拉姆死的消息以后，急急忙忙把这个消息告知马杰农。这一位又是高兴得跳，又是难过，也提到死的不可避免。马杰农和杰得作了一周的聪明的谈话之后，杰得就回家去了。

蕾莉向神祈祷

浓重的黑夜。蕾莉一个人，她在哭。她祈求真主让清晨快点到来。

蕾莉和马杰农的会面

早晨来到了。蕾莉骗过了管她的人，不怕父亲和母亲，来到了街上。她寻找到她爱人那儿去的道路。杰得出现了。蕾莉请求杰得带她去找马杰农。杰得带着这一愉快的消息去见马杰农。马杰农感到幸福。他完成了洗手式，祈祷，穿起杰得给他带来的衣服，上路了，一边唱着诗。野兽们跟在他后面……蕾莉布置着草原上的帐篷。马杰农快到了。蕾莉不怕野兽，从帐篷里出来直向他奔去，人事不省地倒在他的脚下。马杰农也倒在她的面前，失去了知觉。野兽们围着他们，保卫着他们。杰得来了，用玫瑰水使

一对恋人恢复了知觉。蕾莉领马杰农进了帐篷。杰得和野兽们保卫着他们。蕾莉和马杰农的爱情，内扎米说，是真挚的，没有沾染肮脏的情欲和不相干的目的——甚至野兽都听他们的话……蕾莉和马杰农象夫妇一样互相拥抱。他们整个一昼夜都没有分开，始终处在无意识状态。蕾莉问马杰农，他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象通常那样谈诗。马杰农一边哭，一边说，他得到了她，就丢掉了自己，他——只是蕾莉的影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和"你"，如同在马杰农的信念里上帝——是唯一的一样。接着就是一系列的譬喻，讲到蕾莉和马杰农的很高的精神上的一致。蕾莉开始对爱人抚爱起来。他逐渐进入一种销魂状态，撕碎了身上的衣服，大声哭嚎着，唱着诗，奔向荒野。杰得跟在他身后，深深地记着它们。这一章以迅速分手的纯洁真挚的爱情诗结束。当爱情达到这样一种完美境地时，内扎米结束了这一章，给它带来了好名声。（最后三章同样被认为是插入的。）

说说秋天怎样到来，蕾莉怎样死去

有这样的传说：如果果园生了病——
血色树叶的眼泪就会流个不停，

仿佛是一串串的葡萄刚刚成熟，
就让人给破坏了，鲜血流个不住。

一瓶冰冻的水会使人感到凄凉。
一个个果园瘦骨嶙嶙，脸色发黄，

也许，果园自己根本就没有面容。
叶子是金色的，很快又变成灰烬。

万千枯萎的花朵收拾起了家私，
组成了一个商队开往游牧地区。

而在那条路上，在风的吹拂之下，
尘土飞卷，象是一绺金色的鬈发。

我们要原谅果园，因为它们担心
秋天的死亡，害怕秋天的寒冷，

因此，抛弃了过往的春天的重担。
它们都象生了病一样，柔弱不堪！

藤蔓在温柔甜蜜的欢愉里陶醉。
园丁剪断它们，为了把它们挂起，

就象被绞死了的好汉们的头颅
挂在有塔形垛口的雉堞的墙头。

脑袋朝下倒挂在树上的苹果
对着石榴喊了一声："你怎么不落？"

石榴，象个裂开的肝脏，浑身发抖。
它的血红的尖塔的液汁在滴流。

就这样，被秋天伤害了的花坛
在战场上垂头丧气，枯黄一片。

蕾莉从她美丽的青春的宝座上
滑进痛苦的软弱无助这座牢房。

是谁破坏了她如花盛开的青春？
是谁吹灭了她的灿亮的长明灯？

缠在她的头上的金黄色的头巾，

为什么她丢开它，换上了另一种？

身体，给穿上一件透亮的亚麻装，
为什么它自身也象亚麻布般透亮？

热病的力量毁坏了她的身体，
热病的斑疹打扮了她的身体。

蕾莉对母亲象对朋友袒开心胸，
说出自己的致命的隐秘的病痛。

"呵母亲！怎么办？死的时刻已经宣布。
牡鹿的小仔子啊中了奶汁的毒。

灵魂的商队一心向往游牧地区。
别责备我的软弱，违背我的心意。

我的爱情？——不，是黑色伤口上的血。
我的命运？——不，那不是生，而是死。

不会说话的秘密一直默默无言，
你看悲伤已经到达自己的嘴边。

因为灵魂早已从嘴里飞了出去，
让秘密的幕布渐渐、轻轻地消失。

如果你年老体衰，原谅我吧，母亲！
因为我也已经到了上路的时辰。

再抱我一次吧，手扶在我的肩上。
原谅我吧，别了！我要走向远方。

我已把我的灵魂交到上天之手，
因为我没有遇见自己的朋友。

他路上卷起的尘土是我的发膏，
我的靛蓝，就是他的吓人的哭嚎，

他的眼泪的香膏——同样归我所有。
呵，多么希望他的眼泪尽情地流！

那时候，在月季和樟脑的芬芳里，
我可以悄悄地再一次为他叹息。

给我身白殓衣，当我是殉教的人，
把我的亚麻的覆盖物用血遍浸。

不要让那一天象办凄凉的丧事，
要让那一天变成我新婚的节日。

要让我做一个怀着美梦的新娘，
要把我永远地托付给大地抚养。

一旦流浪人听到了最坏的消息：
注定要流浪的还有他的未婚妻，

我知道——他一定会到这里来痛哭，
他就会看到轿子和亲爱的灰土。

他一定会痛苦地倒在她的枕边，
倒在叫作爱情的那把灰土上面。

他自己就是可怜的灰土，为了怜爱
睡得香甜的爱人，哭得死去活来。

他是朋友，他对我来说无比珍贵。
爱他吧，绝不能对他有任何嫌弃！

母亲呀，怎么好你就怎么拥抱他，
不要斜着眼，象对敌人般折磨他，

在这个无家的可怜人身上找寻
你从此会永远失去的那一颗心。

你要把这个故事详细地向他说：
'你的蕾莉去了，她在黑夜里漂泊。

在那里，在地下这低低的覆盖里，

她的无尽的梦想里又充满了你。

在险峻的桥梁旁，在它的渡口上，
她一直在向远处瞩望：你在何方？

看着，看着就禁不住地大哭起来，
她在把你等待呵，她在把你等待。

快进入梦的宝库去和她拥抱吧，
快拥抱她，把她从期待中解脱吧’。”

刚说完这些话，交代了故事详情，
蕾莉就哭了起来，就要准备起程。

口里念着自己亲爱的人的名字，
很快地就离开了人间去见真主。

母亲还来不及看一看她，刚一愣，
就仿佛看见了末日审判的法庭。

于是她撕下了头上的灰色披纱，
她什么也顾不上了，披头散发。

大声地数落起来，象要胜过死亡，
只要能想到的词，她全能用得上，

按照老规矩，屈身向女儿的身体，
用死亡的水向着它轻轻地滴。

她用无尽的眼泪为女儿施洗，
用活的爱的香膏涂抹女儿身体。

可以听到这样一种最后的感叹，
仿佛在那儿叹息的是头上的天。

而老太婆极力承受巨大的悲伤，
在死血的宝石，在肉红石髓之上，

做着女儿吩咐她做的一切事情，
就永远永远地把女儿送入夜空，

也不再因为女儿的死呼天抢地，
她的宝贝走了，走向亲爱的地狱，

她也不再为这件事情惊吓不已。
为掌上明珠操心的日子已经过去。

杰得给马杰农带来蕾莉死亡的消息

杰得听说蕾莉死了，痛哭失声，穿起了丧服，到马杰农那儿去。他告诉了他这件悲痛的消息。马杰农立即倒地，不醒人事，象被电击了一样。清醒过来的时候，他面向苍天，责备苍天的残忍，然后急急忙忙赶向蕾莉的墓地。杰得跟在他的身后。一到了墓地，马杰农即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起来（可能——也是插入的篇章）。

马杰农哭蕾莉之死

呵，蔷薇花！你过早地谢败凋零，
一个孩子不过刚刚睁大了眼睛，

就又闭上了眼睛，沉睡在大地中。
悄悄告诉我，在那里你怎么苏醒？

你圆圆的下巴上的胎痣在哪里？
那黑眼睛，美人儿的眼睛在哪里？

绿宝石般炽热的嘴唇怎会暗晦？
芬芳的头发怎么已不那么浓密？

你的魅力为了谁人的眼睛受用？
是谁在远方的商队里和你同行？

急急忙忙走在哪一条河的岸边，
我的宝贝儿，竟不结束你的酒宴？

在黑夜的地窟，你怎能呼吸舒畅？
那里只有蛇的凶眼在闪着幽光，

只有蛇在那里筑窠，自由自在，
那里不是初升的月亮的所在。

也许，你已经作为宝贝藏入了地，
我可以谛听你的地底下的秘密，

我，象一条蛇一样到来把你守卫，
蜷缩成线团模样和你躺在一起。

你，象一粒砂子般飞起，比风还轻，
你又象水流入地心，平稳而安静，

你或者象月亮，现在不熟悉大地——
有什么呢，这对月亮又有什么稀奇。

但是，虽然你距离我这样地遥远，
你却已经成了我的整个的托肩。

你彻底地去了，从眼前完全消隐，
但对我的心来说，你却重又诞生。

你的形象应该腐烂，应化为灰烬，
好让它在我的幻想里永世长存！

说完这些话，就弯起手臂，突然间，

全身抖了起来，把手镯砸个稀烂，

带着全部野兽随从离开了这里，
手舞足蹈，赶着骆驼，向前面走去，

流下的眼泪和沙土混合在一起，
用火烫的太阳穴向着石头碰击……

他想距离他的亲爱的蕾莉近些，
于是就象一股流水从山头倾泻，

急急冲向躺着蕾莉的那座坟墓。
他一走到那里即屈身抓住泥土，

整个的坟墓由于眼泪变得潮湿。
野兽们蹲在他的周围，郑重其事，

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动静。
周围是死一般地寂静，空无一人，

旅行的人现在已很少从这里过，
那条路不久前还一直走着马车。

就这样，狂暴，悲伤，作践着自己，
把自己尽情地折磨，无情地摧毁。

就这样，伤心地哭着，过了两三朝。
这样狗一样地生，真不如死的好！

就这样，他耗尽了力气，疲倦已极，
丢开了生命的篇章，没有读到底。

萨拉姆从巴格达又一次来拜访马杰农

萨拉姆费了很大的力气找着了马杰农。马杰农问他为什么来。萨拉姆回答说，他想听听他的美妙的诗篇。马杰农哭着告诉他蕾莉死了——她的灵魂现在在天国。萨拉姆和马杰农在一起呆了几个月，记他的诗，然后回巴格达。

马杰农之死

他的大船沉到了黑暗的海洋里。
就这样，他总算最后获得了休息。

他被放在命运的磨盘上碾碎，
尽管他直到临了还坚强不屈，

被砍成了碎段，还极力昂首挺立，
只是象蛇一样，已难接合在一起。

闭起了眼睛，紧贴着光秃的大地，
他说了起来，双手向着上天举起：

“听着，一切地上的创造的创造主，
请将我的灵魂从痛苦中救出，

请让我和我的爱妻双双结合，
把我赶向另一个世界，让我复活。”

他说完话，就将坟墓深情地拥抱，
用他整个身体安静地把它依靠。

说了声："我的妻子！"就停止了呼吸。
如今他要做的，就是要小心翼翼，

经过那最后的一团漆黑的渡口，
我们当中谁也无权绕过的渡口。

呵，你呀牢靠地坐着，坐在大地上，
富足而温饱，头上是牢靠的篷帐！

起来，不要睡！你的住所并不牢靠，
河流就要泛滥，只要那时候一到，

总有一天，每一座桥梁都要坍崩。
起来，不要打哈欠！赶着骆驼起程！

大地就是灰土。快一点和它分离。
你的灵魂要象小火星般变成灰。

捣毁你的高位，不要有任何遗憾，
以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去见上天。

不能永存的人，生前就象个死人，
不要去崇拜那种不能永存的人！

马杰农的家族得知马杰农之死

他就是这样躺在爱人的墓地上，
脸上已没有一丝的生命的火光。

他就这样整一个月在墓地腐烂，
或者象有的人说的，是整整一年。

野兽们一步也不离开死者周围。
他象一位沙赫在他的轿里沉睡。

野兽们是他的强大有力的卫兵，
它们每天夜里守卫在他的附近，

墓地上慢慢地生长起了小草，
它让荒原的儿女们在这里筑巢。

人们生怕见到这些凶猛的野兽，
因此不久就将这件事丢在脑后。

谁要是偶然间打从远远的地方
看见一群象蜜蜂般的蚊虫飞翔，

他就会想，又是一位有名的香客
回家的路上找了个隐蔽的处所，

在守卫的人们的保护之下熟睡。
可是如果他好好看看，细察入微，

他就会发现，只一具赤裸的躯体，
它已经完全干缩成腐烂的一堆，

脸上已无一处有点生气的部分，
只有连在一起的骨骼还算完整。

骨架大张着口，露出完整的牙齿，
这真是鬣狗和豺狼的最好的吃食。

只要野兽们不从墓地那里走开，
谁也不知蕾莉墓地是什么状态。

一年过去了，守卫在这里的野兽
重又走向荒原，离开它们的圣物。

开头是大胆的人，后来所有的人，
蹑手蹑脚向这神秘的人物靠近，

这才发现了赤裸的骨架，深受感动，

也慢慢地认出了谁是这个死人。

记忆苏醒了过来，过去又回眼前，
消息很快在全阿拉伯地区流传。

马杰农家族的人掘开了土地，
把他的遗骸和蕾莉并葬在一起。

两个人永远睡在一起，肩靠着肩，
永远睡着，直到末日审判的一天。

这里——誓言永远为他们行订婚礼，
那里——他们将合上眼在摇篮安睡。

时过不久，在他们两个的墓地上，
可以看见有一个小花坛在生长，

所有热恋的少年都到这里藏身，
远处村落的香客也到这里朝觐。

每一个沿着这条小路走来的人，
都能在这里找到安慰，得到平静。

他会用双手摸一摸坟上的石板，
清凉的青石会使他的病体复原。

杰得梦见蕾莉和马杰农——他们在天国

杰得常常到蕾莉和马杰农的墓地去。他编了关于他们的爱情的故事并把它告诉一切人。由于他，这个故事也在全世界传开……杰得总在想着这一对恋人——他们在哪儿？他们睡在地下，或者他们——是天国的装饰？恰好他作梦看见了天国的花园。在这个花园里，在一条小溪的岸边，有一个宝座。宝座上坐着两个天使，他们喝着葡萄酒，相互挑逗。宝座旁边，站着一位老人，时不时地把宝石撒在天使的身上。杰得向老人询问这些天使的名字。老人回答说，这是一对忠实的爱恋着的人的名字，地上把他们叫做蕾莉和马杰农。生前，他们没有得到幸福，这里他们才尝到了永远的最大的幸福。杰得醒来了，向一切人公开了老人告诉他的这个秘密。这一章结尾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脆弱性以及永恒的幸福只有到来世才能得到的议论，至于道路，那就是忘我的爱情（看来——也是插入的）。

结　论

内扎米再一次转向阿赫西坦沙赫。他希望沙赫能宽厚地看待这部献给他的长诗，请求同意结束时用几点忠告。虽然阿赫西坦也是公正的，但如果他还要增加他的司法，也将是不坏的。愿他不要信任敌人，愿他能和朋友们商量，愿他不要急于惩罚那些当权者。“不过，——内扎米最后说——你不需要这些忠告。我呢，将为你的幸福康宁祈祷。”这一章结尾是愿国家昌盛，万寿无疆。